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01 7479

P
221
P332
1930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bijiaoyuyinxuega00pass

比較語音學概要

保爾巴西著
劉復譯

(12)

LIBRARY
JUL 28 1967
UNIVERSITY OF TORONTO

商務印書館發行

P
221
P332
1930

LIBRARY
JUL 28 1967
UNIVERSITY OF TORONTO

序

著者 Paul Passy 用不着介紹的咯! Passy 的聲名是三處來的: 第一, 他是近時研究法國語音最精細的人; 第二, 他是現在通行的國際音標的擬稿人, 有時人們說起國際音標來就叫他 Passy 的音標; 第三, 爲什麼他做的音標系統能這麼通行呢? 因爲他有普通語音學的基本學識來做制定符號的根據, 他的符號系統就是他的學問的具體的表現。

這部比較語音學大要, 本來是便於歐洲人學英德法三國語音用的。這三國的語言在中國人所學的各種外國語中, 也常處最重要的地位, 所以這部書也是一種實際上非常合用的書。但這書的價值還不光就在這點上: 這也就是一個語音通論的一種做法的書, 因爲語音學通論當中所討論的各種音素和音的關係等等現象, 總

要有具體的實際的標準和定義才能說得不空泛。依理想的科學標準說起來,音素須有絕對客觀的標準,例如元音須以副音的音高,或音高比例作定義(R. J. Lloyd和Sir Richard Paget的學說),或以舌的最高點的極限位置作標準元音(Cardinal vowels) [i] [a] [ɑ] [u]的定義(D. Jones的學說)。但這些標準還沒有能達到語音學界公認的程度,一部分還在研究之中。所以現在討論語音的時候,那怕就是在一部極抽象的語音學通論裏(例如Jespersen的Lehrbuch der Phonetik),總常常把語言中所有的實例來例解抽象的觀念的趨向。換言之,現在的語音學既然沒有資格像天文物理等科學能全以概論材料做基本,那麼所謂"語音學概論"也總脫不了比較語音學的派頭;所以以Passy的語音學專家來做一本小小的英德法的比較語音學,也並沒有屈低了他的身分,因爲這也就已經是現代一部絕好的語音學概論了。

譯者劉半農先生更不用介紹的咯!劉先生

在中國四聲上的實驗的供獻是大家都知道的。這部書有劉先生譯也是這書的運氣,因爲劉先生既是精通語音學理的學者,又是一個意到筆隨的新文學者,所以在譯述中非但不失本書講論的明晰,而又能把原來風趣的地方都寫得一樣得神,這眞是——那麼我又何必多說呢?讀者那怕沒有聽見過Paul Passy,總沒有沒有看見過劉半農的著作的。我再叨叨的多說,不是變了不曉得你們認識劉半農了麽?

一九二五,四,一九, 趙元任序於巴黎。

比較語音學概要

目　次

引言 1
本書之趣旨 1
標音符號 8
語言之構成 16
語言中的聲音 16
普通的聲音 17
母音與子音 22
發音機關 24
氣子與聲子 30
語言中的節落 40
氣呼的節落 40
分量的節落 50
第一.力的節落 50
(甲)氣呼的力 50
(乙)重音 54
(丙)正則的重音 55
(丁)正則的重音所受的節制 63
1. 加力的原則 63
2. 音節的原則語言中的音節—詩律 76
第二.切音 88
響點 88
切音 90
切音之分割 97
長短 100
法語中母音的長短 101
德語中母音的長短 109
英語中母音的長短 111
法語中子音的長短 113
英語中子音的長短 115
德語中子音的長短 116
關與長短音的標別 116
疊音 117
聲調 122
音素之研究 134
音素之分類 134
子音 135
子音之分類 135
子音表 139
子音分論 141
爆發音 141
鼻音 147
邊音 154
抖音 158
摩擦音 166
母音 191
母音之分類 191
正則母音 194
非正則母音 198
中部母音 200
緊母與寬母 200
母音分論 201
鼻化母音 215
弱母音 219
母音與子音 225
附屬音 231
反音 231
彈擊音 232
噎嗑音 233
吹音 234
聲音的結合 234
過渡音 234
同化 247
標音譜 252
法國北部語 252
法國南部語 253
瑞士法語 254
Castilles 的西班牙語 255
美洲的西班牙語 256
葡萄牙語 257
意大利語 258
英國北部語 259
英國南部語 260
美國的英語 261
德語 262
荷蘭語 263
丹麥語 265
腦威語 266
瑞典語 267
冰洲語 268
俄語 269
法語 271
通常快說語 271
通常慢說語 272
細心的誦讀 273
莊嚴的誦讀 274
英語 277
通常快說語 277
通常慢說語 277
細心的誦讀 278
莊嚴的誦讀 279
德語 280
通常快說語 280
通常慢說語 280
細心的誦讀 281

比較語音學概要

引　言

本書之趣旨

1. 我們法國人要學說外國話，最好先看外國人怎樣說我們的法國話。我可以說，幾乎是從來沒有什麼外國人能說法國話說得全好的；所謂全好，是說他所說的同我們所說的一樣。他們的錯誤，有種種的不同。有時他們用錯了一個字：例如意大利人說"我要停止了"(Je vais m'arrêter)一句話，往往說成了"我要關起我來了"(Je vais me fermer)。有時他們所用的字不甚適當：例如德國人說"昨天我來看你的"一句話，不說"hier je suis venu vous voir"而說"hier je renais vous vair"。有時是什麼都不錯，可把字音讀錯了.

2. 犯這最後一種毛病的尤其多。例如英國

人中也不少精通法語的,但我們大家可以聽得出,他們碰到了"vu"或"été"這兩個小字時,就簡直沒有辦法可以說得好。又如德國北方人說:"Il faut mettre du zèle dans les aliments";他的意思並不要把"熱心"(zèle)放到食物裏去,只是要放些鹽(sel)。天下雨了,德國南方人說:"Il pleut des chats"(天上落下貓來了);其實他所要說的,乃是"天已經(déjà)下雨了"。他也可以說:"天上落下許多小刀(des petits Couteau)來",而他的意思乃是"天上落下許多水滴(des petites gouttes d'eau)來"。一個意大利人可以向我們說,他在法國是一個驢子(un âne,在英國也是個驢子;其實他決不是驢子,他不過在法國住過一年(un an),在英國也住過一年。在這一類的錯誤裏,若是我們有意要找出些趣解來取笑,眞是找不勝找。因此有人嘲笑西班牙人說過這樣的一句話:"Depuis que ma femme est morue j'ai fait un veau de rester toujours bœuf et andouille," 其中"鹹魚"(Morue)是"死"字(mort)之誤讀,"小牛肉"(veau)是"誓"(vœu)字之誤讀,"牛肉"(bæuf)是"鰥夫"(veuf)之誤讀,

"香腸"(andouille)是"戴孝"(endeuil)之誤讀。

但是我們並沒有權利可以嘲笑外國人,因為我們說外國話時,也不免鬧出同樣的笑話。

不過,我們也儘有方法可以把外國話說好,雖然未必能十全十美的好,至少也總可以使人聽了過得去,不難受。在事實上,我們時時可以遇到許多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說法國話說得很能自然入調,因此可以想見我們法國人,決然不是絕對不能把外國話說好。這本小書的主要意趣,就在於指示出一種方術來,使人可以說好外國話。第一件要事,在於找出說不好的原因來;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出發音的錯誤的起源。

3. 說到發音這一回事,我們可以說:語言乃是許許多多的聲音的組合;這許許多多的聲音,前去後來,過渡很快,却應合了自然的規律或實際的需要,結合為許多的長節或短節;這種的節,我們稱它為字,或為句。字與句的作用,不過是一節的聲音,傳到了我們腦筋裏,使腦中

可以立時畫出某一件事物的影子來,或者是使腦中可以發生出某一種的意想來。

這種的效果,完全是從習慣上得來的。

因爲習慣並不處處相同,所以同是某一節的聲音,並不能使全世界的人聽了腦中發生同一的影子或意想。有如我們法國人稱"鞋子"爲"Soulier,"德國人就稱它爲"Schuh";我們聽到這"Schuh"字時,我們腦中決不會畫出個鞋子的影子,却亦許畫了個"白菜"的影子。因法人稱白菜爲"Chou,"與"Schuh"字之音近。

4. 如此,可見在各種語言中所用的聲音結合法,並不相同。非但這結合法不同,便是所用的聲音,也往往不同。有如英國人稱"三"爲"three"德國人稱"書"爲"buch,"其中"th"與"ch"兩個音,就是我們法國語言中沒有的。反過來看,我們法國語中的"鼻母,"如"on""an"等音,在英,德,意,班等語言中,也是沒有的。

5. 我們要模做我們語言中所沒有的某一個音,我們決不能一學就學像;我們往往把我

們自己語言中所原有,而和這一個音大致相近的一個音去替代它。有如英語中沒有法國的"u"母,就用"you"一節的音去替代;意語中沒有鼻母"an,"就用"âne"一節的音去替代。有時是替代了還是自己不知道,自以爲所發音就是所欲擬音,而不知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有如德國南部人不能知道法語中"麵包"(pain)與"洗澡"(bain)兩音間的區別;又如有位法國先生教着個英國學生說"一條街"(une rue)這一句話,他若特別認眞,結果那位學生一定要不耐煩的說:"先生,我說的不是同你一樣麼? youne roue,對不對!"

6. 話雖這麼說,我們要把外國語音聽得眞確,學得眞確,究竟也並不極難。所要緊的是練習的得法。而這得法的練習,却根基於關於語音的知識;有了這知識就自然能有得法的練習。所以這種的知識萬不可少。我們把這種知識的總體叫做語音學;語音學的目的,乃是"就構成語言的材料一方面(聲音),以研究語言。"

7. 這本小書是一部語音學的入門書,其中用簡明的緒述,將法國語音和歐洲各種重要語言的語音互相比較——英德語處第一位,意班語處第二位,其餘次要語言,亦有時涉及。有時也講到些法國各處的方言和土語。這種語言一般人都把它糊糊塗塗的看過,却不知道就語言學及文學兩方面着眼,其中具有無盡的珍貴的分子。

8. (附帶說明)—我們說到研究語音,馬上就可以發生一個問題:究竟是那一種的語音? 我們知道馬賽人或Gascogne人說話的口音,和巴黎人不同;再仔細一看,口音是各人不同的:儘可以是兩個生長於一處的人,其口音中也總多少有些區別。這件事在法國語言中是如此,在別種語言中也當然是如此。就理論上說,語音無論如何變化,無論這變化是地域的或個人的,它總各有各的價值,我們不能強判它孰好孰壞;但爲語言的教育計,却不能不有一種選擇。

我們在無論何種語言中選出一種語音來

做代表,我們並不能說這種語音是最好,只能說它最普通一點,或者最合用一點,或者最容易被別處人承認或接受一點。本書所取的語音,法語用巴黎語,就是作者自已的語言,而於需要處加以相當的改正。英語用英倫北部受過教育的人的語言,就是R.J. Lloyd所說的"北部英語,"是倫敦語,蘇格蘭語,美國語中的中間語。德語用"舞台語,"卽W. Viëtor書中所說的"bühnendeutsch,"而略加修改,使更就簡易。意班二語,亦用同樣的選擇法。

9. 我們知道便是同一個人的口音,也決不是永遠一樣的。最顯明的是我們和家人朋友們隨便說話的音,與演說時或朗誦時的音相比,其間便有許多不同之處。所以就語體以選擇語音,而仍以便於實習宜於教育爲着眼點,則最好的語音,應當是"普通慢說語"的音;我們研究無論那一種語言的音,都把這種語體的音做基本。

我所以要取這種語體,有兩層緣故:一層

是因爲牠全體調和,在學習上比較容易;二層是因爲用牠做了基本,在改變爲他種語體時,也全沒有不相宜之處:用牠在"快說語"中,並不覺得重滯而不自然;用牠在朗讀或演說中,也不覺得欠缺莊嚴或欠缺正確。

我們研究語言,自然不能專管這一種語體而把別種語體忘記了。在本書中,凡涉及他種語體的,均隨時標明;不標明的卽是這一種的語體。

標音符號

10 研究聲音,不得不用一種文字代表聲音;猶如研究數目,不得不用一套號碼代表數目。就理論說,我們所用的字母,便應當是一套代表聲音的文字,如號碼之代表數目一樣;但在我們常用的文字中,這字母對於代表聲音一件事上,缺點實在太多了。有時是同一個音,却用不同的字母代表着;例如"coq"(雄雞)一個字裏,"c"與"q"的價值是相等的。有時是聲音不同,却用同一字母代表着;例如"car"(因爲)"cent"

(一百)兩字中的兩個"c"。有時要用兩個字母表示一個音,例如"champ"(野)字中的"ch"。有時一個字母代表着兩個相連的音,例如"exemple"(例)一字中的"x"等於"gz," "boxe"(拳術)一字中的"x"等於"ks"。有時空有字母而並無所表,例如"beau"(美)字中的"e," "nez"(鼻)字中的"z"。

這種不規則的現象,是各種文字中都有的;例如英文中的"gh,"在"ghost"(鬼)"laugh"(笑)"hiccough"(逆呃)"though"(雖然)四個字中,價值各不相同。

又同一字母,在各種語言中所具的標音價值,往往大不相同;例如德語與意語中用"j"所表的音,在法語中應當用"y";又英語中所用的"j",其價值為"dj"。

用這種缺點極多的工具研究語言,單只研究一種的語言,已不免時時感到困難;若要比較許多種的語言,當然是難之又難。我這裏只是說難,意思是說並不是不可能。但雖然可能,

在工作時常常遇到無謂的困難，總不大好。

11. 因此緣故，我們在本書之中，要採用一套"語音學的字母"；這字母的原則，是每有一個音，便用一個符號代表；或者說，每一個符號，只代表一個音。在現時所有的各種語音學的字母之中，我們所採用的是萬國語音學會所用的一種，因為它在學習上及應用上，都很簡易，而且比較有名。

12. 現將這種字母中所有的各主要符號及其價值，列一總表如下：

a —— 讀如法語之 part（份）；

æ —— 讀如南部英語之 man（人）；

ɑ —— 讀如法語之 pas（步）；

ɒ —— 讀如英語之 saw（鋸）；

b —— 讀如法語之 bout（端）；

c —— 讀如法國流俗語之 qui（誰）；

ç —— 讀如德語之 ich（我）；

d —— 讀如法語之 dent（齒）；

ð —— 讀如英語之 then（於是）；

e —— 讀如法語之 dé (針箍);

ɛ —— 讀如法語之 fait (事);

ɛ̃ —— 讀如法語之 vin (酒);

ə —— 讀如法語之 de (的);

f —— 讀如法語之 faux (僞);

ɡ —— 讀如法語之 gant (手套);

g —— 讀如班語之 luego (馬上, 就);

h —— 讀如法語之 hardi (粗豪);

i —— 讀如法語之 ni (亦不);

j —— 讀如法語之 yak (水牛之一種);

ɟ —— 讀如法國流俗語中之 gai (愉快);

l —— 讀如法語之 long (長);

ʎ —— 讀如法國南方語中之 fille (女孩);

m —— 讀如法語之 mot (字);

ɲ —— 讀如法語之 enseigner (教育);

ŋ —— 讀如英語之 sing (歌唱);

o —— 讀如法語之 tôt (早);

ɔ —— 讀如法語之 tort (錯);

œ —— 讀如法語之seul（獨）;

ø —— 讀如法語之peu（少）;

p —— 讀如法語之pas（步）;

q —— 讀如阿拉伯語之quhoua（咖啡）;

r —— 讀如法語之rond（圓），（舌音）;

R —— 讀如法語之rond（圓），（小舌音）;

ʁ —— 讀如丹麥語之ro（安止）;

ɹ —— 讀如南部英語中之red（紅）;

ɾ —— 讀如班語之pero（但）;

s —— 讀如法語之si（如此其）;

ʃ —— 讀如法語之champ（野）;

t —— 讀如法語之tas（堆）;

θ —— 讀如英語之thin（薄）;

u —— 讀如法語之tout（全）;

ʌ —— 讀如英語之but（但）;

v —— 讀如法語之vent（風）;

β —— 讀如班語之saber（知）;

x —— 讀如德語之ach（唉！）;

y —— 讀如法語之pu（能）

ɥ——讀如法語之b<u>u</u>is（黃楊木）；

w——讀如法語之<u>ou</u>i（是！）；

z——讀如法語之<u>z</u>èle（熱誠）；

ʒ——讀如法語之<u>j</u>oue（頰）。

ʰ——氣呼；

ɦ——噪音；

ʔ——聲門阻；

é——緊母；

è——鬆母；

ŭ——母音之用爲切輔者；

n̩——子音之用爲切主者；

ã——鼻母；

r̥——聲音氣化；

z̬——氣音聲化；

m̦——耳語音；

*——反音或吸入音；

ˌ——弱切音；

ˈ——強切音；

ˏ——半強切音；

ː —— 長;

ˑ —— 半長;

⌐ —— 高音;

⌙ —— 低音;

ˏ —— 上升音;

ˎ —— 下降音;

v —— 降升音;

ʌ —— 升降音;

⊢ —— 舌前伸;

⊣ —— 舌後退;

ᴛ —— 口稍開;

⊥ —— 口稍閉;

ɔ —— 脣更圓;

c —— 脣更弛。

13. 以上所列符號七十九個,前五十個是音符,其餘是節制符。我們稱述音符起來,就直稱它所代表的音,並不像普通文字中的字母,於音值之外更有名字。碰到有些音符不能單獨發音的,就加上一個[ə]音,就是我們法國人

普通稱爲"啞 e"的一個音。例如讀 [p] 爲 pe, 不讀爲 pé; 讀 [g] 爲 gue, 不讀爲 jé; 讀 [u] 爲 ou, 不讀爲 u。

爲易於辨認起見,本書在講述中用到標音符號時,必用方括弧 [ ]; 在圖表中,或在其他不易糾紛之處,則不用。

語言之構成

語言中的聲音

14. 說到語言中的聲音,我們大家知道有一個最普通的分類法,就是母音(voyelles)與子音(consonnes)的區分。在我們初進學堂讀字母表時,先生就向我們說:字母有兩類,母音與子音。其實這話就說得不對:因爲字母本身並沒有母音子音的區別,只是字母所代表的聲音有這樣的區別便了。

15. 母音與子音間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一向沿傳下來的文法書中說:母音是可以單獨成音的,子音却必須和母音合併了才能成音這話又不確實。在感嘆詞中,我們常常遇到單獨的子音,例如"s"[sː];或者是許多子音的結合體,例如"pst"[psːt], "chut"[ʃːt]。

16. 要把母音子音間的區別明確說出,是件極不容易的事。但我們也能建立一個雖然

粗泛可是比較正確一些的界說.若然我們說:凡是母音都是可以唱得的。所謂可以唱得,是說將任何母音,按着音階中不同的音唱去,它的音質可以不變。(例如把一個[a]音,先按凡音唱,次按工音唱,次按尺音唱,...音高是變了,而聽去還仍是個[a]。)這件事在子音是做不到的;若然不是一切子音都做不到,至少也該是[f],[s],[p],[k]等音做不到。從這上面,我們可以把語音中母音與子音間的區別,與自然界一切聲音中所有的樂音(Sons musicaux)與噪音(bruits)間的區別,相提並論。這句話不容易一說就說得明白,且容我慢慢的說下去。

普通的聲音

17. 卽使我們並不仔細研究,我們也總能知道聲音是個什麼東西.聲音者,乃是一個聽得見的東西,或者說,是我們的耳朶所聽得見的東西。假使我們略略翻一翻聲學書,我們就可以知道聲音之構成,乃由於彈性物體的顫動(vibrations).這種的顫動從空氣中或從他種物

體中傳達到我們的耳朵裏。當其傳達之時,傳音物變成了浪的形狀;這種的浪,我們稱之爲聲浪(ondes sonores)。聲浪到了耳朵裏,就經過了一定的程序,刺激我們的聽神經,於是我們就發生了聲音的感覺。

18. 我們知道聲音有強,有弱,有高,有低。

聲音的強弱,由於物體顫動時顫幅(amplitude)的大小;顫幅愈大,則聲音愈強。

聲音的高低,由於顫動的遲速;顫動愈速,則聲音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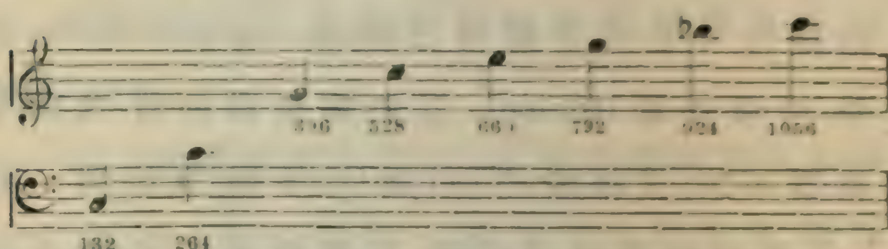
19. 便用最粗的方法,也可以看出樂音與噪音之不同。譬如你聽一聽鋼琴上的聲音,同時再聽一聽鋸子鋸木的聲音,你可以說這兩種聲音之中,自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在。這根本不同之點是什麼,且看聲學書中怎樣的解釋它。

20. 原來彈性物體的顫動,有種種不同的式樣。有一種是簡單的顫動,就是很整齊的一往一來,交相繼續;這種顫動所成的音,是簡單的音(son simple),有如音義的音。但我們耳中所

聽見的，通常都不是簡單的音，是複合的音，(son composé)。複合音的構成，由於複合的顫動；複合顫動的意思，是說有許多的簡單顫動混合在一起，同時並作。因複合顫動是許多簡單顫動的合體，而此一合體中各簡單顫動所具之分量或比例，却未必能同於彼一合體中各簡單顫動之所具，所以我們耳中所聽到的彼此兩音，便在其強弱高低絕對相同的時候，也還可以聽得出它的不同的色彩來。這種不同的色彩，叫做音質 (timbre)。我們聽樂器的音，此器與彼器不同；又語音中[a]與[i]不同；又同是一個[a]，甲所說是甲的嗓音，乙所說是乙的嗓音：這都是音質的不同。

複合顫動中的各簡單顫動，遲速各不相同；我們也可以說，複合音乃是許許多多高低不同的簡單音的合體。在這種的合體之中，我們稱最低的一個音（就是最遲的一種顫動所造成的音）爲基音 (son fondamental)，稱其餘的音爲副音 (Sons accessoires)。

21. 副音與主音間的遲速比例,有種種的不同。而在這種種不同之中,有一種叫做簡單比例(rapport simple),它的比例數是1, 2, 3, 4, 5....。譬如有一個複合的音,它的基音的速度是132(就是說,它每秒鐘顫動132次),次一個副音的速度是264,再次一個副音是396...,用音樂家的話語來表示,則基音是do^1,其餘各副音是do^2, sol^2, do^3, mi^3, sol^3...,有如下譜:



假使基音與副音間的關係是如此,我們就說,在這一個合體之中,各副音與基音是協和的(harmonique)。所謂樂音,就要備具這一個條件;若然副音與基音不協和,那就不是樂音,只是噪音。

22. 在複合音中,基音於高低上處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說某一複合音的高低是怎樣

時,實在只是說它基音的高低;副音的高低,通常都置之不問。

在音質上,是副音的強弱處重要的地位。如前文所說,樂音中的基音與副音,其高低間的比例,應當是1, 2, 3, 4, 5, ...否則便不能調和。但高低間的比例儘可以同是1, 2, 3, 4, 5, ...而強弱間的比例,却可以各不相同。因此flûte的音,雖然也是複合音,而其中最強的一個音却是基音,各副音都很弱。(在所有一切的樂器中,以flûte的音爲最近於簡單的音。)鋼琴的音,以開首幾個副音爲最強,到第五六個副音以下,就很弱。喇叭的音,却正與相反;開首的副音很弱,入後漸強。各種樂音的音質——卽色彩——之所以不同,其關係就在此副音強弱的變化之中。

如上所說,可見我們研究聲音,第一可以比較高低,第二可以比較強弱,第三可以比較音質。這三種的比較,在樂音噪音兩方面都可以適用,只是在樂音方面更比在噪音方面重要

此。（其實現在的聲學程度還太幼稚，在噪音方面，始終還沒有相當的研究法；所以高低，強弱，音質等的比較，有時竟是無從着手。）

23. 說到噪音，那就顯然可以分作兩大類：一種是打擊的噪音（frappements），是一發就完，無從連續的；一種是摩擦的噪音（frottements），是可以任意連續的。前者有如鎚子打鐵的聲音，後者有如鋸子鋸木的聲音。

母音與子音

24. 現在回轉來說語言中的聲音。如前文所說，母音是可以唱得的，那就當然是樂音了。子音是不能唱得的，那就當然是噪音了。因此可以說，語言中的聲音所分成的兩大類，適符於自然界中的聲音所分成的兩大類。

25. 我們在子音的研究上，若再稍稍走進一步，就可以看出構成子音的那一種噪音，實際只是肺中的氣，向外流出，經過口腔或鼻腔時，受了何種的阻礙，不能自由自在的流，因而擠成了一種摩擦音，或是激成了一種打擊音。

有如[f],乃是氣流在上齒與下唇中間所擠成的摩擦音;[p],乃是氣流被雙唇閉住了,忽然衝開,因而激成的一個打擊音。

26. 子音是這樣構成的,母音又是怎樣構成的呢? 要把這件事說得明白,就比較困難些。但是稍稍用一點簡明的試驗法,也就可以窺見一些大概。

假使我們把兩個手掌掩住了兩個耳朵,口中交互的說下面的幾個母音與子音:

eː, sː; iː, fː; uː, ʃː,

說得重而且長,結果是當你說母音時,耳中轟轟的作響;說子音時就不然。這種轟轟的響聲,好像是從喉嚨中直接傳到耳朵裏,並沒有經過口腔。

再將手指壓在喉頭(就是通常稱爲"喉結"的)上,口中照樣發這麼幾個音,你也可以感覺到:當發母音時,喉頭是有顫動的,發子音時是沒有的。發母音時的顫動,不必一定在喉頭上才可以感覺到:譬如說[a]音,在胸口也可以感

得顫動;說[i]音是頭上;說鼻母[ɑ]是鼻上。但比較起來,要算喉頭最好,因爲這是語音的出發點。

27. 要將喉頭發音的現象研究得精細,應當參考解剖學及咽喉醫學的書。我們在下文中,只能粗粗說一點:太高深的不能說,盡人皆知的也不必說。

發音機關

28. 語音這東西,若然純就生理方面說,只是在呼吸作用之上加上一種節制罷了。

我們大家知道呼吸的主要機關是肺;肺就是胸脯中所藏的一種有彈性的袋。在裝滿空氣時,它就漲大;空氣少時,它就縮小,有時能縮到幾乎全空的程度。它下面是支持在一層有彈性的膜上,叫做橫膈膜(diaphragme)。有一條管子,使它與外間的空氣交通,叫做氣管。氣管入肺處分爲兩大支;更從這兩大支分爲無數的小支,充滿肺的全部,叫做氣管支。空氣由氣管入肺,分布於氣管支中,以與血液相接,乃是

呼吸這一件事的目的所在。

29. 在平常時，或者說在呼吸作用休息時，肺裏的空氣大致是在半滿的程度。一會子血液從心臟裏來，要和空氣相接以吸取酸素，橫膈膜就自然的往下降，使胸腑中的容量增加。胸腑中的容量增加了，肺就不得不漲大了去填補它；但肺是不能空大的，又必須要有空氣來填滿它，於是外間的空氣，就自然而然的經過了氣管，以達於氣管支：這種的現象，正如我們把風箱一抽，氣就自然流入：這就是"吸。"

到血液旣與空氣相接，橫膈膜就立時恢復常狀，肺中的氣，也就接着被驅逐於氣管之外：這就是"呼。"

呼吸乃是呼與吸兩件事的合名。

普通的呼吸都用鼻；但在人氣急的時候，或者是傷了風，鼻管閉塞的時候，也就兼用口。

說話時的聲音，幾乎完全是呼出的氣做成的；用吸入的氣的時候極少。

說話時的呼氣，大部分是用口。

30. 氣管的最大部分是堅韌的，粗細也大致全體均勻。其上端盡頭處，與喉頭(larynx)相接。喉頭的外表，卽通俗所稱爲"喉結"的，用手可以摸得着；有些男人的喉結特別凸出，可以看得很清楚。

喉頭中由前向後，並生着兩條筋肉的帶，叫做聲帶(cordes vocales)。左聲帶之左，與右聲帶之右，均生有粘膜，以連結於喉頭；只左聲帶之右與右聲帶之左的中間，留出一個空缺。這空缺叫做聲門(glotte)。呼吸時的空氣，便從這聲門中進出。因聲帶是一種隨意筋，所以聲門可開可閉。有時閉住了，空氣要從內部呼出，就只有衝出的一法。但因聲帶是富於彈性的，你一壁把它衝開，它又隨卽閉上。衝的只管衝，閉的只管閉，結果是一開一閉，繼續不絕。

31. 喉頭的上面，有一個喉蓋(épiglotte)，好像風箱中的活門一樣：在呼吸時，他就開着；在飲食時，他就蓋上，使食物不誤走到肺裏去。

當喉蓋開張的時候，喉頭的上部，就與咽頭

(Pharynx 交通。咽頭乃是個"三义口,"它接受了喉頭中來的氣,一面可以把它引導到口腔中去,一面也可以把它引導到鼻腔中去。當它引氣入鼻腔時,軟口蓋(voile du palais)必須下降。軟口蓋乃是硬口蓋(palais)後面的一個活落機關。在通常呼吸時,它總處於下降的地位,使空氣可以從鼻腔中往來;但有時也能上升,把鼻道關起。

32. 當喉嚨休止的時候,聲門是開着;空氣從肺中流出,只稍稍有一些摩擦的噪音。這噪音很微弱,有時可以全聽不見;但當呼氣強的時候,就可以聽得很清楚。這樣的一個音,我們稱它爲氣呼(souffle),用這一個符號[ʰ]表示它。

在左右兩聲帶互相接近而使聲門關閉的時候,我們若要呼出氣來,就只有衝開聲門之一法。衝開聲門的結果,如前文所說,乃是"一開一閉,繼續不絕";換一句話,就是使聲帶顫動不絕。顫動的結果是發音,於是我們喉嚨中,就發生出來一種的樂音,叫做嗓音(voix)。單純

的噪音(這就是說,沒有[a],[o],[i]等種種音質上的分別的噪音),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符號[ɦ]去表示它;在實際的語言中,我們用單純的噪音的機會很少,但它是一切母音的基本。

我們可以用一個極簡單的試驗法,證明聲帶的機能。取一根木頭的(或玻璃的)管子(管徑約半寸左右),一端套上一小段的細橡皮管;木管代表氣管,橡皮管代表聲門。這時候橡皮管的口是圓的,卽用以代表聲門開張時的狀況。若是我們用口吹木管的彼一端,像肺中呼出氣來一樣,我們只能聽見一些微弱的摩擦聲,此外並沒有什麼。但假使把橡皮管上相對的任兩點,用手指向左右緊拉,拉得橡皮管口從圓的變成了扁的,其兩邊互相接觸,成一直線,那麼,它所代表的,便是聲帶並攏,聲門關閉時的情狀。這時我們再用口吹木管的彼一端,橡皮就被空氣衝動得顫動不絕,我們馬上就可以聽得見一種的樂音,不再是那摩擦的噪音。

33. 另有一套司理聲帶的筋肉,使它在顫動的時候,可以拉得緊,放得鬆;或者是使它全部顫動,或只是一部顫動。因爲有了這樣的機能,所以我們的聲音,可以高,也可以低;所以母

音是可以"唱"得的。又聲音中有"胸音"及"頭音"的區別,其原因亦在於此。(譯者按:"胸音,"及"頭音",乃是兩個不合學理的名詞,還不如我國的"眞嗓""假嗓"兩個名詞好些。)

34. 至於各母音間音質上的區別,却無關於音的高低;換一句話說,就是無關於聲帶的狀態。我們知道聲音出了聲門,並不是直接就到我們耳朵裏來的:它必須經過口腔。口腔乃是充滿空氣的東西。照聲學上講,凡是充滿空氣的東西,遇到聲音經過時,一定要發生共鳴作用(résonance);這充滿空氣的東西,就叫作共鳴器(caisse de résonance)。因此口腔與鼻腔,也都是共鳴器。

所謂共鳴作用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在前文(§20-§22)說過,一個複合音,乃是一個基音與許多副音的合體;副音與基音的高低比例是1, 2, 3, 4, 5 . . ., 強弱間的比例,却是各各不同,全無限制。共鳴作用,就是變化這各各不同的副音的強弱。(譬如有一個音,其基音與開首三個副音的強弱比

例是50 25, 70, 15, 當其受到第一個共鳴器的共鳴作用時,基音與第一副音都增強了一倍,第二第三兩副音不變.結果是全體的比例變成了100, 50, 70, 15; 當其受到第二個共鳴器的共鳴作用時,基音與第三副音都增強了一倍,第一第二副音不變.結果是全體的比例變成100, 25, 70, 30。於是原來的一個音,和這後成的兩個音,音質各不相同。) 我們的口腔,雖然是單一的,但因它開合如意,又有舌頭在中間變化形式.所以只是一張口,竟能變化成無數個不同的共鳴器;每變成一種式樣;它就能使經過的噪音,受到相當的影響,以造成其音質上的變化;每有一個音質上的變化,就有一個不同的母音。

35. 現在我們可以說出母音與子音間的不同處來了。子音是口腔中的噪音;母音乃是聲帶所造的樂音,口腔只是個節制機關,使它變化音質罷了。

氣子與聲子

36. 但這只是最粗略的一種說法。我們若是逼進一步,馬上就可以看出母音與子音間的

區別,決沒有這樣的乾脆。原來自然界就不是個乾脆的東西:你把無論什麼事物按照着無論什麼學說去分類,總不能分得恰恰正好;這是因爲自然界中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差異,不是一節節的跳的,乃是一分分的滑的。

37. 我們說過:母音是可以唱得的;子音如[f],[s]之類,是不能唱得的。在這句話上當然不能有什麼疑義。不過假使我們把[v],[z],[m]等音按着唱歌的方法唱,我們也可以唱得很好;而且我們在隨隨便便哼着什麼一個調子,而不唱出他的字眼的時候,我們所用的,往往是一個[m]音。再歸到前文說過的簡單試驗法,在我們發這[v],[z],[m]等音時,若將手掌掩住了兩耳,耳中也照樣的聽得到轟轟的響聲;若用手指去摸喉結,手上也照樣的感覺得到聲帶的顫動。

那麼,我們該將這幾個音歸入母音麼?這又是語言學上萬難答應的。因爲譬如一個[v]音,無論如何總是[f]的鄰音——試將 neuf (新,陽性),

neuve (新, 陰性), bœuf (牛), bouvier (牧牛人) 等字中的[f][v]兩音互相比較——我們決不能把他們倆分拆開來。

38. 在這上面, 我們又該回復到聲學上去找出個解釋來。

原來自然界中的聲音, 大都不是簡單的, 是許多的音合在一起同時並作的。這種的聲音在沒有受過特別訓練的耳朵聽上去, 好像只有一個聲音, 並不覺得在一個聲音之中, 包含着許許多多的聲音。最顯明的例, 便是我們說過的樂音及噪音: 樂音是許多調和的簡單的音的複合體, 噪音是許多不調和的簡單的音的複合體。

但這種只是複合(combinaison)。有時候是一個樂音同一個噪音互相合併起來, 而耳朵裏所聽到的, 仍舊像是一個聲音一樣。這種的音, 就叫做混合音(son mixte)。混合音的性質, 是併樂音噪音二者兼而有之。

自然界中的混合聲, 有如風吹樹木, 浪打沙

灘，泉流石隙等等。

39. 語言中的混合聲，卽是噪音與樂音的混合物。方才我們說到的[v]，[z]等音，卽其一例。非但此等音，便是[i]，[u]，[y]等音，也並不是乾乾淨淨的樂音，却於樂音中多少混合着一些摩擦的噪音。

40. 我們不把這種混合音獨分爲一類，只是斟酌情形，依混合體中樂音或噪音所佔的分量的多少，將它歸入母音或子音。如[i]，[u]，[y]便歸入母音，[v]，[z]便歸入子音。[i]，[u]，[y]之所以歸入母音者，因它在根本上是母音的性質，可惜是合口母(voyelles fermées)而不是開口母(voyelles ouvertes)，當其成音之時，口腔較窄，致氣流外出，不能充分自由，因而略有摩擦的噪音，加入原來的樂音。至於[v]，[z]，根本上却是與[f]，[s]一樣的，不過一壁只有純粹的氣在口中摩擦，一壁是氣以外還有樂音加入。因此我們可以定出兩個名詞，一個是氣的子音，或簡稱曰氣子(consonne soufflée)；一個是聲的子音，或簡

稱曰聲子(consonne voisée)。

41. 到此地,我們可以補足母音與子音的界說了:

母音是聲帶上所發出的樂音,受了口腔的節制作用,而有種種不同的音質;它可以是純粹的樂音,也可以在樂音上帶一些極輕微的摩擦的噪音。

子音是噪音;它可以是純粹的噪音,也可以同噪音混合着。

我們發母音時,口應當張開,至少也應當是半開;若過了這限度,空氣與口腔的摩擦漸漸增強,就要失却母音的性格。發子音時,口應當閉着,至少也應當近閉;若過了這限度,空氣與口腔的摩擦漸漸減弱,就要失却子音的性格。但這只是個理想的界限。在實際上,例如[u]與[w]之間的界限,我們就沒有方法可以分畫得清清楚楚的。我們只能說:這裏面因為摩擦音的分量有多少之不同,所以一個是母音,一個是子音。

42. 母音中略略混合着一些輕微噪音，普通都置之不問，因爲這並沒有多大的關係。至於子音中有沒有混合着噪音，却是研究語言時不可輕輕放過的一件事。所以聲子與氣子的區分，是語音中的一個重要區分。

43. 用前文說過的掩耳朵與摸喉結兩種試驗法，我們可以斷定[f]，[s]，[p]，[t]，[k]是氣子，[v]，[z]，[b]，[d]，[g]是聲子。我們再可以加上一種小試驗：先將肺中吸滿了氣，徐徐呼出；口的式樣，最初是張開的，後來漸漸合攏，使下齒與上脣相接；到一相接，你馬上就可以聽見一個[f]。你這時候所呼出的，只是純粹的氣。若然你不呼氣，而在喉嚨中做一種呻吟的聲音（像[ə]音差不多的聲音），一面照樣的慢慢合口，使下齒與上唇相接，結果是你所得到的不是[f]，而是[v]。於是我們可以說：[f]與[v]是用同樣的方法做成的，不過一個有聲，一個無聲。

44. 這件事使我們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歸結：凡是子音，都可以一對一對的相配：換句話

說，就是無論那一個子音，如其原來是無聲的，我們可以發出一個有聲的陪伴它；如其原來是有聲的，我們也可以發出一個無聲的陪伴它。這種無聲與有聲的子音，可以一對對的排列如下：

f——v

s——z

ʃ——ʒ

p——b

t——d

k——g

45. 子音雖然可以一對對的相配，却未必是同在一種語言之中的子音，都能整整齊齊的配起對來；往往有某種語言中某一子音之配偶，不存在於本語言中而存在於別一語言中。有如法語中的[j]是有聲的，它的無聲的配偶[ç]，不存在法語中而存在德語中；例如“ich”（我）“nicht”（不）兩字中的“ch。”

又往往有一種子音，大家以爲它在本語言中是沒有配偶的，實際上它却好好的有個配偶．

只是不大露面。例如法語中的[l]是有聲的,若然有人發一個無聲的[l],大家都不免以爲奇怪。但在實際上,我們說"peuple"(民衆)"boucle"(扣環)等字時,其"l"是的的確確無聲的。我們若將前一字與英語的"people"(民衆)相比,將後一字與德語的"buckel"(駝背)相比,我們立時可以看出極顯明的區別。我們的音標中,沒有把有聲的[l]與無聲的[l]分作兩個不同的符號。但在必要時,我們可以應用這兩個附加符:[̥]表無聲,[̬]表有聲。這樣,前面幾個例字的聲音,就可以標出的如下:

pœpl̥——bukl̥

piːpl̬——bùkl̬

46. 聲子與氣子的區別,在語言的教育上很重要。要是我們法國人能將自己語言中所有的[f],[v];[s],[z];[ʃ],[ʒ],等音間的聲與氣的分別辨認得清楚,他在學習外國語時,就可以沾不少的光。譬如說德語"ich"的"ch",只須說個無聲的[j]([ç])便是;說冰洲(Islande)語

"hlaupa" (跑) 字中的"hl", 也只須說個無聲的[l] ([l̥]) 便是。

同樣, 若然別國人能在這上面用些功夫, 學起法語來, 也就可以省許多事。例如德國人, 他若懂得聲子與氣子的區別, 他在發音上就可以排除了一個最大的困難: 他可以不再把"pain" (麵包) 與"bain" (洗澡) 糾纏, 把"faon" (小鹿) 與"vent" (風) 糾纏; 把"carte" (片子) 與"garde" (守衛) 糾纏; 把"camp" (駐兵處) 與"gant" (手套) 糾纏。

這聲子與氣子的區別, 凡是教授語言的人, 都應當設法使學生澈底明瞭: 卽使不能有理論上的明瞭, 至少也該有事實上的明瞭。如果他沒有功夫多在語音上研究, 這一點我總希望他不要索性省去了。

47. 如前所說, 聲門的現象只有開閉兩種; 開則呼氣, 閉則發聲。但還有一種介於開閉之間的現象: 這時候兩條聲帶雖未完全接觸, 却已並得很攏, 因此氣流從內部出來, 雖未能到衝動聲帶的程度, 却已要用力從聲帶上摩擦過來, 結果

成功了一種強烈的摩擦音。這種的音，我們叫作“耳語音”(chuchee)。這耳語音在通常的語言中不大用得，尤其是在我們法語中不大用得。但耳語一件事，是人類所共有的。人在耳語的時候，所有的母音和聲子，都變做了無聲；因此原來有聲分子和無聲分子間的區別，消滅到了最小度，以致“fin”(完了)“vin”(酒)等字，或不免發生糾纏。不過“耳語”也還可以分做許多種類，不能一概而論。

語言中的節落

48. 語言是聲音構成的。我們發出這種的聲音來的時候,並不是全體均勻,一無停頓,却依了自然的規律,把它分成一個個的節落;而且在每一節落之中,又可以分成許多的小節落。現在我們先從大節落說起,說完之後說小節落;再以後,便把構成語言的各音素,和音素與音素如何聯結的方法,一一分別研究。

氣呼的節落

49. 我們知道無論什麼人說話,總不能直說不停。所以不能不停,有兩層緣故:

第一是因爲生理上的需要,不能不停。我們在前文說過(§29),說話時所用的氣,乃是從肺中驅逐出來的。可是肺中所藏的氣,也有一定的限量;到它用完時,就不得不重吸新氣以補其缺。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能說話了。

第二是因爲語言本身的需要,不得不停。原

來我們說話，是要人家懂的；要人家懂，就不得不給人一個能於懂得它的時間。譬如我說，"天氣好，"我所表示的只是一個極簡單的意思，聽的人自然可以一聽就懂。譬如說，"今天天氣好，"意思已複雜一些了，却還用不着中間有什麼停頓，因爲聽的人還感覺不到什麼困難。但如說，"今天天氣好，這對於植物的生長上是很有益處的"：這裏面我明明表示着兩個不同的意義；雖然兩者之中有相當的關係，可究竟是兩件事，决不是一件單獨的事。在我說這話時，我從此一意義，過渡到彼一意義，思想上儘可以直接不停，——因爲我未必是看見了"天氣好"才想到了"植物的生長"，亦許是先有了植物的觀念，再從植物上想到了天氣，不過按着語言上排布的便利，把後有的觀念轉放於先有的觀念之前。如此說，在我們說話的人，或者不必一定要在這一句話中插入一個停頓。但爲聽話的人起見，你總得給他一個時間，使他能於知道你這句話中有兩個意義，和這兩個意義中

間的關係是怎麼樣。因此我們不得不在第一個意義表示完畢之後,略略停頓一下。

因有這兩層原故,語言就自然而然的分爲許多節落;這種的節落,我們叫做"氣呼的節落"(groupes de souffle)。

50. 假使我們語言中的停頓,只單是爲着吸取新氣起見,那麼,這種的停頓,就應當長短大致相等,因爲一個人的呼吸的遲速,在通常時是大致平均的。但因爲要聽的人懂得起見,停頓就不得不有長短的不同。停頓由於意義的轉變,而意義的轉變,却有大有小。小轉變應當停得短,大轉變應當停得長。

在我方才所舉"今天天氣好,這對於植物的生長上是很有益處的"一句話裏,第一個意義與第二個意義極接近,因爲第二個意義只是第一個意義的邏輯的結果:所以在這兩個意義之間,只須小小一停就可以。假使我在這一句話後面加上一句"昨天是下雨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爲這新加的一句,雖然在說話的人

的精神中，仍與原來的兩句有關，實際却已是一個獨立的意義。因此，在說出這一句之前，我們應當比較的停頓得長一些，使聽的人可以明白在這一個當子裏，有一個較大的意義的轉變。

因此原故，氣呼的節落是長短不等的。雖然不等，却仍無妨於呼吸。不過節落愈短，則肺中的存氣愈多；停頓愈短，則吸入的新氣愈少；但我們總可以安排的很好，不使肺氣有完全消竭的時候。

51. 照前文所說看來，可見每一個氣呼的節落，相當於一個簡單的意義；換一句話說，就是相當於一個簡單的語句。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中的聲音，多少總受着些邏輯的支配。這話是不差的。但有時候，我們也把兩個或三個簡單的意義，連結爲一起，中間並沒有眞正的停頓，只是把音調變一變，或者是把前一句的末一字延長一點，甚至於什麼都沒有變。這種的現象，往往見於極流熟的談話裏，就是在我們同最相熟的人，說最平常的話的時候。與此相

反的，乃是在演說或朗誦中往往有把一個簡單的語句，分割作兩三截的時候。

只是在"普通慢說話"(§9)中，語音的節落與邏輯的節落最爲符合。

52. 在普通的文字裏，有句讀符號以表示語言的節落。照着定例說，(,) 號是表一個最短的停頓，(;) 號或 (:) 號長一點，(.) 號最長。可是這種的定例，並不絕對眞確：最顯然的是 (,) 號並不必表示一個停頓，有時只表示一個聲調的變換 (§169)。

53. 讀前文讀得很仔細的人，到此地要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來了：究竟字與字的中間，有停頓沒有？如其沒有，爲什麼一個個的字分開寫着，中間清清楚楚留着些白紙？

我們在習慣上，總以爲語言是一個個的字連綴起來的。所謂字，乃是意義的單位，我們可以把它連起，也可以把它拆開。因此在普通文字中，字與字間都留着些白紙，以示各單位的分界。既如此，我們也不妨假定，以爲正確的讀

音，在字與字之間，應當有一個極短極短的停頓，與文字中所留出的白紙相當。

54. 但在實際上並不如此。非但字與字之間並沒有停頓，而且字與字間的界限，在語言的實質上，簡直全無作用。所謂字，只是邏輯的單位，並不是語音的單位。譬如我們細心聽一句不懂得的外國語，我們儘可以把這句話中的聲音分析得很正確很詳細，却決沒有方法可以斷定它中間有多少字，並某字是從何處起，到何處止。要做到這一步，就非懂了這一句話，再在別方面用參證比較的功夫不可；由參證比較所得到的邏輯的單位，就是字，其分界處又未必恰恰相當於語音的單位的分界。

55. 這最後一句話若然只是很簡單的一說，一定有人以為非常奇怪。但若仔細一推究，馬上就可以見出它的眞處。我現在舉出幾個例來證明，或者不至於全無用處。

在我們法語中，"聯誦" (liaison) 與 "截尾聯誦" (élision) 兩件事是很平常的。這兩件事，目

的只在於減少語音上的障礙，使字與字直接過渡中間，沒有絲毫的停頓。除此之外，更沒有別種理由。假使我們一定要在字與字間有個停頓，那麼，在"nous allons"（我們去）兩個字中，我們或讀爲[nu, alɔ̃]，或讀爲[nuz, alɔ̃]，都是很容易的；可是在"l homme"（人）兩個字裏，你若要讀[l,ɔm]，就比讀[lə, ɔm]（le homme）難得多了。所以在事實上，字與字間一有停頓，聯誦便立時消失。聯誦錯了，乃是再可笑沒有的一件事。譬如你將"C'est une idée"（這是個意見）一句話說成了[sɛt, ynide]，人家當你是氣喘了！

56. 再看一般不甚讀書的人和小孩子所寫的字，錯得最多的地方，往往就在這字與字的分劃上：例如把"J'y ai bien pensé"（我已好好想過）寫成了"Giait ben pensé"；把"notre père, il marche assez bien"（我們的父親，他走得很好）寫成了"notre père, il marche a sait bien"；把"Je suis sage avec mademoiselle"（我同姑娘在一起是乖乖的）寫成了"Je suisaze avecmane moisel"；把"vingt

sous de pain et de lait"（二十銅子的麵包跟牛奶）寫成了"vin soud pin edlə"。

諸如此類，可以證明寫這些字的人，在語言的邏輯的分析上，極不發達；他們寫字時，一面雖然也想把所讀過的幾本書上的字當作指導，大部分却是依據着自己口中所說的話而寫。若然在語言中，字與字間的區劃也同在文字中一樣的嚴重，或者說，字與字的分界，在語言的實體上也有密切的作用，這種的錯誤就當然沒有了。

57. 非但如此，便是那一種玩弄語音的遊戲，我們喚作"calembour"的，也就無從做起。譬如"le roi du Népaul" [lərwa dynepo:l] 不會糾纏作"le roi d'une épaule"; "Lapin 7" [lapɛsɛt] 不會糾纏作"la pincette"; "Pourceau 6" [pursosis] 不會糾纏作"pour saucisses"; 而 Marc Monnier (1829-1885) 的——

Gal, amant de la Reine, alla, tour magnanime,
Galamment de l'Arène à la Tour Magne, à Nîmes

這兩句遊戲詩，就做不起來了。

58. 在最古的銘刻中或寫本中,字與字並不分開,只是一連寫下。這件事在各種語言中都一樣。把字分開寫,乃是到了研究文法以後才發生的一種新現象。這新現象發生以後,雖然大家照樣改良,却未能馬上全體一致。所以在中古的寫本中,我們還常可以看見有許多人爲節省羊皮紙起見,把許多字連寫在一起;又從此行轉入彼行時,分割字體,也全無規律。例如拉丁文中"de terra"(地的)兩個字,有人寫爲——

. . . . d & er

ra . . . .

很可以表明這抄寫的人,完全不知道語言中有邏輯的節落和各字的起迄。

59. 話雖這麼說,我們可不能因爲語音的節落未必符合於邏輯的節落,就說他倆永遠沒有符合的時候。在我說話時,若然要在一句的半中停頓一下,無論這停頓的原因是什麼,其停頓處總一定在某一個字的末了,決不在半中。又語言中的聲調,重音,長短等,或在字端,

或在字尾,也有一定的規則。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中語音與邏輯兩方面,關係是很深的。不過雖是如此,我們總不能就把邏輯的單位的定義,當做語音的單位的定義。

這邏輯的單位與語音的單位兩者間偏差的多少,並不是各種語言中都一樣:有的偏差得很多,有的就很接近。有如我們法語中,"les zônes"(地球上之氣候帶,多數)與"les aunes"(古尺度名,多數)的聲音都是[le'zoːn],說起來簡直沒有什麼分別。英語中的"a name"(一個名字)與"an aim,"(一個目的)就可以分別的很清,因爲一個讀作[ə'neim],一個讀作[ən'eim]。在德語中,凡是有母音當頭的字,說起來字前總有一個聲帶阻[ʔ],因此有許多字,可以淸淸楚楚的聽得出它的開首處來。在冰洲語與捷克語中,凡是重要的字的開首一個切音,總用重音,所以辨聽起來尤爲容易。在芬蘭語與匈牙利語中,凡是一個字中有兩個以上的母音的則各母音間必有條理可尋。在洽古脫語中,這種母音

間相互的關係,尤爲明顯整齊:凡前一母音是什麼,後面的母音也就跟着牠走;例如"父親"是[aga],"小孩"是[ogo],"熊"是[æsæ],"機輪上的皮帶"是[dœrœ],這四個字的多數字是[agalar],[ogolor],[æsælær],[dœrœlœr]。

洽古脫語中字與字間的界劃,卽使我們不懂得牠,也很容易斷定。法語可大不相同:牠是最宜於玩弄語音遊戲的一種語言。

分量的節落

第一、力的節落

(甲)氣呼的力

60. 無論取那一個氣呼的節落來研究,我們可以看得出這一個節落中的各部分.其分量並不相等;換句話說,就是有些部分刺激耳鼓的力量大,有些部分刺激耳鼓的力量小。若然有一個人在那里說話,我們聽的人站得遠些,我們必定覺得中間有許多音是聽得清的,有許多音就很模糊,或者竟是完全聽不出,使語言不復連貫。到我們站得近了,自然是個個音都

能聽得清了，但各音間的分量並不相等。

61. 譬如我說這樣的一句話：

L'animal qui s'enfuit en courant

(奔逃的動物)

句中"mal," "fuit," "rant"三個音，聽起來無論如何總比其餘各音分外清楚。這因爲我說到這三個音的時候，我將我肺中的氣，比較的加力壓出；氣一強，所成的聲音自然也跟着強了。

這樣在一個語句中某某若干音上特別加強的力，叫做"相對力"(force relative)。相對力與一個語句中所用的"總力"(force d'ensemble)不能混作一談。即如這"l'animal qui s'enfuit en courant"一句話，我可以儘着嗓子喊，也可以模模糊糊的呢喃，但無論如何，我總是不知不覺的將"mal," "fuit," "rant"三個切音比其餘各切音說得分外強。(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能購到"切音"一個名詞的定義，但讀者不妨姑照相沿的舊說看下去。)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三個切音上所用的"絕對的力"(force absolue)，雖以語句

全體所用的總力為斷，而它與其餘各切音比較時，它總是"相對的強"(relativement fortes)；其餘各切音，便是"相對的弱"或"相對的中和"(relativement faibles ou moyennes)。

62. 要分析語句中的強弱，將強弱度，一絲不錯的正確表出，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工作。幸而各種語言中，都有一定的"音節"(rythme)；依着音節的定律去找尋各切音的相對的強弱，就可以省事得多。所謂音節，是說在語句之中，各切音的強弱交錯，常有一定的規則。譬如一個節落中有三個切音，若然第三個切音是強的，則第一個一定是中強，第二個一定是最弱(若然在字義上沒有特種情形，可以增加第二切音的力量)，例如法語中的"animal"(動物)，"voulez-vous?"(你要不要?)，"tu comprends"(你懂得)等。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也就用不着去找尋切音與切音相間處的強弱度，因為在這種相間處上所有的相對力，往往受前後兩切音之支配。——但有時也可以碰到一種較繁的音節，乃是

兩強與兩弱相參。

63. 在我們用耳朵聽音的時候，往往有一種自然的趨向：就是將強音當作主體，而將其附帶的弱音當作附體。卽如在"l'animal qui s'enfuit en courant"一句之內，氣流一貫而出，並未停頓，而聽的人總覺得可以把它分作三截：

L'animal　qui s'enfuit　en courant

因有這種的現象，所以我們在語音學上，又添了一個劃分節落的方法：我們把氣呼的節落，更分爲"力的節落"(groupes de force)。所謂力的節落，卽是一節的聲音，中間有一個強音作主體。

64. 每一個力的節落，通常是兩個字或三個字的合體；這些字在意義上連接得極緊切，其中有一個字，比其餘的更重要。

語音上所分劃的力的節落，與做邏輯的節落的字，有很大的關係。把許多字合作一個力的節落是有的，把一個字分拆作兩個力的節落，却幾乎從來沒有過。

在說話說得很慢的時候，每一個力的節落，

可以變成一個氣呼的節落。

在單舉一個字的時候，它獨自造成一個力的節落，同時也是一個氣呼的節落。

65. 若取最嚴密的態度標音，應當把每一個力的節落劃作一段，當作一個單字，有如

lanimal kisã··fɥi ãkurõ,

而氣呼的節落則用讀（,；停頓短的用單讀，長的用復讀，或用三複讀。但在實際上，爲便於教育起見，一般的標音文字，還保存着普通文字的法式，逐字分段；所用的句讀符號也是普通的。

（乙）重音

66. 前文說過語句中的各切音，可分爲強，弱，中和三種。強切音最重要，因爲必須有了它，纔能造得起力的節落來。

通常稱強的切音爲"重音"(accentués)，其餘爲"平音"(inaccentués)。

67. 在標音文字中，強切音之前用[ˈ]號表之；必要時，弱切音可表以[-]號，中和切音可表以[ˌ]號。但在實際上，有了一個[ˈ]已很夠。遇

到特別強的切音，可用〔'〕號。

我們方才所引用的語句，可寫為——

⊥la-ni'mal ⊥ki-ːã'fɥi -ã⊥ku'rã,

或者寫得更簡單些，把原來的字的分劃也保存着，——

l ani'mal ki s ã'fɥi ã ku'rã。

68. 我們所說語言中有強，弱，中和三種切音，並強弱交錯而成力的節落的現象，是一切語言中所共有的。所不同者，是強弱間的安排法；換句話說，就是強音所處的地位，和強弱間的等差。下文便在這上面研究一下。

(丙) 正則的重音

69. 所謂"正則的重音"(accentuation normale)，卽是在極平談的話語中自然表露出來的重音。

在這種的話語中，有許多音常是強的，有許多音常是弱的。但到各字分讀時，有如我們從字典中舉出某字某字來告訴人的模樣，則雖在平時話語中很弱的字，也可以能有相當的強度。這樣的強，我們也可以歸併在正則的重音裏算。

70. 在法語中,正則的重音比較的不甚顯著:強切音與弱切音間相差的分量,沒有像在德語中那樣的多。因此外國人學習法語,誦讀時盡不妨常取均和的態度:不要在弱切音上讀得太輕,也不要在強切音上讀得太重。

71. 但我們並不能說法語中簡直沒有輕重的分別。在一個力的節落之內,總是末一切音最強;但假使這末一切音中有一個[ə]字母,那就應當是牠前面的一個切音最強。(這裏所說的切音,是的的確確讀出來的切音;有許多具有切音的形式而實際是啞的,當然不算。)

因為法語中,許多意義相連的字,連結為一起而造成一個力的節落時,通常總是末一字較為重要,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在一個用普通態度所讀出的語句裏,凡是重要的字的末一切音,總是重音。

至於單讀的字,都個個可以當作重要的字看,其重音也自然總在末一切音。因此我們可以說:凡是用普通態度讀出的單字,其重音必

在末一切音。

法語中的重音在末一切音，可用小兒語來證明。小兒學語時，不能說一個長字，便單說末一切音，或更將這末一切音變化些，例如說 "bouton" (鈕子) 爲 [nõ], "éléphant" (象) 爲 [sõ], "regarde" (看) 爲 [daː]。有時更將這末一切音或末一切音的輔音重疊起來，例如 "musique" (音樂) 爲 [didik], "serviette" (洗面巾) 爲 [jɛjɛt], "Madeleine" 或 "Hélène" (均人名) 爲 [nɛnɛn], "Marguerite" [人名] 爲 [gigit]。

72. 別種語言中重音的情形，與法語中不同。譬如在意班葡三種語言中，輕重間的區別，就比在法語中明顯得多；又其重音，雖然也可以在一個單字的或一個力的節落的末一切音上，像在法語中一樣，但也可以移到前面的兩個切音上去。例如——

[意語]: vir'tū (德); a'more (愛); a'mabile (可愛); pren'devano (他們取了)。

[班語]: a'mor (愛); a'migo (友); 'arboles (樹)。

[葡語]: a'mor (愛); a'migo (友); le'gitimo (合法律的)。

這種的現象,在羅馬語族的他種語言中,都很普通;便在法國南部的方言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例,有如Béarn語中的

[be'tɛt] (小牛肉); ['ɔmi] (人); ['krabo] (山羊)。

73. 在羅馬語族各種語言中所有的同源字中,其重音所在之處,往往相符;雖然也有例外,却是很少。例如"友"字在法語爲"a'mi",在意語爲"a'mico",在班語爲"a'migo",在Béarn語爲[a'mik];"愛"字在法語爲"a'mour",在意語爲"a'more",在班語爲"a'mor",在Béarn語爲[a'mu];"苦"字在法語爲"'pauvre",在意語爲"'povero",在班語爲"'pobre",在Béarn語爲['praube]。

這些字中的重音,仍舊保存着原來拉丁語中"amīcum","amōrem","pauperem"三個字的重音;所不同者,法語中重音以後的一個切音是消滅了,其餘的語言中可還保存着一部或全部。

74. 在此等語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字中的重音所處的地位,並不與這一個字的主要切音發生密切的關係;到得這字發生變化時,

重音就跟着變化走,不跟着某一切音走,例如法語的"je 'prends"(我取),"nous pre'nous"(我們取);意語的"'credo"(信仰),"cre'devo"(信,過去)。

75. 在德語中就不同了。所有的重音,都應當讀得很重;而且重音所處的地位,永遠在一個字的"字根切音"(syllabe radicale)上,無論這字在語句中所處的地位是怎樣。

因此,無論一個字有怎樣的變化,其重讀切音永遠不變。在法語中該說"tu 'tiens"(你持),"vous te'nez"(你們持),在德語中却該說"du 'hältst"(你持),"ihr 'haltet"(你們持)。

非但同一個字不因變化而變其重音的地位,便是各同源字中的重音,也總在同一切音之上,例如"'wunder"(驚奇)"'wunderbar"(奇怪的),"'wunderlich"(怪異的),"ver'wundern"(驚駭),"be'wundern"(驚喜);"mühle"(磨),"'müller"(磨工),"'müllerin"(磨工妻),"'mahlen"(磨);"'zahl"(數),"'zählen"(計數),"be'zahlen"(付錢),"'zahlbar"(可計算的)。

76. 這個規律簡直沒有什麼例外，只有有限幾個副規律可以使它稍稍變化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副規律，就是在聯合二字以爲一"合字"時，按照德語的習慣，應當把第一字處於形容位，第二字處於被形容位。分別說來，這兩個字各有各的重音，聯合後仍應照樣讀出；實際一到聯合以後，只第一字的重音保存着，第二字就從重音變成次重音，例如"'wind⊥mühle"(風磨)，"'gross⊥vater"(祖父)，"'unbe⊥kannt"(未知)。

因爲在簡單的字中，字根往往在第一切音，所以在德語中，幾乎是最大多數的字，都把第一切音重讀。若在第一切音之前更有一"前置節制詞"(préfixe)，則重讀仍在字根切音之上。例如"ge'birge"(山)，"ge'ruch"(香味)，"ge'bieten"(分付)，"be'ginnen"(開始)，"be'deuten"(通知)，"ent'springen"(跳出)，"zer'reissen"(撕破)，"ver'sprechen"(允許)，"⊥über'tragen"(運送)。有時把重讀的地位變換了，字義就跟着變換。例如"über'setzen"是"翻譯"的意思，"'übersetzen"是"跳

越"的意思。

77. 上方所說德語中的那種情形，在其他諸同族的（卽是同屬日耳曼語族的）語言中，有如荷蘭語，丹麥語，腦威語，瑞典語之類，大致是相同的；卽不能盡同，也沒有多大的變化。在冰洲語中，情形又小有不同：無論如何，重音總在第一切音。例如"fyrirgefa" ['feːrer⊥ɟɛːva]（饒恕）。

78. 英語雖然也屬於日耳曼語族，其重讀法却與一般的同族語不同。在原始英語中，卽是在最初的盎格羅撒克遜語中，就借用了極多數的法國字。因有此種原故，所以英語中的重讀，顯然的分爲兩種。一種是英語中原有的字，其重讀是遵守着一般日耳曼語族中的通則的。例如"earth"（地），"'earthly"（地的），"'earthen⊥ware"（陶器），"to un'earth"（掘發）。如有兩字相合，以前一字決定後一字之意義者，其規則不變。例如"'wind⊥mill"（風磨），"'house⊥top"（屋頂）。如字前有前置節制詞，其規則亦不變。例如"be'come"（變爲），"for'give"（恕）。但英語中原有

的字,大都是很短的;雖然短,却也應當重讀。因此就有了許多重讀的單切音字。這一層,却是英語中的特別處。

79. 至於從法語中借來的字,情形就不同了。它或者是保存着原來法語中的重音系統;或者是將原來的重音,多少向前面移動一點,但這種的移動,是沒有一定的規則的。因此往往有許多同根的字,其重音的地位,完全不同。例如"'admirable"(可讚美的),"ad'mire"(讚美,動),"admi'ration"(讚美,名),(凡用"-ation"結尾的字,其重音均在末了第二個切音)。有時候同是一個字,要看它是名詞或是動詞,應看它重讀上的區別。例如"'rebel"(叛黨)是名詞"re'bel"(叛亂)是動詞。

但是,若然一個字的根源是向法語中借來的,而後來所起的變化,却是英國式的,那就又要適用日耳曼語族中的重讀通例了。例如從"ad'mire"上生出的"ad'miring";從"joy"(快樂)上生出來的"'joyful"(快樂的),"'joyfully"(快樂的),

“'joyless”（不快樂的），“en'joy”（享樂，甚而至於“'joyous”（快樂的），雖然這“j,yous”一個字，乃是從古法中“joyous”一個字上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事，應當附加說明，就是在英語中，有一種“相等的重讀”（accentuation égale），換句話說，就是兩個重量相等的重音，放在一起。例如“'un'known”（不知），以及其餘許多用“un-”做前置節制詞的字；又“'plum 'puding”（葡萄乾布丁）亦可歸入此類。這一種情形，是日耳曼語族中別種語言所沒有的。

(丁) 正則的重音所受的節制

80. 前文所說，都是正則重音；正則重音可因種種不同的理由，而受到相當的節制。歸併起來說，這種的節制有兩大類：第一類起於加力的原則（principe d'emphase）；第二類起於音節的原則（principe rythmique）。

1. 加力的原則

81. 我們說話時，假使對於某一意義，因爲某種原故，要使人特別注意，則所發的聲音，必

定在代表這一個意義的一個字上，特別加重些。例如:

Ce n'est pas 'toi qui as fait ça, c'est 'moi.

(那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

Ce jeune homme, pour'moi, c'est le "frère entre les "frères.

(這個少年人之於我，是弟兄中的弟兄)

有時候因爲加力的關係，把原來重音的地位變換了。例如法語中的多切音字，通常總是末一切音重讀；但在下面一句句子裏，情形就不同:

Il faudra se "sou'mettre ou se "dé'mettre.

(那應當是服從，或者是辭職)

也有時候，某一字在某一節落中，本來應當是弱的，却變做了強的:

C'est "très 'bien.

(那很好)

C'est la "même per'sonne.

(就是那一個人)

C'est "pas 'vrai, ce que tu dis 'là.

(那不是眞的,你那麼說)

在這幾個例句裏,我們可以看得出原來的重音,並沒有變弱:它仍保守着它的正則的強度,不過另有原來比它弱的音,特別加強,超過了它便了。

82. 這種情形,在別種語言中也大致相同。例如"那是我做的"一句話,法語中是"C'est "moi qui l'ai 'fait," 英語中是""I 'did it," 德語中是""ich hab' es ge'tan," 意語中是"l'ho 'fatto "io." 法語中""don'ner et "pardon'ner" (給與宥)一句話,也與英語中的""give and "for'give," 德語中的""geben und "ver'geben" 恰恰相符。

83. 若然一個字中有許許多多的切音,而這許許多多的切音之中,並沒有那一個切音比其餘諸切音更爲重要,那麼,這就不能一概而論了。這要看是那一種語言:種種不同的語言,有種種不同的情形,我們無從強爲訂一通例。

84. 但是,在大多數的語言中,這種的加力,情狀還是很簡單的。加力的地方,並不是某一字中的某一切音,而是某一字的全體;因此,卽使是一個弱切音,說起來也比較平時要強一點;但是,無論如何,那原來就有正則的重音的資格的切音,此刻總只是再往強裏增加,並不往弱裏減退;而且,雖然一個字的全體都已加強了,其能引人注意,表顯全字的性格的部分,仍舊是那原來就是重音而現在又特別加增的一個切音。例如德語的"Ich hab' es nicht nur ge"sagt, sondern auch ge"tan"(我不但說,而且做);——英語的"My "father never told me; my "mother did"(我父親從來沒有告訴我,是我母親告訴我的);——意語的"non mi di"verto, la"voro"(我不取樂,我做工)。在這些例裏,都是原來的強切音,現在變做了極強。

85 在法語中可不是這樣。法語中非但有加力一件事,而且還有重音變換地位一件事。原來的強切音,大都保守着原來的強度,甚而

至於竟可以變弱一點,而別一切音,平時並不強的,此時却可以變得極強。例如 incro'yable (不可信的) 可以讀成 [ɛ̃:"krwajabl];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可以讀成 [ɛ̃:"posibl]; misé'rable (悽慘的) 可以讀成 ["mizerabl]。

86. 這特別加強的,究竟是那一個切音呢? 這可沒有一定的標準。往往同是一個字,這一個人讀了,加強的是這一個切音; 換一個人讀了加強的又是別一個切音。而且,卽使同是一個人,因爲說話時的情況不同,所加強的切音,也可以跟着變換。就普通的習慣中訂出一個條例來,則: 被加強的,是字首第一切音,而這切音可又是用子音起頭的。例如:

le 'misérable, (那可憐的人)

c'est 'parfaitement vrai, (這完全是眞實的)

quelle 'barbarie, (多麼野蠻)

mais c'est im'possible, (那可做不到)

c'est ab'solument faux, (這絕對是假的)

quel im'bécile. (多麼蠢)

在這上面,聲音的長短也很有關係。凡是長切音,總比較容易加重些:試比較"bâton"(棒)與"baguette"(小棒)二字。

假使要把用母音起頭的字首第一切音加重,就不得不把前一字的末一子音也加重,而將兩者"聯誦"起來,有如把"c'est horrible"(這是可怕的)讀成了[sɛ'tɔribl],這在邏輯上又說不過去了。〔不過在事實上,也儘有人說這一類的話,例如我的老師Merlette先生,在下堂時提高了嗓子說:[sɛ 'tɛksɛsivmã fa'sil] "c'est excessivement facile"(這是再容易沒有的了);又有文獻學的教授Montaiglon先生,也常說[sɛt 'ʔapsɔlymã vrɛ] "c'est absolument vrai"(這絕對是真實的)一類的句子。—此等事實,均可以證明重音有加於字首第一切音之趨向;惟第一切音以母音起頭者,若要照樣加重,在邏輯上總有點說不過去。〕不過,要是這種的切音處於一句的開場,前面並無子音可以"聯誦,"則誦讀起來,往往變成了下面兩個例句中的形式:

'Impossible, mon cher, 'impossible!

(做不到,我的親愛的,做不到)

'Au fond, il n'a pas tort.

(澈底說來,他並不錯)

用兩個母音起首的字,也可以援用這一個例,有如"aérien"(空中的)這一個字。有時候,因爲事實上的必要,也可以在說完前一字之後,略略停頓一下,使聯誦不能成立;我們誦讀兩切音而以母音開頭的字,往往用這一種方法。

87. 在法語中,往往因加力的原故,把字的重音的地位變換了。有好多字,竟是用正則重音的時候反比較少些,用變相重音的時候反比較多些:例如副詞中的""beaucoup"(許多),"ab"solument"(絕對),"ex"trêmement"(極其);形容詞中的""terrible"(可怕),"in"croyable"(不可信),"é"pouvantable"(非常的),""ridicule"(可笑的);名詞中的""bandit"(盜匪),""misérable"(苦人);動詞中的""pleurer"(哭),""crier"(呼號),""hurler"(叫囂);尤其是情感詞,如""animal"(畜生),""cochon"(豬),""Salaud"(骯髒賊)之類,——總之,凡是帶着濃烈的感情所說的字,都是如此。若然把這些

字用在單舉的時候，或者是用在不帶感情的語句之內，那就要照着正則的規律，把重音放在末一切音之上。〔有一個很好的例，可以證明這一件事。在許多小孩互相吵罵着“"animal, "cochon"（畜生，豬）的時候，你若拉一個到旁邊來，一壁責備他，一壁問他罵的是什麼，他就改變了聲口，照着正則的重音說：“Je lui ai dit co'chon”（我罵他是豬）。〕

88. 我們應當注意：這種非正則的，因變換地位的結果而造成的重音，比正則的重音更強。因此有許多沒有受過語言學上的陶鎔的外國人，往往誤以爲法語中的重音，不在字末一切音，而在字首一切音。

89. 法語中還有一種加力法，就是把一個重要的字裏的所有的各切音，一起讀作相等的重音〔有如英語中讀“'un'known（未知的）一個字一樣〕，例如：“avant tout, il te faut 'tra'vail'ler”（最重要的是你應當做工）。

不過這種方法用得很少。

90. （附註）——因加力而將重音的地位變換，是標準法語

(看§8)中的現象。在方言中或土語中,却未必一致如此。如果我們細細調查,看這現象究竟流佈到怎樣的程度,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就我所觀察到的說,在 Ezy-sur-Eure 的土語裏是有這種現象的,在 Vosges 的土語裏就不大有,就是有,情形也並不一樣。在 Béarn 的土語裏,重音永遠保守着正則的位置,只是在加力的時候,另把字首第一切音說重些,作為副重音。在 Mérindol 的方言裏,據我看來,這重音變換地位一件事似乎並不普通;在 Vandois 的方言裏可是普通的,不過變換的方法,並不與我們完全一樣,有如我們說的是"ex'cessivement"(過度的),他們可說成了"exces'-sivement。"此外,我覺得意大利語及冰洲語中,重音的地位也是變換的;在古法語中,也可以找得到一些痕跡。(譯者按:此節所謂"土語,"是譯法語中的"patois"一個字,指地方語之語法與用字,與正則法語相差甚多者;至於"方言,"就語法與用字兩方面說,仍舊與正則的法語相同,不過讀音上有些歧異便了。)

91. 加力,或者是因加力而將重音的地位變換,其發生必在於我們有濃烈的感情的時候,或者是,在我們要感動別人,勸說別人,制服

別人的時候。所以,這在普通的談話中是很常見的;在辯論中,在講授中,在活潑的演說中,也是很常見的;在朗誦中及學院派的講演中,就非常稀少。

加力在法語及意語中所佔的地位,較在各種日耳曼語中尤爲重要。要是把我們的正則重音和英德語中的正則重音相比,那是我們的弱得許多;要是把我們的加力重音和它們的加力重音相比,可又是我們的強得許多了。

2. 音節的原則

92. 我們已經說過(§62),語言中的強切音與弱切音,有一種互相間錯的傾向。這一種傾向,在長一點的字裏尤其容易感覺得到,有如在這樣的一個字裏:"Nabucodonosor"(人名)。把這一個字讀起來,有幾個切音強,有幾個切音弱。可是,按着邏輯說,強的沒有應強的理由,弱的也沒有應弱的理由。所以我們在這上面,只能就無理可解的音節,作一種機械的研究。

93. 音節不但在單個的長字中可以有得,

便是在許多字所連合而成的一個節落裏，也可以有得；所以語句中原有的正則重音或加力重音，有些時是省去了，有些時是變換了。

94. 音節在法語中所佔的勢力是很大的。我們先把這兩句話比較一下："l'ami de Pierre" (Pierre 的朋友)，"l'ami d'Alfred" (Alfred 的朋友)。就邏輯上說，這兩句話完全是同形的，所以我們理想中，以為兩個"l'ami,"都應當讀作 [-la'mi]。實際上，第一句中的"Pierre,"是個強音；因其是強音，所以音節的原則，就發生了作用：它把全句的讀音，變成了這樣：[ˌla-mid'pjɛːr]，和讀"animal"為 [ˌa-ni'mal] 的形式相同。有時候，也可以取一種均和的方法，把第一第二兩切音的輕重，讀得大致相等。至於第二句，卻與此相反，讀起來是清清楚楚的 [-la'mi-dal'frɛd]。又如"le roi Jean" (約翰王) 與"le roi Guillaume." (威廉王) 兩句，誦讀時，也有這樣的分別。

95. 基於音節的原則而發生的重音上的變化，對於語言的體材上，也很有關係。前文所說

的由加力而發生的重音上的變化，其目的在於把話句中所含有的重要的字，表顯得分外清楚，因而使話句的意義，更爲明白。這由音節而發生的重音上的變化，情形恰恰相反：這種的變化愈多，則話句中所含有的重要的字，便愈不能有特別顯明的機會，因而話句的意義，愈不能充分明瞭。這種的變化，在朗誦中是很多的；其尤多者乃是在把記誦得爛熟的句子，機械般的復誦出來的時候，有如街上的叫換聲：

'deux sous 'la vio'lette!

(兩子兒一朵紫董花!)

v'la l''fontai'nier! v'la l''rac'mo'deur de 'robi'nets!

(修水管的來喋!修龍頭的來喋!)

有時候，同是一個人，說同樣的一段話，因爲情感不同，其重音變化顯然分爲兩種：一種是基於音節的原則的，一種是基於加力的原則的。例如教士講經，在翻開書本，讀給大家聽的時候，他的聲音就完全受音節的配置：

'les pa'roles de l'E⊥criture "sainte que nous ⊥médite'rons avec 'l'aide de "Dieu se 'lisent . . .

(聖書上的話,我們現在要借着上帝的幫助研究的,是這樣說:...)

到他讀完了經文以後,用自己的說話來解釋,他的聲音就變換了:他所用的重音,就完全以字義的重要與否做標準;因爲這個時候,他的目的已不在於要人家聽,而在於要人家懂了。

96. 因音節的關係而使重音上發生影響,這是各種語言中所共有的一個現象。而且,每當一個長的字受到音節的支配時,它裏面所包含的輕切音,就變做了相當的強切音,這也是各種語言中所共有的一種傾向。試以英語中"fellow" ['fɛ-lo] (人) 一字與"buffalo" ['bʌ-fə⊥lo] (水牛) 一字相比,或以德語中"unnütz" ['un-nyts] (無用) 一字與"unverschämt" ['un-fər⊥ʃɛːmt] (無恥) 一字相比,就可以證明這一個事實。但是,若然要把原來的正則重音或加力重音改成輕音,却只

有一種語言能夠做到.這種語言裏的正則重音必須是很弱的,加力重音必須是很不固定的。這是法語中獨有的現象. 所以,在別種語言裏,至少是在別種語言的散文裏,我們找不到法語中所有的因音節而發生的那種變化。

但是,在威爾斯語裏,却也有這樣的一種情形。這種語言裏的重音,照例在次末一切音。但是,假使是一個雙切音的字,位置於一個單切音而又重讀的字之後,則原來次末一切音上所有的重音,就可以移到末一切音上,例如把"'Port 'Madoc" (城名) 讀成了"'Port Ma'doc." 這種讀法,在禱告中尤爲習見,例如"'O Ar'glwydd" (啊,救主),"Ein 'Tad ne'fol" (我們的天父)。

語言中的音節——詩律

97 要使語言中有整齊的音節,並不必犧牲原來的正則重音或加力重音,只須把所用的字,好好的選擇,好好的安排,使話句構成之後,其強音與弱音,自然而然的參錯適當,雖然未

必能完全適合於音節上的要求，却也大致不離左右。這種調節的工夫，在無論那一種語言裏，多少總要用得着一點；所以這一件事，可以認作語言的本能中的一件事。因其是語言的本能中的一件事，所以句法 (syntaxe) 上和文法的變化 (flexion) 上，不免要受到它一些影響。

譬如我們說："Il a parle longtemps"（他說了好久），"Il a bien parlé"（他說得好）。爲什麼在第一句之內，副詞"longtemps"位置於動詞"parlé"之後，而在第二句之內，副詞"bien"又位置於動詞"parlé"之前？這是因爲假使我們要說"Il a parlé bien,"一句中就有了兩個強音在一起 (-lé 與 bien)，如果我們不把"parlé"一字中的重音變換地位，則全句的音節，就只能置之不問。與此類似的例，當然還有許多。

98. 在通常的談話中，這按照音節選配字句一件事是不必很注意的；在莊重的話語中，尤其是在公開演講中，可就該注意了。有許多演說家，能夠把字句配合將異常適當，使重音

與重音間的距離，永遠是大致相等，使聽的人，自然而然的感覺到調勻與優美。

99. 在韻語中，這音節問題更是重要到了萬分了。[19] 近代語中的所謂詩——講音量的古語詩（les vers quantitatifs des langues classiques），現在暫且不說——其中所包含的主要成分，只是許許多多的長短大致相等的"力的節落；"而這力的節落的數目，可又是一定的。因此，如果我們要一首詩的音節能夠順耳，這就是說，如果我們要一首詩能夠像得一首詩，我們應當——而且只須——一面誦讀，一面按着相當的快慢點板；要是詩中每一個重音，都能落在板上，那就是不錯（詩中最重要的是音節，至於押韻及雙聲疊韻等事，只是裝飾品罷了）；例如：

Le 'jour n'est pas plus 'pur que le 'fond de mon 'Cœur.

（天光不比我的心地更純潔）

100. 這是詩律中的一個通則；到應用起來，自然有種種不同的變化；而且有時候，可以變

換到相當的程度。這裏面的理由是很複雜的:第一,每一種語言,必自有一種的特性,亦許按着它的特性說,拘泥着這通則做去,反不甚好;第二,每一個詩人,必自有一種的脾胃,他要改變就改變了,無從用通則去限制他;第三,有許多詩人,對於音節的性質,並沒有研究得淸楚,只依着他自己所想像的條件做去,同時他又自以爲已經學像了相沿下來的某一派,而這某一派之所以能成立,却又是說不出理由的。

101. 英國詩中最普通的音節,是一個強音與一個弱音互相間隔;其中又分作兩種:一種以弱音起,一種以強音起,卽所謂"前抑後揚格"(rhytme iambique)與"前揚後抑格"(rhytme trochaïque):

The 'shades of 'night come 'slowly 'down,
The 'woods are 'wrapt in 'deeper 'brown,
The 'owl a'wakens 'from her 'dell,
The 'fox is 'heard u'pon the 'fell.

—W. Scott.

(夜的影子慢慢的下來了,
樹林子已被更深的棕色包裹起來了,
幽谷裏的貓頭鷹已經睡醒了,
荒原上已經有狐狸走路的聲音了。)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Longfellow.

(不要用傷感言詞向我說,
人生只是一場空夢;
因爲疲痿的靈魂簡直是死了的,
而世間萬物,也不能求之於形似。)

但是,若然要把話句用最自然的調子讀出,而能得到這樣一種絕對整齊的音節.那是很不容易的。在事實上,有時候必須依據音節的原則,把原來話句中的重音,酌量改變,或者是,把詩中所需要的音節,酌量犧牲一點。卽如上面所舉的例裏.有好多畫着強音符號的字,若換

在散文裏,都應當讀作弱音;而 Longfellow 詩的末一句,若然照着這樣讀: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雖在音節上是差了些,在邏輯上可是好得多了。

102. 又有一種音節,是兩個弱切音與一個強切音相間而成,卽所謂"揚抑抑格"(rhytme dactylique)或"抑抑揚格"(rhytme anapestique):

But, a'las for his 'country! Her 'pride has gone 'by,
And that 'spirit is 'broken, which 'never would 'bend;
O'er the 'ruin her 'children in 'secret must 'sigh,
For 't is 'treason to 'love her, and 'death to de'fend.

—T. Moore.

(可是,對於他的國,唉!它的榮名就從此消亡了,
它那不屈不撓的精神就從此打碎了;
它的子孫只能在頹垣敗瓦中悄悄的嘆息,
因爲如果要愛它,就是個叛逆;要保衞它,就只有
一死。)

103. 此外還有一種格律,其中弱切音的數目是沒有定限的,但在音節上,却並不見得不好,

因爲在誦讀的時候,碰到弱切音多處,可以讀得快些:

I have 'read, in some 'old 'marvellous 'tale,
Some 'legend 'strange and 'vague,
That a midnight 'host of 'spectres 'pale,
Be'leaguered the 'walls of Prague.

—Longfellow.

(我在古老驚奇的小話裏,讀到了些荒渺無稽的神話,
說一天半夜裏,有一隊容顏慘白的鬼怪,圍攻 Prague 城。)

104. 德國詩中的音節,也大致相同:

Und 'ist es zu 'spät, und 'kann ich ihm 'nicht
Ein 'retter will 'kommen er'scheinen,
So'soll mich der 'tod ihm ver'einen.
Dess 'rühme der 'blutge ty'rann sich 'nicht,
Dass der 'freund dem 'freunde ge'brochen die 'pflicht;
Er 'schlachte der 'opfer 'zweie
Und 'glaube an 'leibe und 'treue.

—Schiller.

(那麼萬一是太晚了,
萬一我來不及到場做他的救者呢,
那就讓我死了和他相會就是了。
這樣好教那暴君不能誇說
朋友對朋友的義務也可以打得破,
說他能把犧牲者殺掉了兩個
還相信什麼愛情和信用。)

在那最有名的, W. Jordan 所復興的古體史詩中, 弱切音的數目, 也是同樣的沒有定限:

Da ′bog sich der ′baum, der ′saal er′bebte:
Auf die ′dielen des ′daches ′strüzten ′donnernd
′Äste der ′eiche; ein ′adler ′schwang sich
′Kreischend em′por aus der ′oberen ′krone,
Als ′stürze den ′stamm ein ′plötzlicher ′sturmwind;
′Qualmender ′rauch ent′quoll der ′rinde
Mit ′lauten ge′zisch, und ′leuchtenk ′zuckte,
Ent′rissen dem ′baum, in der ′rechten ′Sigmunds
Die ge′waltige ′waffe des ′königs von ′Walhall.

(於是樹也彎了, 大庭也震動了,

像樹的枝子打在屋頂上像雷聲一樣的響;
一會兒一陣急風,
許多鴿鷹都從屋頂上翻飛起來,
連樹椿也都顚倒了。
濃密的煙霧從樹皮中冒出斷斷的大響,
一陣火光,樹也震裂了。
這恰恰離開西格蒙得的左邊不遠。
國王的利兵——瓦爾哈爾著。)

105. 在法國詩裏,我們相信了一向沿襲下來的說法,以爲切音輕重的間錯,是沒有關係的,只是每一行中所用的切音的數目,是有一定的〔但是,在所謂"頓挫律"(la règle de césure)中,也暗含着一種輕重調均的需要,不過不充足便了〕。其實,只須稍稍一研究,就可以證明這一句話並不眞確,因爲所謂切音的數目有定,只是紙上的事,並不是聲音上的事。我們讀散文或說話時,所謂"啞e"("e" muet),照例是沒有音的;到讀詩的時候,自然要用心着把它讀出來;但無論如何,多少總不免要省去幾個,而省去之後,詩的音節仍舊

並不破壞。從這裏面一想，可見即使在切音的數目眞正有定的時候（這就是說，在當初所有的"啞e"都還有音的時候），也還未必見得單是切音的數目有定這一項，就能構成了音節的全體，因爲切音也有長短之不同，並不個個一樣；而且切音與切音之間，也往往可以有得長短不同的停頓。

106. 翻過來看，法國詩裏的重音，不但每行都有一定的數目，而且排列也很整齊；因此我們可以了無疑義的說，法國詩裏的音節，實在在此不在彼；例如：

'Oui, je viens dans son 'temple ado'rer l'Eter'nel;
Je 'viens, selon l'u'sage an'tique et solen'nel,
Célé'brer avec 'vous la fa'meuse jour'née
'Où sur le mont Si'na la 'loi nous fut don'née.

—Racine.

（是，我到他的廟裏來敬禮上帝，
我依着往古的莊嚴的習慣來，
同你贊祝這有名的一天，

就是我們在 Sina 山上接受大法的一天。)

要是因爲加力的緣故而有新生的重音，則兩個相接的重音，便應當當作一個算；例如下面一句之中，雖然有六個重音，却只算作四節：

C'é'tait sous des 'hail'lons que 'bat'taient des cœurs

'd'hommes.

—Barbier.

(只是包藏在破爛衣服中的人心跳動着。)

107. 要是某一行詩中所有的強音數，多於或少於前一行或後一行中的強音數，則這兩行詩，雖然在寫的時候或讀的時候的切音數相等，也應當認爲格律不同；例如：

'Dieu ! le pi'lote a cri'e; Sainte-Hé'lène,

Et voilà 'donc où lan'guit le hé'ros.

—Béranger.

(上帝' 領港人呼號着 Sainte-Hélène,

那就是英雄疲委的時候了。)

(這兩句中的第一句，其音節與通常的"亞歷山大格" (alexandrin)，即十二切音格，幾乎相

有時候，亦許按着相沿的舊法做詩，做成之後，讀起來並不入調。不過，這是很少見的，因為做詩的人，能夠一面吟哦，一面聽着，因而找出一個適當的音節來，雖然這音節究竟建造在什麼東西上，他並不知道。

108. 相沿的舊說既不足以講明法國詩中的音節，我們希望詩人們能夠根據了我們的新說，再加以研究，把法國的詩律通盤改造過。雖然這種新說還沒有許多人知道，却是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體味得出來的。〔在 Jean Passy 與 A. Rambeau 合選的"法國文粹"(Chrestomathie française) 中，有許多首格律不同的詩，其音節均按本書所載新說，逐一標明，讀者可以參看。〕

109. 意大利的詩，大致和當初法國"啞 e"還有音的時候一樣；這就是說，切音的數目是大致有定的，強弱音的間錯，也大致是整齊的，例如：

'Oh! quante 'volte al 'tacito
Mo'rir d'un 'giorno i'nerte,

Chi'nati i 'rai ful'minei,
Le 'braccia al 'sen con'serte,
'Stette, e dei 'di che 'furono
L'as 'salse il souve'nir.

—Manzoni.

(哦！有幾多回在一個無聊之日
靜寂的過去的時候，
他默立在將滅的燦爛之光中，
兩臂交互於胸前，
回想往時，不勝今昔之感。)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詩，也差不多是這樣。

第二. 切音

響點

110. 在我們發出幾個不同的聲音的時候，雖然我們所用的力量是完全一樣的，在耳朵裏聽來，其輕重却未必完全相等。例如我們說"passe" [pɑ:s] (經過) 這一個字，假定我們所用的氣力，自始至終是一樣的，而聽起來，總是 [ɑ] 比 [p] [s] 響。這裏面已經沒有氣呼的強

弱問題，因爲我們所用的氣力是一樣的；而[ɑ]之所以響於[p][s]者，其故蓋由於[ɑ]是從聲門中發出來的，從聲門以至口外，一路幾乎沒有受到什麼阻礙；而[p]與[s]，却只是口腔中所構成的一些噪音便了。

這樣，可見聲音因構成方法之不同，而有“響點”(sonorité)之不同。

把各音素的響點互相比較，我們很容易看得出：母音比子音響；子音中，有聲的比無聲的響；母音中，開口音如[a][ɑ][ɔ]等，比合口音如[i][u]等響；[h]可是最不響的一個音。

111. 這所說的是“眞響點”(sonorité réelle)，另有一種“形似響點”(sonorité apparente)，乃是用驟急的氣呼造成的，或者是它的音質特別清脆，在衆聲嘈雜的時候，它能穿透了衆聲使人聽見；例如[i]音，聽起來往往覺得比[a]音更響些。這種形似響點之構成，一半是由於各人的特性，一半是由於受了外方的影響(譯者按：此語不甚明瞭)；但是，在子音之中，[s]一音的形似響點，却非常之強。例如：在許多人合同唱歌的時候，後來忽然加入一人，他要跟接上去，只須注意有[s]-一音的字，隨着[s]湊合上去，總是不錯。不如巴黎街上，有種種嘈雜的

聲音，如要呼喚街車或叫公共汽車停止，幾個需的是用同一音。

112. 響點與氣呼的力相合，造成音的強度(intensité)；所以強度這東西，可以認為響點與氣呼的力兩個原素相合而成的結果。(譯者按：在普通語音學中為講說上的便利起見，這一說是可以成立的。在實驗語音學中，用純理的方法分析語音，就只能認強度與氣呼的力是互為因果的東西，換句話說，氣呼的力是因，強度是果。至於響點，卻另是一件事，可以有得種種的說法，而且定義與範圍，也各有不同。

切音

113. 在許多聲音繼續發出的時候，聲音的強度，是時時變化的，並不是始終一致的；因強度的變化而使聲音成為一個個的節落，則所成的節落，就叫做"切音"(Syllable)。換句話說，切音就是一組的聲音(這一組中所包含的音素，或者是一個，或者是許多個)，其中央的強度是高的，兩端的強度是突然的低落下去的(這裏所說的是強度的高低，並不是聲音的高低；好

比說：某物體的熱度的高低，並不是某物體本身的高低）；其兩端強度低落處，即此一切音與左右兩鄰切音的分界處。至於強度之所以低落，却可以有得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中央的氣呼強，兩端的氣呼弱；第二種原因是中央的音的響點，大於兩端的音的響點。

114. 譬如我們發一個[ɑ]音，所用的力，或者是始終不變；或者是先弱，而漸漸的轉強；或者是先強，而漸漸的轉弱；或者是先弱，漸漸的轉強，再由強漸漸的轉弱，——我們所聽到的，還只是一個音，因爲我們耳朶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單純的，繼續的，中間並沒有停頓的；這種的音，無論延得多長，只能認爲一個切音。但是，假使我們發同樣的一個音，到從強轉弱以後，重新再從弱轉強起來，那麽，無論你這音是長是短，總應該認爲兩個切音。前一種的音，我們可以寫作[ɑ]，而附以長音記號；後一種的音，就應當寫作[ɑɑ]，雖然兩[ɑ]之間仍有弱音相連，並未停歇。法語“créé” [kree]（創造的）一字中的

兩個[e]，就屬於這一類。

115. 假使我們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連合在一起，情形還仍舊是一樣；所不同者，前節裏所說的強度，是用氣呼的強弱判定的，現在却要用各音素的響點的大小來判定。例如我們說[tap]這一組音，[a]的響點比[t]與[p]的都大，說起來，先從弱的[t]，轉而爲強的[a]，再轉而爲弱的[p]，所以只能認爲一個切音。假使說[tapi]，就應當認爲兩個切音，因爲從強的[a]轉而爲弱的[p]以後，而再轉而爲強的[i]了。

116. 在一個切音之內，最強的一個音叫做"切主"(son syllabique)；其餘的音，都叫作"切輔"(sons consonants)。在語言裏，最大多數的切主都是響點極大的音；而響點極大的音，又都是母音。因此，一般人以爲必須是母音才能發音；子音不能單獨發音，必須依靠了母音才能發音。這種的見解當然是錯的，但也並不能說它沒有近是的根據。現在就在這一件事上，把各種重要語言中所有的現象，分別研究一下。

117. 在法語中，切主一項，完全被母音專利去了。以子音而爲切主的，只有有限幾個感嘆詞，如 [pʂːt]（通常寫作 "pst"）[ʃːt]（通常寫作 "chut"）之類（書中子音爲切輔者，不加特別符號；其爲切主者，則於音標下綴以小直，如ˌ）又如流俗語中，把 [ʒənsepɑ] "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讀成了 [ʒn̩sepɑ]，其 [n] 一音，當然是以子音而爲切主，不過這種語言，已經不是本書所認定的標準法語了（§8）。

母音的情形，正與子音相反。我們幾乎可以說，凡是母音，都是切主。只有在說話說得快的時候，碰到了兩個母音在一起，則其中響點較大的一個，就把切主的權利獨佔了；響點較小一個，就不得不退居於切輔的地位。在一個切音之中，有這樣的兩個母音聯合在一起，則其合體就叫做"合母"（diphtongue）；例如 "à outrance" [aŭtrɑ̃ːs]（盡量）中的 [aŭ]（書中母音爲切主者，不加特別符號；其爲切輔者，於必要時在音標之上加小玦如˘，非必要時仍不加）；"il a écrit" [ilaĕkri]（他寫了）

中的[aé]; "il n'est pas ici" [inεpaisi](他不在這裏),中的[ai]; "où ira-t-il" [uirati](他上那兒去)中的[ui]; "il est si oublieux" [ilεsiublio](他如此健忘)中的[iu]; 在單字中,也有這樣的情形,如"paysan" [peizã](鄉下人)中的[eĭ]; "chaotique" [kaɔtik](混亂的)中的[aŏ]; "caoutchouc" [kaŭtʃu](膠皮)中的[aŭ]; "réuni" [reўni](集合)中的[eў],等等。但是,這是在說話說得快的時候的情形;在說話說得慢的時候,我們仍舊可以讀作兩個切音;例如[aŭtrã:s],仍舊可以讀作[ˌau'trã:s]。

除上文所說的那種情形之外,我們法語中就沒有別種合母的了。要是兩個母音碰在一起,其結果不外乎二種:一種是兩個都做切主,各自造成一個切音,例如"pays" [pei](邦國)中的[ei],"chaos" [kao](混亂)中的[ao];一種是兩個母音中的一個,變成了子音(或稱半母;半母應以子音論),例如"où est-il" [wεti](他在那裏)中的[w],是[u]變成;"ça y est" [sajε](得啦)中的[j],是[i]變成。

118. 因此,按着我們所取的"通常慢說語"這一個標標準說,我們不妨定出一個很簡單的例:在法語中,有一個母音,就有一個切音。(譯者按:這是依着音標說,若依普通的文字說,則"ou"讀為[u],"au"讀為[o],"ai"讀為[e],...雖然寫着兩個母音,却仍舊只能作為一個切音算;又如"啞e"在形式上雖然是母音,因為不讀,也當然不能造成切音。)

但是,這只是就巴黎通行的語音說。在法國南部,情形就兩樣了。我們語言中所用的子音(即半母)[j],[w],[ɥ],他們都變成了切輔母音;例如我們說的是[mjɛ̃] "mien" (我的),[bwɑ] "bois" (樹木),[nɥɑ:ʒ] "nuage" (雲),他們說的是[miɛ̃],[bŭɑ],[nỹa:ʒ]。在瑞士人所說的法語中,有許多長母音(或者從前的長母音),都變做了合母;例如"année"(年)一字,讀為[anei](巴黎語中讀為[ane])。又"paille"(稈)一字,我們讀為[pɑ:j],他們讀為[paĭ]。

119. 我們在法語裏能夠定出這樣一個簡明的例,在別種語言裏就做不到。例如在意語裏,切主子音是沒有的,合母却很多;例如"mai" [maĭ] (絕不)中的[aĭ],"voi" [voĭ](你們)中的[oĭ],

"lui" [luĭ] (他) 中的 [uĭ], "qui" [kŭĭ] (此地) 中的 [uĭ]。有時候, 三個母音碰在一起, 可以造成"三合母" (triphtongue); 例如 "boui" [bŭɔĭ] (牛) 字中的 [ŭɔĭ]。

西班牙語中的情形也是一樣; 例如 "rey" [reĭ] (王) 中的 [eĭ]; "hoy" [oĭ] (今天) 的全體; "buey" [bŭeĭ] (牛) 中的 [ŭeĭ]。

120. 德語中, 有幾個很常用的合母; 例如 "baum" [baŭm] (樹) 中的 [aŭ], "bein" [baĭn] (腿) 中的 [aĭ], "heu" [hoĭ] (芻秣) 中的 [oĭ]。

用於非重讀的切音之內的 [m], [n], [l], [r] 四個子音, 有時候, 至少是在說話說得不很快的時候, 可以變做切主; 例如 "atem" (氣息), "geben" (給與), "säbel" (刀), "winter" (冬) 諸字, 讀得慢的時候, 是 [a:təm], [ge:bən], [zɛ:bəl], [vintər], 到讀得不很快的時候, 就變做了 [a:tm̩], [ge:bn̩], [zɛ:bl̩] [vintr̩]。若到讀得很快的時候, 則這四個子音之外, 還有許多子音可以做得切主。

121. 英語中, 也有許多合母; 做如 "house"

[haŭs] (屋) 中的 [aŭ], "time" [taĭm] (時) 中的 [aĭ], "boy" [bɔĭ] (童) 中的 [ɔĭ]。

[m], [n], [l] 三個子音, 在用於非重讀的切音之內的時候, 都變成了切主; 例如 "chasm" [kazm̩] (裂洞), "heaven" [hɛvn̩] (天), little" [litl̩] (小)。 又除感嘆詞不算外, 我們至少可以找得出一個以 [l̩] 爲切主的重讀切音: 這就是 "milk" (乳) 字, 可以讀作 [milk], 也可以讀作 [ml̩k]。

122. 在別種語言裏, 以子音作切主, 也是很習見的事。 例如匈牙利 Croatie 地方的語言裏的 "brk" (髭) "smrt" (死) 等字, 布爾加里亞語言裏的 "vlk" (狼) 字, 都是沒有母音而以子音爲切主的。 在捷克語裏, 還可以造成這樣一句完全沒有母音的句子: "strʃ prst skrz krk" (以指穿頸)。

切音之分割

123. 要把兩個相連的切音分割開來, 可以把兩切音相接處強度最低的一點, 當做分割點。 這強度最低的一點, 是有變化的, 並不是固定的。 如果兩個切音相接處, 有兩個子音, 則

強度最低點,通常都在兩子音之間;例如"acteur"(男伶)一字,可以分割為[ak | tœ:r]。要是兩切音之間,只有一個子音,則分割起來,這子音或屬上切音,或屬下切音,均無不可;例如[aba]兩個切音,可以分割為[ab | a],也可以分割為[a | ba]。

凡切音之以子音結尾者,叫作"閉切音"(syllabe fermée);其以母音結尾者,則叫作"開切音"(syllabe ouverte)。

124. 法語中的切音,大多是開切音。要是兩切音之間有一個子音,分割起來,這子音一定屬於下一切音而不屬於上一切音;例如"ami"[a'mi](朋友),"cadeau"[ka'do](禮物)。甚而至於兩切音之間有了兩個子音,這兩個子音也往往可以一同歸劃入下一切音,若然後一子音是[l],[n],[j],[w],[ɥ]等音之一,例如"tableau"[ta'blo](畫)。這種切音的分割法,並沒有受到字的分割法的影響;例如"quel homme"[kɛ'lɔm](何等樣人),[l]按字的分割應屬上,但仍依切音的分割而屬下;"une arme"[y'narm](一件兵器),

[n]按字的分割應屬上,亦依切音的分割而屬下。因此,"les aunes"(古尺度名)與"les zônes"(地帶)都讀作[le'zo:n],"un invalide"(一個年老殘廢兵)與"un nain valide"(一個壯健的侏儒)都讀作[-œ̃⊥nɛ̃-va'lid],"celui qu'il a vu"(他所看見的那個人)與"celui qui l'a vu"(那看見他的人)都讀作[-sə⊥lɥi-ki-la'vy](這末後一句,至少也總不能讀作[-sə⊥lɥi-kil⊥la'vy])。

因爲有這一種情形,所以小孩子往往把字的分割法弄錯了。我小時候,把"la remise"(手續費)當做了"l'armize,"說過"une armize"這一句不通的話。V. Henry也說,他聽見有一個小學生把"l'Ecole Normale"(師範學校)當做了"les colnormals,"說:"Tiens, voilà un colnormal,"(瞧,這是個師範學校)。這一類的錯誤,也可以在正則的語言上造成許多事實;例如"la boutique"(店鋪),是"l'aboutique"變化成功的(aboutique是古法語,出於希臘語中之"apothêkè";而"apothêkè"又爲"apotithèmi"一語所轉化,意謂"我安放");"ma mie"(我的朋友,民歌中常用之),是"m'amie"變化成功的("m'amie"爲"ma amie"之省,亦古法語,今語當作"mon amie")。又,在§59中,我們說過,法語是宜於玩

實際音節的一種錯音。在我們現在所說的一種錯誤上，也可以做出些遊戲。例如，問："De quelle couleur est un tiroir quand on l'ouvre? (抽屜抽開來是什麼顏色?)—答："Il est tout vert" (全是綠色)—其間音同爲"Il est ouvert" (是抽開了)。

125. 在西班牙語中，尤其是在意大利語中，也同在法語中一樣，大多數的切音，都是開切音。

126. 在英語及德語中，却適得其反：處於兩個母音之間的一個子音，往往劃歸前一切音，尤其是在前一子音讀爲短音的時候。在英語中，"an aim" [ən'eim] (一個目的) 與 "a name" [ə'neim] (一個名字) 是有分別的。可是，像法語中 "l'aboutique" 變成 "la boutique" 一類的錯誤，也仍舊可以有得；例如 "an ewt" (一個蠑螈)，變成了 "a newt"；"a nadder" (一條毒蛇)，變成了 "an adder"；"an ekename" (一個綽號)，變成了 "a nick-name"。("ewt," "nadder," "eke-name" 均古語；"newt," "adder," "nickname 均今語。)

長短

127. 所謂長短 (durée)，是說佔有的時間的多少：時間佔得多的就是長，佔得少的就是短。語

言中所包含的音，都可以發得長些，也可以發得短些。但是，我們現在所要說的長短，乃是"相對的長短"，換言之，卽某一音與其比鄰之音相較，究竟是長些，還是短些。這相對的長短，是語言中一件很重要的事。

通常分長短爲三等，卽短音，中長音，長音。例如法語中的[a]音，在"patte"(足掌)一字中是短音，在"Paris"一字中是中長音，在"part"(部分)一字中是長音。英語中的[ɒ]音，在"not"(不)"naught"(無)"gnawed"(嚙)三字中，也可以照樣別爲三等。

標音時，短音不加記號，中長音用[ˑ]號，長音用[ː]號。

法語中母音的長短

128. 法語中母音的長短，在強切音中是很明顯的；試將以下各字互相比較；——"renne" [rɛn] [馴鹿] 與 "reine" [rɛːn] (皇后)，"mettre" [mɛtr] (安置) 與 "maître" [mɛːtr] (老師)，"lime" [lim] (銼) 與 "abîme" [abiːm] [深沈)；"je tousse" [ʒətus] (我咳嗽)

與 "nous tous" [nutuːs] (咱們大家); "tu boites" [tybwat] (你跛着走) 與 "la boîte" [labwaːt] (匣子)。

弱切音中的母音的長短,就比較不甚顯明些,因爲在這種切音裏,只有中長音與短音二種。但如 "tyran" [tirɑ̃] (暴君) 之與 "tirant" [ti·rɑ̃] (抽拔), "couvent" [kuvɑ̃] (修道院) 之與 "couvant" [ku·vɑ̃] (孵卵), 這仍舊是分辨得清的。

就一般而論,同一母音,作長音時與作短音時,音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這只是耳朵裏聽不出來;若用儀器試驗,則所得結果,長母音往往比短母音"合"一點(這是"合口"的合,後文另有說明)。

129. 要知道法語中某一母音是長,某一母音是短,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有些地方,只能依據字義,逐字強記,並無條例可說;有些地方,雖然可以定得出些條例,而這種條例可仍舊是很嚕囌的。要研究這種的條例,應當先把切音分成兩種:一種是"節尾切音" (syllabe finale), 即是位置於力的節落的末尾的切音,照正則的狀

況說，都是強切音；一種是"非節尾切音"(syllabe non finale)，卽是不處於力的節落的末尾的切音，照正則的狀況說，都是弱切音。

130. 節尾切音——此種切音，可依§123中所說的"開""閉"兩類，分別論之。

開類節尾切音，都是短音(開閉應以音標爲準，不能以通常的文字爲準)；例如"pas"[pɑ](不)，"tôt"[to](早)，"boue"[bu](爛泥)，"ami"或"amie"[âmi](男友或女友)，"lycée"[lise](中學校)。

這是說巴黎的語音。但是，我相信法國全北部的語音，除開幾處說特種土語的地方以外，大都是如此。在別處，就不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國人和瑞士人所說的法國話裏，每逢從前在字尾拖着一個[ə]音的字，現在說起來，雖然[ə]沒有音，却將[ə]前面的母音，讀爲長音，例如"venue"(來到)，"amie"(女友)，"boue"(爛泥)，"fermée"(關閉)讀爲[veny:]，[ami:]，[bu:]，[fɛrme:]，甚而至於可以讀爲[venyɥ]，[amij]，[buw]，[fɛrmei]，與"venu，""ami"，"bout"(端末)，"fermé"顯然不同。但在演說中，也往往可以和巴黎一樣。

131. 閉類節尾切音的情形，就恰恰相反；要

是切音爲[v], [z], [ʒ], [j] 這四個是"有聲摩擦音") [r] 五個子音所閉, 則這五個子音以前的母音, 都是長音(因此, 我們稱這五個子音爲"延音子音", (consonnes allongeantes); 例如 "cave" [ka:v] (地窖), "ruse" [ry:z] (僞計), "rouge" [ru:ʒ] (紅), "œil" [œ:j] (眼), "rire" [ri:r] (笑), "livre" [li:vr] (書)。——要是在非節尾切音裏, 這五個子音就沒有延音的能力; 換句話說, 就是它不能使它前面的一個母音變爲長音; 例如 "porte" [pɔrt] (門), "lourde" [lurd] (重), "schisme" [ʃizm] (意見分裂), "Dresde" [drɛzd] (地名)。

此地又要說到些方音上的異同。有些地方, 把字尾的[j]讀做了[ʎ], 則[ʎ]音就不能援[j]之例而將前面的一個母音延長; 例如瑞士人讀 "fille" (女孩) 爲 [fiʎ], "œil" (眼) 爲 [œʎ]。里昂人讀這兩個字, 仍舊用[j], 可是前面的母音, 並沒有延長: [fij], [œj]。這種讀法, 不但里昂有, 在巴黎也有時可以聽見。

巴黎的少年人, 往往把 [b], [d], [g] 三個有聲爆發音前面的母音延長; 例如 "robe" [rɔ:b] (長衣), "fade" [fa:d] (無味), "dogue" [dɔ:g] (巨犬)。

132. 閉類節尾切音中的母音，如果是[o]，[ø]，[ɔ̃]，[ɑ̃]，[ɛ̃]，[œ̃]等音，都應讀爲長音，無論後面所接的是什麼子音；例如“côte”[koːt]（海岸），“meute”[møːt]（一羣獵犬），“conte”[kɔ̃ːt]（短篇小說），“rampe”[rɑ̃ːp]（闌干），“mince”[mɛ̃ːs]（薄），“humble”[œ̃ːbl]（謙遜）。

就巴黎的語音說，[e]音不屬於這一類。但是，有好多種方言中，把“mère”（母），“faire”（做），“piège”（陷穽），“bête”（畜類），“bêche”（鏟）等字中的母音，都讀做了[e]的長音，那就應當附入這一類了。

133. 要是閉類節尾切音中的母音，既不是[o]，[ø]，[ɔ̃]，[ɑ̃]，[ɛ̃]，[œ̃]等音，後面所接的，又不是[v]，[z]，[ʒ]，[j]，[r]等音，則其音之爲長爲短，不能一定；試看§128中所舉各例，便能明白。約略說來，[ɑ]音大都是長的；[ɛ]音是可長可短的；[u]，[ɔ]，[a]，[i]，[œ]，[y]等音，大都是短的。

青年們說起話來，除§§131-132中所說的長音外，其餘幾乎完全讀做了短音。又長音與短音間的差別，在年紀大的人的說話裏是很明顯的；在他們的說話裏，就比較要含混些。

在法國南部的語言裏，長音與短音間的差別很弱，幾乎不能使人注意。

134. 非節尾切音——非節尾切音中的情形，正與節尾切音中完全相反：如其是閉切音，則其母音幾乎完全是短音；如其是開切音，却可以是中長音。試將以下各例互相比例：

{ [fœ:j] "feuille" (葉),
{ [fœjtɔ̃] "feuilleton" (報尾文藝欄);

{ [fɔ:r] "fort" (強),
{ [fɔrse] "forcer" (強迫);

{ tyt lɛ:v] "tute lève" (你起來),
{ [lɛv twa] "lève-toi" (起來罷);

{ [lɥimɛ:m] "lui-même" (他自己),
{ [lə mɛm ʒu:r] "le même jour" (就在那一天);

又：

{ [gro] "gros" (大),
{ [groˑsi:r] "grossir" (擴大);

{ [bɑ] "bas" (低),
{ [bɑˑte] "bâter" (加鞍);

{ [krø] "creux" (凹),
{ [krø·ze] "creuser" (開挖);

{ [grɑ] "grand" (大),
{ [grɑ·diːr] "grandir" (長大);

{ [nu dø] "nous deux" (咱們兩),
{ [dø· fwa] "deux fois" (兩次)

135. 除此以外,非節尾切音中的情形,就和節尾切音中大致相仿。在開類非節尾切音中,[o], [ø], [õ], [ɑ̃], [ɛ̃], [œ̃] 諸母音,都是中長音;例如"hauteur" [(h)o·tœːr] (高度), "queuter" [kø·te] (打檯彈中的一個術語), "longueur" [lõ·gœːr] (長度), "lancer" [lɑ̃·se] (擲發)。——[ɑ] 幾乎總是中長音,[e] 做中長音的時候也很多;例如"bâton" [bɑ·tõ] (棒), "château" [ʃɑ·to] (邸第), "maçon" [mɑ·sõ] (泥水匠), "gémir" [ʒe·mir] (嘆息)。 [v], [z], [ʒ], [r] 四個子音,也往往可以把前面的母音延長;例如"raison" [rɛ·zõ] (理由), "léger" [le·ʒe] (輕), "Paris" [pa·ri] (巴黎), "pourrir [pu·riːr] (腐朽), "guéri" [ge·ri] (病愈), "curé" [ky·re] (住堂教士)。

136. 若因文法上之變化,由節尾切音變而爲非節尾切音時,則原來在節尾切音中做長音的母音,在非節尾切音中仍舊可以保有相當的長度而爲中長音;例如"aimer"[ɛ·me](愛)與"j'aime"[ʒ ɛːm](我愛),"couler"[ku·le](流)與"je coule"[ʒə kuːl](我流),"baisser"[bɛ·se](放低)與"je baisse"[ʒə bɛːs](我放低)。但是,有時候也可以失去了長度,變爲短音;例如"courir"[kuriːr](疾走),"je cours"[ʒə kuːr](我疾走)。這種情形,在節尾切音被[ʒ]——尤其是被[j]——所延長的時候是很習見的;例如"courage"[kuraːʒ](勇氣),"courageux"[kuraʒø](有勇氣的);"soleil"[sɔlɛːj](太陽),"ensoleillé"[ɑ̃ːsɔlɛje](爲日光所照耀的);"feuille"[fœːj](葉),"feuillet"[fœ'jɛ](頁)。但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些人是這樣讀,有些人並不如此。

也有幾個母音,原來在節尾切音中是長音,後來在原字上添接了一個意義明顯的"接詞"(suffixe),它就一變而處於閉類非節尾切音之中,而它的長度,却還可以保留一部分;例如"dure"

[dyːr] (堅), "dureté" [dy·rte] (堅度); "vive" [viːv] (活的), "vivement" [vi·vmɑ̃] (活潑潑地); "clair" [klɛːr] (光輝的), "clarté" [kla·rte] (光輝)。

137. 如果因為加力的原故而將重音的地位變換,使非節尾切音變成了重音,則其中所包含的一個母音,如果原來是短的,現在仍舊是短的;例如 "il faut le forcer" (必須強迫他) 一語,原來讀作 [ifolfɔr'se],加力以後讀作 [ifol″fɔrse]。如果原來是中長的,加力以後却可以變做了長的,甚而至於可以變做了很長的;例如 "il yen a beaucoup" [ijɑ̃na″boːku] (有好許多), "il pleurait" [i″plœːrɛ] (他哭)。

德語中母音的長短。

138. 德語中母音的長短,是很明顯的,而且對於字義上也很重要;例如 "füllen" [fylen] (裝滿) 之與 "fühlen" [fyːlən] (感覺), "still" [ʃtil] (靜) 之與 "stiel" [ʃtiːl] (柄),其分別處,只在 [y] [i] 兩音的長短上。

以長音與短音相比,其音質上的差異很顯

明：當發長音時，發音機關上的筋肉，必較發短音時更為緊張（看§235）。

弱切音中只有中長音與短音二種，所以長短間的差別，比較不甚顯明些。

139. 在德語中的母音的長短上，只能定得出一條例，就是：凡處於節尾的強母音，都是長音；例如“knie”[kniː]（膝）；“kuh”[kuː]（牝牛）。這種情形，正和法語中相反，所以雙方互習語言的人，不免有許多困難。但是，也有許多字，如“ja”[jaː]（是），“so”[zoː]（如此）等，其中母音，通常是長音，有時候也可以讀為短音。

除這一條例以外，德語中的母音，都是有時候長，有時候短，不論所處的地位如何；即使處於“r”之前，也是一樣；例如“wahr”[vaːr]（眞的），“narr”[nar]（蠢）。

在德國南部，這長短間的差別尤為明顯，而§138中所說的音質上的差別，却不甚重要，甚而至於可以沒有；在德國北部，正恰恰相反：音質上的差別非常重要，長短上的差別，却很輕微，

甚而至於可以完全沒有，像在荷蘭語中一樣。

英語中母音的長短

140. 母音的長短，在英語中也是一件重要的事。研究起來，也很麻煩。

第一，我們應當知道，在英語中，也和在德語中一樣，發短母音時，筋肉是寬弛的；發長母音時，筋肉是緊張的（看§235）。

第二，發長母音時不但筋肉緊張，而且因緊張的結果，可以使一音化而爲二，——卽將單母化而爲合母。其中最顯明的，便是[ei]與[ou]兩個合母。

141. 英語中也像德語中一樣，凡處於節尾的強母音，都讀長音。因此故，英國人讀起法語中的“nez” [ne]（鼻），“mot” [mo]（字）等字來，總覺非常困難：他們往往讀做了[nèi]，[mòu]，至多也只能勉強讀成了[nè:]，[mò:]；你若要他讀出一個短的單純母音來，就非有長時間的練習不可。

此外，凡是英語中重讀的母音，而後面跟着[ɹ]一音的，都讀爲長音。

142. 母音後面所跟的子音，除前條所說的[ɹ]外，凡是有聲的，大都可以使前面所接的母音延長；反之，凡是沒有聲的，大都可以使前面所接的母音短促。所以假使有甲乙兩字，讀法全同，所異者，只甲字母音後所接的子音是無聲的，乙字母音後所接的子音是有聲的，則其結果，若然甲字的母音讀爲短音，則乙字的母音必讀爲中長音；例如 "bit" [bit] (一片) 與 "bid" [bi·d] (囑付), "let" [lɛt] (讓) 與 "lead" [lɛ·d] (鉛), "bat" [bat] (蝙蝠) 與 "bad" [ba·d] (惡)。若然乙字的母音是長音，則甲字的母音必爲中長音；例如 "wreathe" [riːð] (纏繞) 與 "wreath" [ri·θ] (花圈), "halve" [hɑːv] (折半) 與 "half" [hɑ·f] (半)。

合母也和單母一樣，處於有聲子音之前的，必較處於無聲子音之前的讀得長一點。

143. 附註—美國人讀音中的長短，又與前條所說大不相同，有如 "bomb" [bam] (炸彈) 之與 "balm" [baːm] (止痛藥), "have" [hav] (有) 之與 "halve" [haːv] (折半), "hand" [hand] (付與) 之與 "hand" [haːnd] (手)。英國人也往往可以有這樣的讀法。

我覺得英語中的長短音，目下正在過變期中，上方所舉的幾個條例，只是就大多數的人的讀音說，並不是說所有的英國人都能一致。有許多英國人，往往把延長的短音，如"bid" [bid] (囑付), "rood" [rud] (十字架上之像), "bad" [bad] (惡)等字，讀得比短縮的長音，如"beat" [bi:t] (打), "root" [ru:t] (根), "half" [ha:f] 等字更長；也有許多人，把音質的變化替代長短，像在荷蘭語中一樣。不過外國人學習英語，還是採用上方的幾個條例好一點。

法語中子音的長短

144. 子音的長短，就一般而論，總沒有母音的長短那樣顯明；而且，子音的長短，只和所處地位有關，並不能於字義上有所表顯。

法語中，只有強切音裏的子音，可以辨別得出長短來，而且可以歸納成功下面的兩個條例：

(1) 在一個切音的末尾的子音，如果前面所接的是短母音，讀起來就長一點；如果前面所接的是長母音，讀起來就短一點；例如"renne" [rɛnː] (馴鹿), "reine" [rɛːn] (皇后); "balle" [balː]

(彈丸), "Bâle" [bɑ:l]。在加力的語句的末尾,這種情形尤爲明顯;例如 "je reste seul" [ʒə rɛstə sœl:] (我獨留); "c'est raide" [sɛ rɛd:] (那是堅強的)。

(2) 在一個切音的末尾,如果有兩個子音,則後一子音無聲時,前一子音是短的;後一子音有聲時,前一子音是長的;例如 "talc" [talk] (滑石), "algue" [al:g] (海藻); "arc" [ark] (弧線), "largue" [lar:g] (寬弛); "perche" [pɛrʃ] (鱸魚), "berge" [bɛr:ʒ] (隄岸); "Alpes" [alp] (山名), "Elbe" [ɛl:b] (河名)。

145. 字首的子音;也往往可以延長而且加力。在通常的談話中,若然把極熟用的成語按着簡省的方法說出,就可以有這樣的一種情形;例如 "de temps en temps" [t:ɑ̃:zɑ̃:tɑ̃] (時時), "tout à l'heure" [t:alœ:r] (方纔), "je ne sais pas" [s:epɑ] (我不知道)。又在通常語或演說中,如果有一個特別加強的重音,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例如 "jamais je ne ferai cela" [ˈʒ:amɛ ʒənfreˈsa] (我斷然不做那件事)。這種特別延長的子音,通常都在一

個氣呼的節落的頭上;如果前面還有母音存在,則長子音往往變做了重疊子音(看§150)。但是,我們也有時候可以聽見有人在話句的中間用長子音(在演說中,這種用法尤其多);例如"vous êtes le sel de la terre" [vu'zɛt lə"sːɛl dəla'tɛːr] (你是地裏面的鹽),"il faut faire juste" [ifo'fɛːr "zːyst] (應當主持公道),"cette égalitg morale" [sɛtegali'te "mːɔral] (這個道德上的平等)。

英語中子音的長短

146. 英語中子音的長短,同法語中完全一樣,而且長短間的差分外強。凡字尾子音之前接長母音者,均短讀;其接短母音者,均長讀;例如"feel" [fiːl] (感覺),"fill" [filː] (裝滿);"seen" [siːn] (見了),"sin" [sinː] (罪孽);"feet" [fiːt] (脚),"fit" [fitː] (宜於)。

凡字尾子音之無聲者,其前接之子音短讀;有聲者,其前接之子音長讀;例如"built" [bilt] (建造了),"build" [bilːd] (建造);"scent" [sɛnt] (香味)"sand" [sanːd] (沙)。

147. 附註 一看了前數節所說的英法語中的母音及子音之延長，我們可以知道，凡是有響子音，大都能把前面所接的一個響音延長。

德語中子音的長短

148. 德語中子音的長短，差別很微，幾乎聽不大出；即如“ball” [bal] (球)，“denn” [dɛn] (於是)，“schritt” [ʃrit] (步) 等字中的末尾子音，聽起來也和“saal” [zaːl] (廳事)，“stehen” [ʃteːn] (立)，“gebiet” [gəbiːt] (地域) 等字中的末尾子音一樣短。所以我們不妨說：德語中的子音，都是短的。德國人說法語，也把這一個特點搬了過來，使我們聽了很不舒服。

據 E. Meyer 的實驗，德語中的子音，也因前面所接的母音的長短而略有長短的差別。有些地方的“harte” [hartə] (堅) 與“er harrte” [er harːtə] (他待) 中間的兩個 [r] 的長短是不同的。

關於長短音的標別

149. 若然我們要把前十數節中所講的各種母音與各種子音的各等長短，一個個用記號正確標別出來，那是一件很複雜很麻煩的事。不

過,這種工作儘可以不必做得,因爲大部分的長短上的區別,都是由於聲音所處的位置不同,因而得到的自然的結果;所以,我們只須把幾個條例記住就是,不必一個個的細標。

(1) 在法語中,我們只用這樣一個[ː]長音符號:凡強切音中的母音標着這符號的,都是長音;短切音中的母音標着這符號的,都是中長音;雖然符號相同,長度却並不完全相同,這是應當特別說明的。子音的長短,除§145中所說的字首強音外,其餘均不特別標出。

(2) 在英語中,凡短母音因後接有聲子音而變爲中長音者,不標。其長母音之因後接無聲子音而變爲中長音者,則用[ː]標之。子音及合母的長短,均不標。

叠音

150. 在§114中,我們已經說過,一個音可以分作兩部分,作爲兩個切音(譬如說:[a a]),聽上去,好像這一個音重叠了一次一樣。

子音也和母音一樣,可以分做了兩部分:前

一部分屬於前一切音,後一部分屬於後一切音。譬如"allah" [alla] (回教人的"上帝")這一個字,中間並沒有兩個[l],只是一個[l]說得長些,半中間又把強度減低了,分做了若斷仍連的兩截:前一截屬前一切音,後一截屬後一切音。這一類的音,我們喚作"叠音"(sons doubles):如其音爲母音,則稱爲"叠母"(voyelles doubles;爲子音,則稱爲"叠子"(consonnes doubles)。標音時碰到了叠音,都把兩個音標接連寫着;但是,我們不要以爲這兩個音標代表着兩個音:它所代表的,只是一個長一點的音,半中間的強度,又減低了一點。我們可以把第一個音標所代表的當作音的"首"(l'arrivée du son),把第二個音標所代表的當作音的"尾"(la détente du son)。(看§271。)

151. 法語中的叠子是很多的;例如科學語中的"illégal" [illegal] (非法的),"Anna" [anna] (人名)(有些人不懂讀音,只知道照着文字讀,這一類的叠子,就用得更多了。我們往往聽見有人把"grammaire" (文法)讀做了[grammɛ:r],把"illusion" (幻想)讀做了[illyzjɔ̃],把"innocent" (無

鼻的)讀做了[innɔsã], 把"litterature"(文學)讀做了[litteraty:r], 甚而至於爲要讀出"adhérent"(同黨)一字中的"h,"把全字讀成了[adderã]!這都是教育受得不多,而自以爲讀音正確的人所鬧的笑話);文法變化中的"je mourrai"[ʒəmurre](我死,將來), "nous croyions" [nukrwɑjjɔ̃](我們相信);減縮語中的"netteté"[nɛtte](明潔), "la-dedans" [laddɑ̃](在那裏面);尤其是在這一類的話句裏:"elle lit"[ɛlli](她讀書), "ça ne coupe pas" [sankuppɑ](那割不了), "ils montent tous" [imɔ̃ttu:s](他們都上去)。

152. 在感情濃烈的時候,往往把簡單的子音也說成了叠子;例如"allons bons!"[alɔ̃b'bɔ̃](算了罷!), "c'est desolant!"[sɛd'dezolɑ̃](好苦啊!)。又, "le"字處於兩個母音的中間的時候,也往往可以讀做了[ll],雖然說話的人的感情並不濃烈;例如"je l'ai vu"[ʒəllevy](我看見了他), "nous l'avons dit"[nullavɔ̃di](這句話我們已經說過了)。

法語中的叠子,是很明顯的;外國人學習法語,這也是應當特別注意的一件事。例如"cette

ville-là" [sɛtvilla] (這一個城市) 與 "cette vie-là" [sɛtvila] (這樣的生活) 不同, 不能彼此糾混。

153. 英語中也有叠子, 不過比法語中少些; 例如科學語中的 "illegal" [illi:gl] (非法的); "合字" (mots composés) 中的 "unknown" [ʌnnoun] (未知的), "unnatural" [ʌnnatʃərəl] (不自然的); 減縮語中的 "probably" [prɔbblə] 要是兩字相接, 前一字的結尾, 與後一字的開端, 爲同一子音, 則此二子音往往相合而爲一叠子; 例如 "some more" [sʌm mo:ɹ] (多一點兒), "a good deed" [ə gud di:d] (一件好事)。

154. 德語中的叠子, 比英語中更少, 只在合字中略有一二; 例如 "unnötig" [unnø:tik] (無用), "schiff fahrt" [ʃiffa:rt] (舟行)。又前一字之結尾與後一字之開端如同爲一子音, 亦得以兩子結合爲一叠子; 例如 "not tun" [no:t tu:n] (作難), "lauf fort" [lauf fort] (跑開)。在不大用心說話的時候, 應說叠子的地方, 也往往說成了單子, 有如 ['unø:tik], ['ʃifa:rt], ['no:tu:n] 之類。德國人學說

法國話，常要把這種讀法搬運過來，使法國人聽了不大明白。

155. 附註——在瑞士人說的德國話裏，凡是子音之前有短母音，而其後有母音或"流子"(consonne liquide)者，均讀爲叠子；例如"gewinnen" [gəvinnən] (勝)，"zucker" [tsukər] (糖)。

156. 別種語言裏的叠子也很多。意語中的子音，同瑞士人說的德語中的子音差不多，凡是前面接着短而重讀的母音，後面接着母音，或者是接着[r]或[l]的，大都要讀爲叠子；例如"bello" [bɛllo] (美)，"quattro" [kwattro] (四)；試以比二字與"pelo" [peːlo] (毛)，"quadro" [kwaːdro] (畫)兩字相比，卽可知子音之叠用與否，與前接母音之長短有關。

瑞典語與腦威語中的叠子，亦得援用此例。

157. 芬蘭語中的叠子也很多，可完全是有獨立性的，和前面所接的母音的長短，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一種語言裏，無論是強母音或弱母音，或夾在母音中間的子音，只要長短上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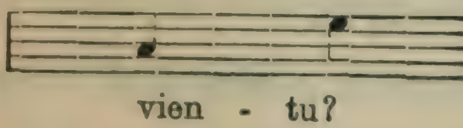
變化,字義就可以跟着變化;例如"tulee"[tule:](他來),"ei tule"[ei tule](他不來),"tullee"[tulle:](他應該來),"ei tulle"[ei tulle](他不應該來),"tuulee"[tu:le:](起風),"ei tuulee"[ei tu:le](不起風),"tuullee"[tu:lle:](應該起風),"ei tuulle"[ei tu:lle](不應該起風)。

聲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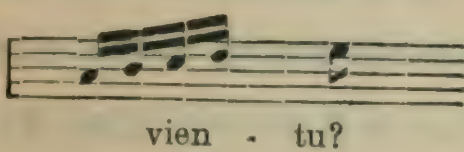
158. 我們已經說過,語言中包含一個音樂的分子,就是嗓音;嗓音的高低,是隨着情狀變化的。我們在唱歌的時候,嗓音不住的從這一個音移到那一個音;而所用各音,都是特地選定了,使連合起來,能成爲一個和美的總體。

159. 在語言中,情形也大致相同。不過,這裏面有一個基本的異點。在唱歌時,每一個切音,都是依着音符所規定的高低發出來的;或者可以說,在唱歌時,從此音移入彼音,其經過幾乎完全是一跳,中間並沒有介音。在語言中,聲音却並不膠粘在一定的音符上;它並不直接從某一音轉入某一音,却是沿着音階滑動,或

向高,或向低,或快,或慢.但總在不知不覺之間,漸漸的變。所以,譬如"viens-tu?"(你來麼?)這一句話,在歌唱中,可以寫作。



在語言中,便是寫做了



也還只是大致相近。結果,我們耳朵中所聽到的音與音間的距離,似乎小於他的實際的距離。(音與音間的距離,卽音程。)

160. 此外還有一個差別處,就是:在唱歌的時候,往往以歌音爲主,不以字音爲主,所以儘有人犧牲了字音的正確,以求歌音的圓美,結果就使我們不大容易聽得懂歌中說的是什麼話;在說話的時候,最大的目的是要使人家聽得懂,所以字音是要正確的,腔調的美不美,還在第二。

161. 在西歐各種語言裏，聲調的變化，只能使話句的總意義發生變化。(譯者按，這是說總不能使各單字的意義發生變化。)它與情感及邏輯兩方面都有相連的關係。

話句中的聲調，有時候只有一部分起變化，也有時候可以全體都變化。

161. 就一般而論，凡是感情濃烈的話句，例如表示驚訝的話句，聲調大都是高的。但是，如果於驚訝中夾帶着些不信，或輕蔑，或不滿意的神情，聲調就變成了低的。在下面的幾句話裏，我們用[˥]表示高的聲調，用[˩]表示低的聲調，其色彩不同處，很容易看得出：

˥Tiens! te voilà!——˩Tiens! te voilà déjà!

(嚇！你在這兒！)——(嚇！你早已在這兒了！)

˥Allons donc!——˩Allons donc!

(就這麼做！)——(就這麼做！)

˥Ah bah!——˩Bah!

(啊呸！)——(呸！)

˥Quelle idée!——˩Quelle idée!

(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163. 疑問語與情感語一樣,聲調也是高的;試以下面的直說語與疑問語互相比較:—

⌊Vous venez——⌈Venez-vous?

(你來)——(你來麼?)

⌊Tu es fatiqué——⌈Es-tu fatiqué?

(你累了)——(你累麼?)

⌊Il est arrivé——⌈Est-ce qu'il est arrivé?

(他到了)——(他到了麼?)

但是,如果疑問句中夾帶着些不滿意的神情,聲調就變成低的;例如—

⌊Tu n'as pas oublié ma commission, j'espère?

(我希望,你沒有忘掉我叫你做的事吧?

⌊Eh bien, est-ce clair maintenant?

(那麼,現在明白了沒有?)

帶着懇求性的問語,聲調是低的;嚴峻的答語,聲調是高的;例如—

⌊Voulez-vous bien me rendre ce service?

⌈Certainement non.

(能不能請你替我做這一件事?
我一定不做)

164. 聲調的轉變,有時是突然的,有時是漸次的。在說話時,要是換了一個主題,聲調就突然的變換了:通常都是新主題出現的時候聲調極高,以後漸漸的低落。

讀書的時候,多數人的習慣,都是在每一節開始的時候,用極高的聲調,以後漸次低落,直到一節終了為止。這種全無變化的一起一落,有時可以使聽的人感覺到單調,甚而至於不耐煩。

165. 疑問語及情感語中,所需要的還不僅是話句全體的聲調的高低,同時還可以有句中某一音的"上升"(montée)或"下降"(descente)。我們用[/]表示上升,用[\]表示下降,記於上升或下降的切音之後。

情感語中的上升聲調,往往比疑問語中的尤為突急;又上升切音之前一切音,往往是下降,因此上升切音就愈覺明顯了;例如—

Es-tu↘là↗? (你在那兒麼?)

這種樣的上升，在§§162-163所舉的反詰或譏嘲的話句裏，也可以有得。

166. 上升的位置，並不永遠在話句的末尾。在疑問句中，如果某一字是疑問點之所在，則此一字之音必上升；其餘各字，都要低一點，無論是低平，或者是低降；例如—

Pourquoi donc↗˪est-ce qu'il a dit ça?

(那麼爲什麼他說那句話呢?)

M'as-tu entendu↗˪quand je t'ai appelé?

(我叫你的時候你聽見沒有?)

這兩個例句中的第一句，也可以把上升符號移到句尾；可是一移之後，意義就不同了:—

Pourquoi donc↗˪est-ce qu'il a did ça?

(這是說:他說那句話有什麼理由?)

Pourquoi donc↘est-ce qu'il a dit ça↗?

(這是說:他爲什麼說那句話而不說別句話?)

167. 沒有說完的話，聲調也是上升的；例如—

Et alors vous comprenez ↗ ....

(你這就明白.........)

有時把許許多多的東西逐樣點數出來，每數一樣，聲調就往上一升；例如—

Il est venu avec sa femme ↗, ses enfants ↗, ses amis ↗ ....

(他來的時候，帶着他的妻，他的孩子，他的朋友.........)

Il y avait des fleurs ↗, des fruits ↗, des gâteaux ↗ ....

(有花，有果，有糕.........)

但是，這是一種讀法；另有一種讀法，有時候也可以用得：

⌜Des ⌞fleurs, ⌜des ⌞fruits, ⌜des gâ ⌞teaux.........

168. 遲疑的話句，聲調大都是平勻的。肯定語與命令語的聲調，大都是下降的；語意愈確定，則聲調之下降愈分明。有時在下降之前有一個上升，使下降更形顯露；例如—

C'est pour ça ↗ qu'il est parti ↗ d'ici ↘.

(正是爲了這緣故,所以他從此地走。)

C'est ┌trop fort╲.

(那太利害了。)

話句中所包括的重要的字,聲調是高的;附屬子句,加插子句,註釋子句等的聲調,都是低的。

169. 我們可以看得出,文字中的標點,與聲調的高低起落,可以有相當的符合。就一般而論,讀(,)與頓(;)都表示聲調的上升;問號(?)與感號(!),表示更強的上升;句點(.)表示下降;一節完了表示更強的下降;前後呼應的兩讀(...,.........,......),表示兩讀中間的文字的聲調是低的;如用括弧,則括弧中間的文字的聲調更低。但是,這種的符合,並不是絕對的;亦猶標點與其所表示之停頓,其長短間之符合,也並不是絕對的。當知標點之分句,也和字與字間的分界一樣,大部分是基於邏輯的,不是基於語音的。

170 有時候,字音和句法都不變,只把聲調

變化了,就可以使字義和語義發生變化;例如一個"oui"(是)字,因聲調之不同,可以有下面各種不同的意義:—

Oui＼ (這是我的意思)

˪Oui＼ (不差)

Oui／ (真的麼?)

ˡOui／ (不見得!)

Oui∨ (這是可能的事,可是我有點疑心)

Oui∧ (這很清楚)

Oui／∨(初看是不差,可是………)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問一句話,可以不用問話的句法,而只按着普通的句法說,却將聲調改變了一點,聽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你在問話;例如"你來麼?"這一句問話,照理應當說"venez-vous?"或"Est-ce que vous venez?",實際你說了"vous venez／"人家也可以知道你在問話。又如英語中,"see!"是"你看!"的意思,"see?"是"你看見沒有?"的意思,也是因聲調的變化而有意義的變化。

171. 以上所說各種關於聲調上的現象，並不是法語中所專有的，乃是各種語言中所共有的；因爲聲調這東西，和語音學中的別種元素不同：它並不是人類的習慣造成的，乃是人類的本能造成的。

可是，仔細說來，也未必是所有的語言都能一致相同；因爲語言是各有特性的，因特性而影響於聲調，原是可能的。不過，即使不同，也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根本上的差異。

172. 譬如以法語與德語相比，尤其是與英語相比，我們可以看得出，法語中的"歌唱性"是很濃的：非但最高音與最低音間的限度很大，而且從此音移入彼音，雖然也是滑的，不是跳的（看§159），而滑的程度，却弱到了極點；有時候，聽上去幾乎是跳的。英語中就不是如此：稍稍一聽，就可以聽得出它的平淡而少起落。

法語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肯定語中的末一切音，無不突然的低落下去；有時候，竟可以低落到噪音消失，轉爲氣音，甚而至於轉爲純氣的

噓噓音。以下各句中的末一切音,都可以說是到了純氣的程度:—

Il est parti. (他走了。)

Il y en a beaucoup. (有好許多。)

C'est pas beau, ça. (那不美。)

Oh monsieur! (啊,先生!)

話句中所包括的重要的字,說起來聲調增高,在法語中也非常明顯。又,因加力而將重音變換地位的字(看§85),其強切音之聲調,也往往很高(我覺得重要的字的第一切音,當初亦許只是聲調的增高;後來由聲調的增高轉而爲力量的加強,有如拉丁語中的"樂音的重讀"(accent musical),後來到了羅馬語族裏,就變成了"力量的重讀"(accent de force)。)

173. 意語中的聲調,比法語中更明顯,而且作用也更重要,因爲疑問語與直說語之間,就只有這聲調上的一點區別;例如"vieni"[viɛːni↘](你來),"vieni"[viɛːni↗](你來麼?)。

在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中,情形也是一樣。

174. 以上所說,都是聲調對於話句的整體

的關係:要是把話句中的單字一個個的分析開來,則聲調雖有變化,字義依然不變。這種現象,可並不是各種語言中所共有的。在荷蘭 Jutland 省南部的 Sundeved 地方的土話裏,有許多文法上及字義上的區別,都依着一定的規則,用聲調指示出來;例如[greːn](枝),[huːs](屋),[ul](狼)三字,低讀均爲單數,高讀均爲多數。

175. 在瑞典,腦威,Croate 三種語言裏,字義與聲調是互相關連的;例如腦威語中,['bœnnər]一字,因聲調之不同,有"鄉下人"與"扁豆"二義;瑞典語中,['andən]一字,亦因聲調之不同,有"精神"與"鴨"二義。遠東的各種語言裏,聲調與字義間的關係更爲重要。例如中國語是絕對的單音語(譯者按:此說不甚確),每一個單音,都可以按着嚴整的規則,讀成許多不同的聲調,聲調說得不對,字義也就跟着變了;有如[mai]這一個音,因聲調之不同,義或爲"買,"或爲"賣";[fu]這一個音,亦因聲調之不同,有"父,""夫,""婦,""富"諸義。暹邏語中,聲調分爲五種;例如[kɔː]

(平調) 爲表示"k"音之字母音名, [kɔ: ╲] 謂"建築," [kɔ: ∧] 謂"於是," [kɔ: ∨] 謂"歡快," [kɔ: ╱] 爲情感詞之一。

音素之研究

音素之分類

176. 現在我們要研究語言中種種不同的音素; 以前所講過的切音, 力的節落, 氣呼的節落等, 都是用音素聯合起來構造成功的。

音素與音素間的差異, 和切音與切音間的差異是不同的。切音與切音間的差異, 只要看它所包含的各分子的次序和性質, 就可以知道。音素却各有各的特點, 必須逐一研究, 才能澈底明白。

音素之不同, 由於發音機關中各部位之變化; 這種的變化是無窮的, 所以音素的數目, 也是無窮的。若然我們要把所有的音素搜羅無缺, 列起一張總表來,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不過, 我們可以把幾種最顯明的方式, 規訂明白, 研究清楚; 到研究清楚之後, 無論有什麼音, 總

可以按着方式去推求;這就是說,無論碰到什麼一個音,總可以找出一個相當的方式去和它比較,以求其異同之所在。

子音

子音之分類

177. 我們已經說過,發子音的時候,口腔是閉的,或者是近於閉的;因此,氣從喉間流到口外,並不是自由的;因其不自由,所以就造成了噪音。我們又說過,子音可以分作有聲無聲兩大類。這是個極粗略的分類法。現在我們要分得更詳細些,且看有什麼理論可以依據。

178. 試發[p]與[f]兩音——這兩個都是無聲子音——面對鏡自看,看它不同之處何在。第一,我們可以看得出,當發[p]音的時候,是上唇往下合,下唇往上湊,上下兩唇都有動作的;發[f]音的時候,却只有下唇對着上齒湊合,上唇並不動。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知道發這兩個音的時候,所用到的發音器官並不相同。

其次,我們可以看得出[p]的成音,可以分作

兩步：第一步是上下兩脣不但相接，而且緊合，使氣道暫時停塞；第二步是停塞之後忽然開張，空氣從口內衝出，像爆發一樣的激成一個噪音。[f]就不是這樣：它所用着的下齒與上脣，只是微微的相接，並沒有緊緊的閉合；因此，氣道並沒有停塞，空氣仍不住的從相接處的隙縫中擠出，成爲一個摩擦狀的噪音。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知道發這兩個音，非但所用到的發音器官不同，而且使用發音器官的方法也不同。

現在我們就依據了這發音器官之異同，與使用發音器官方法上之異同，來把子音分類。

179. 就使用發音器官方法上之異同說，可以把子音分爲下面的五類：—

(1) 因發音器官之閉合，氣道暫時停塞，接着重新張開，空氣衝出作爆發狀，例如[p]，[b]，[t]，[k]等音。這種的子音，叫作"爆發音"(plosives)。

(2) 氣道先閉後開，同爆發音一樣；可是，當閉的時候，軟口蓋向下垂，空氣得從鼻腔向外出，

例如[m],[n]等音。這種的子音,叫做"鼻音"(nasales)。

(3) 氣道的中央部分閉塞,空氣從兩旁出,例如[l]一音。這種子音,叫做"邊音"(latérales)。

(4) 因一種帶有彈性的發音器官的繼續抖動,而使氣道不住的開合,例如[r]一音。這種的子音,叫作"抖音"(roulées)。

(5) 氣道並沒有全閉,只是收縮成功一條隙縫,空氣仍舊可以從隙縫中擠出,例如[f][s]等音。這種子音,叫作"摩擦音"(fricatives)。

180. 這樣一說,可見"爆發音"就是§23中所說的打擊音,是瞬間的,是不能連續的;"摩擦音,"與§23中所說的摩擦音一樣,是可以連續的,不是一發卽了的。

餘外的三種音,可以括為一總名,曰"流音"(liquides);流音也是有連續性的;它中間所包含的,是輕微的打擊與輕微的摩擦;又,當其有聲時,它的樂音很強,可以把它所有的噪音的大部分都掩蓋去。因此,我們可以說:流音是兼有摩

擦音與爆發音與母音三種性質的東西。

181. 發音器官的變化，嚴格說來，是沒有方法可以規訂得明白的。就最顯著的而論，却可以分為下面的七種：

(1) 脣音 (labiales)，是用嘴脣構造成功的，例如 [p]。

(2) 舌音 (linguales)，是用舌尖或舌面，與牙齒或牙齦構造成功的，例如 [t]，[s]。(這"舌音"一個名詞是不正確的，因為構成子音，用舌頭的地方很多，並不限於這一類。不過，除此之外，很不容易再找到一個更正確更適宜的字。譬如用"牙音" (dentales)，對於法語中的 [t]，頗能確當，對於英語中的牙齦 [t] 就不合，對於 [ʃ]，[r] 兩音也不合。)

(3) 口蓋音 (palatales)，是用硬口蓋與舌頭的中部構造成功的，例如 [j]。

(4) 後口蓋音 (palatales d'arrière) 或稱軟口蓋音 (vélaires)，是用軟口蓋的前端構造成功的，例如 [k]。

(5) 小舌音 (uvulaires)，是用舌根與軟口蓋構造成功的，例如 [q]。

(6) 喉頭音(laryngales),是用聲帶構造成功的,例如[h]。

(7) 肺管支音(bronchiales),是用肺管支構造成功的,例如[H]。

子音表

182. 現在依據發音器官之變化,及使用發音器官方法上之變化,將主要各子音,列爲一表。表中如有有聲子音與無聲子音子音並列的,則無聲的居前,有聲的居後。

表中所載摩擦音,比爆發音和流音多。就理論上說,每有一個摩擦音,就可以有一個相當的爆發音,所以爆發音的數目,應當和摩擦音的數目相等。在事實上,却是發摩擦音時,只須發音器官略略有一點變化,耳中所聽到的聲音,就可以大大的兩樣;發別種音時,可並不如此:你把發音器官略略變化一點,聽上去還仍舊和原來的聲音差不多,雖然骨底裏已經變化了。因此,我們不得不認[s]與[ʃ]爲本能的音;與此二音相當的爆發音,却不妨歸入[t]音,認爲[t]音的變相。

	氣管支音	喉頭音	小舌音	後口蓋音	口蓋音	舌　音	唇　音
爆發音		ʔ	q ɢ	k g	c ɟ	t d	p b
鼻　音			ɴ	ŋ	ɲ	n	m
邊　音				ʟ	ʎ	l	
振　音			ʀ R			r	
摩擦音	H Q	h ɦ	ʁ R	(ʍ w) x ǥ	ç j (ɥ)	ɹ θ ð ʃ ʒ s z	f v F V ɥ ʍ w

子音分論

183. 現在我們要把各種子音，逐個逐個的討論；同時還要把各種重要語言中各種子音所具有的各種特性，仔細說明。我們依據了發音方法之異同，逐類說下去。

爆發音

184. 我們已經說過，爆發音之構成，是先將發音器官閉合，使氣道暫時停塞；然後突地張開，使空氣爆發似的衝出口來。

爆發音之構成法，也往往因語言之不同而有種種的差異。這一層，且留到將來講"過渡音"(sons transitoires)時再說；現在所要說的，只是這爆發一類中各子音的基本性格罷了。

185. 雙唇(bilabiale)爆發音[p]與[b]的構造法，是先將上下兩唇閉合，然後突地張開，例如"pape"[pap](教皇)，"bas"[ba](低)，"robe"[rɔb](長袍)。這是最容易發的音，小兒學語，也在最早的時候就能學會。它的構造法，在各種語言中都大致相同；卽使略有差異，也很微弱，不容

易聽得出來。

186. 舌頭爆發音[t]與[d]的構造法，是先將舌尖牙背或牙齦相接觸，因而使氣道關閉，然後突地張開，例如"tort" [tɔːr] (錯誤), "tout" [tu] (一切), "temps" [tɑ̃] (時間), "dent" [dɑ̃] (牙齒), "doux" [du] (溫和)。

這兩個音是很有變化的：有些地方只用舌尖關閉氣道；有些地方於舌尖之外，兼用舌面的一部分；便是閉切之點，或爲牙背，或爲牙齦，也各有不同。法國人，至少是法國北部的人，往往把舌尖與下齒的後面相抵，以舌面與上齒的後面或牙齦相抵，因此關閉氣道的，是舌面。葡萄牙語與冰洲語中，就只用舌尖與牙背相抵。英語中，用舌尖與牙齦相抵；因此所構成的聲音，聽起來很有點兩樣。德語中的情形，和法語中大致差不多，不過閉切點還要略略向後一點；聽起來，可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187. 口蓋爆發音[c]與[ɟ]，在正則的法語中是沒有的，在巴黎西郊的流俗語中，却時常可以

聽見。凡是"舌前母音"前面的[k]與[g]——有時候是[t]與[d]——往往可以變做了這兩個音。在耳聽上沒有受到訓練的人，往往以爲所聽見的是[tç]與[dj]，或[tʃ]與[dʒ]。因此，爲形容這一種語音起見，也有人把"quinze"(十五)，"curé"(住堂教士)，"liqueur"(燒酒)，"Dieu"(神)等字，故意寫做了"tienze," "tiuré," "litieur," "guieur"等形式的。其實，若要正確，應當寫做[cɛ̃:z]，[cy:re]，[licœ:r]，[ɟφ]才是。

這兩個音，要是原來的語言裏沒有，學習起來就很不容易。學習的方法，最好是拿一件小東西——例如一支鉛筆——把舌尖往下捺，然後發[t]，[d]二音；這樣練習慣了，將來不拿東西捺舌頭，也可以自然說得像。法國的各種土語裏，這兩個音很習見；例如Ezy-sur-Eure地方稱"bateau"(船)爲[baco]，"rideau"(幕)爲[riɟo]；Fougerolles地方稱"porte"(門)爲[pwɛ:c]，"corde"(絃)爲[kwɛɟ]。外國語裏，也常有這兩個音；例如Croatie語裏的"noć"[no:c](夜)，匈牙利語裏的

"magyar" [mɔɟɑːr] (匈牙利人)。

188. 後口蓋爆發音 [k] 與 [g], 是用舌根與軟口蓋的前端閉切成功的; 例如 "quart" [kaːr] (四分之一), "qui" [ki] (誰), "kiosque" [kjɔsk] (亭), "cou" [ku] (頸), "gant" [gɑ̃] (手套), "gué" [ge] (淺灘), "gout" [gu] (滋味)。

這兩個音的閉切點, 是有變化的: 有些人說起來要偏前一點, 有些人說起來要偏後一點。法語中比英德中都偏得前。要是後面所接的是 "前舌母音," 它竟可以向前偏得和 [c] 與 [ɟ] 相近; 所以巴黎西郊的流俗語中, 要有前一節中所說的那一種現象。可是, 在巴黎市內, 要是 [k] 與 [g] 後面接着 "r" 一音的, 其情狀又適得其反: 它可以直向後偏, 偏到幾乎與 [q] 與 [G] 相近; 同時 "r" 一音, 也變做了 [R] 或 [ʁ]: 例如 "croûte" (麪包皮), 照理應讀爲 [kʀut], 實際幾乎讀成了 [qʀut]。

189. 小舌爆發音 [q] 與 [G], 就我所知道的說, 歐洲語中從沒有把它用作正則的讀音的。可

是阿拉伯語中."qōf"一個字母,應讀爲[q],不應讀爲[k],例如"gahoua"(加非)。(土耳其人說的阿拉伯語裏,以[k]代[q],以[c]代[k]。)在賽米(Sémitique)語族的別種語言裏,也往往有這一個音;例如Eskimo語裏呼"山"爲[qaqqaq]。[G]音似乎是阿拉伯語裏"ghaïn"一個字母的一種讀法;他的正式讀法是[ʁ]。(看§223)。

190. 喉頭爆發音[ʔ],是用聲帶的閉切構造成功的。這是個無聲子音;與他相當的一個有聲子音,我們還沒有發見。在咳嗽時,我們都是先將聲帶切閉了,然後突地開張,呼出一股極強烈的氣來;例如[ʔh],[ʔɑh],[ʔɑ̃hhɑʔɑ̃h]。語言中,有時也要用着它。法語中雖然沒有它的獨立的作用,可是在字首母音之前,或在字尾母音之後,尤其是在情感詞裏,我們往往不知不覺的用着它;例如[ʔo],[oʔ],[ʔoʔ],[hɛʔ],[djaʔ]。在突然收住的一句話裏,也可以用得着;例如"oui"[wiʔ](是)。在英語裏,也大致是這樣。

在德國北部語裏,[ʔ]是很重要的。幾乎所

有的字首母音之前，都要用着它；如其這種字首母音是重讀的，就愈加非用不可；例如“der adler” [der ʔaːdlər]（鷹）。普通的法國人，往往聽不出這[ʔ]是個什麼東西，可總也感覺到德語中字與字之間，是有點脫節的，不像法語中那樣的一氣聯絡；這脫節處，便是[ʔ]的所在。因此，以德國人而說法國話，例如把“il a été à Auteuil”（他從前在Auteuil）說成了[ʔil ʔa ʔete ʔa ʔotœːj]，我們聽上去自然覺得是很別致的。在字的中間，也有用[ʔ]的時候；例如“verein” [fərʔain]（社會）；在形式相同的“herein” [hərain]（在中間）一字裏，可就用不着。有時候，在一個字裏，有兩個相接的母音，中間可以夾入一個[ʔ]；例如“theater” [teʔaːter]。

這是說德國北部語；在南部語中，用[ʔ]的時候就少得多。

在丹麥語中，[ʔ]的用處極大，丹麥人稱它爲“stød”。例如“hun” [hun]（她）與“hund” [huʔn]狗兩字，在音讀上就全靠這[ʔ]做分別。在阿拉伯語

中，這[ʔ]叫做"hamza,"其作用與其餘諸子音一樣重要；例如[qoːrʔaːn]，原義爲"書，"即"可蘭。"

鼻音

191. 鼻音的構造法，是將口腔閉住，同時將軟口蓋降低，使空氣從鼻孔中向外出。空氣在鼻孔中仍舊是自由的，所以我們聽起來，幾乎沒有什麽子音性的噪音。又，口腔閉住時，空氣仍得改道向鼻孔中流出，並沒有暫時停塞，所以到重新開口時，也沒有眞正的爆發。只在氣呼很強烈的時候，鼻孔中可以稍稍有一點摩擦的聲音。

大多數的語言裏的鼻音，都是有聲的。這有聲的鼻音，分析開來說，只是噪音受到了鼻腔的共鳴作用，再加上一些輕微的摩擦，和一些輕微的爆發便了。

無聲的鼻音在語言中用處很少：只有在很特別的情況之下用得着。非但鼻音如此，別種流音，也大都只用有聲的，不用無聲的。

把無聲流音當作正式音讀的語言，雖然很少，却並不是沒有；例如冰洲語中有"hnakkur" [n̥akkør] (鞍)，"hlaða" [l̥aːða] (裝

蟹, "hringur" [riŋgør] (指環) 等字; 威爾斯語中有 "mhen" [m̥hen] (我的頭), "nhad" [n̥had] (我的父) 等字。

鼻音與爆發音雖然大不相同,就構造的方法上說,却很相像;所異者,只是鼻道的關張而已。所以,假使我們把鼻孔塞住了發鼻音,所得結果,必與相當的爆發相像(但也只是相像,並不是全同,因爲鼻音中還包含着鼻腔的共鳴);例如 "mon ami" [mɔ̃nami] (我的朋友) 可以變得和 [bɔdabi] 相像, "un homme" [œ̃nɔm] (一個人) 可以變得和 [œdɔb] 相像。傷風的人說 [ʃsɥiarybe] "Je suis enrhumé" (我傷風了),就是這個緣故。

192. 雙唇鼻音 [m] 的構造法,與雙唇爆發音 [p] [b] 的構造法完全一樣。這是最自然,最容易發的一個音,因爲,要是我們閉了嘴,用力呼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無聲的 [m], 即 [m̥]; 要是再把嗓音加上去,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有聲的 [m],——在必要時,可以寫作 [m̬]。(可是,如果要做成一個完全的 [m] 或 [m̥], 應當在起首的時候把嘴閉上,到完了的時候把嘴張開)。

法語中，通常所用的都是[m]，但也有時候要用到[m̥]；例如情感詞中的“hem” [m̥ m̬]，“ehem” [m̥̬ m̥ m̬ː]。又，字尾的“m，”如果前面所接的是個無聲子音，也往往讀作[m̥]；如例“prisme” [prism̥]（三棱鏡），“rhumatisme” [rymatism̥]（筋骨痛）。這種的[m̥]，聽起來非常微弱，所以也有人索性把它省去了，讀做了[pris]，[rymatis]。（可是，也有讀做[prizm]，[rymatizm]的。）在說話說得快的時候，節首的“m”也往往可以受了無聲子音的影響，變做了[m̥]；例如“monsieur” [m̥sjφ]（先生），“il me semble que oui” [m̥sãp kəwi]（我覺得似乎不錯）。這種的[m̥]，往往消失了鼻音性，變做一個微弱的[p]：[psjφ]，[psãp kəwi]。

[m]的構造法，在各種語言中都是差不多的。

法語中的字尾“m”可以變做[m̥]，英德語中就不是這樣。英語中的情形，與法語中正是恰恰相反：字尾“m”非但完全有聲，而且還是切主；例如“prism” [prizm̩]，（三棱鏡），“chasm” [kazm̩]（裂隙）。德語中，例如“atem”（呼吸）一字，用心說

的時候是 [a:təm], 說得快的時候就變做了 [a:tm̩]; 又如 "leben" (生活) 一字, 用心說的時候是 [le:bən] 或 [le:bn̩], 說得快的時候變做了 [le:bm̩]。

意語中 "nimfa" 等字中的 "m," 其構造法由雙唇變而爲 "唇齒" (denti-labiale); 德語 "fünf" (五) 等字中的 "n," 也往往如此。標音的時候, 可以寫作 [m˧]。

193. 舌頭鼻音 [n] 的構造法, 就法語中說, 和舌頭爆發音 [t], [d] 的構造法完全一樣。 [n̥] 的用處是很少的, 只在說話快的時候, 處於節首而後面又有無聲子音跟着的 "n," 可以變做 [n̥]; 例如 "je ne sais pas" (我不知道) 可以讀爲 [n̥ epa], 或更將 [n̥] 的鼻音性消失, 讀爲 [tsepa]。除此以外, 所用的大都是 [n̪]; 例如 "nord" [nɔ:r] (北), "aune" [o:n] (古尺度名)。

別種語言裏的 [n] 的構造法, 也大都和它自有的 [t] 與 [d] 的構造法完全相同。所以, 以英語的 [n] 與法語的 [n] 相比, 就應當寫做 [n˧] 才

對。英語中的字尾"n,"有時可以做切主，例如"given"[givn̩](給了)，"eaten"[iːtn̩](吃了)。德語中也往往如此，例如"bieten"[biːtn̩](願)。

194. 口蓋鼻音[ɲ]的構造法，與口蓋爆發音[c]與[ɟ]的構造法完全相同。這是法語中用得着的一個音；例如"règne"[rɛɲ](御宇)，"vigne"[viɲ](葡萄)，"agneau"[aɲo](羔羊)。可是，同別種音素比較，這是用得最稀少的一個音。在正則的法語裏，它從沒有用在字首的時候；在"俚語"(argot)中，都有時可以用得；例如[ɲaf]，[ɲɔl]，[ɲɑ̃ɲɑ̃]之類。在各處的土語中，也往往用着；例如Ezy地方的[ɲeːf](枇杷)，[ɲɔf](癡愚人)；Val d'Ajol地方的[ɲœ](九)。

有些人發這個[ɲ]音的時候，只得舌尖向上舉起，並沒有舉到和口蓋相接觸的一步，就將軟口蓋降低，而使空氣向口外流出。這樣造成的音，並不是[ɲ]，是鼻音化的[j]，應當寫作[j̃]；例如[rɛj̃e]"régner"(御宇)，[sij̃e]"signer"(署名)；在巴黎Batignolles車站上，我們常聽見管車的叫喚

音[batijɔːl]!——又有些人把[ɲ]說成了[nj]其中[n]是個口蓋化的ㄋ音;這樣,"régner"與"panier"(筐)二字的第二切音,就沒有什麼分別了。但也有與此相反,把[nj]讀爲[ɲ]的;例如[paɲe]"panier"(筐),[maɲe]"manier"(使用)。——又有些人,[ɲ]一音是發得很正的,却在前面或後面,加插了一個[j]進去;例如把"régner"一字,讀爲[reɲje],或讀爲[rejɲe]。

[ɲ]也和[c]與[ɟ]一樣,在沒有發這個音的習慣的人,學習起來是很難的。因此德國人說法國話,往往以[nj]爲代用音(其中[n]一音並不口蓋化);在字尾的時候,甚至於以[nç]爲代用音;他們把"peigne"(梳)說成了[pɛnç],把"montagne"(山)說成了[mɔ̃tanç],我們聽了,覺得非常難過。

練發[ɲ]音,也可以用練發[c][ɟ]二音的方法,先用鉛筆將舌尖往下捺,然後發[n]音。

除法語及其方言外,別種羅馬語族的語言裏,也大都用得着這一個音;不過構造法並不完

全一樣:普通都比法語中的偏得前一點。這一個音,意大利文中寫作"gn,"西班牙文中寫作"ñ,"葡萄牙文中寫作"nh"。塞爾語族和斯拉夫語族的語言裏,也有時可以用得着[ɲ];日耳曼語族的語言裏,就只有方言中用得着,正則語中是用不着的。

195. 後口蓋鼻音[ŋ]的構造法,和後口蓋爆發音[k]與[g]的構造法相同。法語中,只偶然因"同化"(assimilation)的關係而用到這一個音;例如"une longue main"(一只長手),本應讀作[yn lɔ̃g mɛ̃],因[g]受[ɔ̃]的同化轉為鼻音,亦可讀作[yn lɔ̃ŋ mɛ̃]。

別種羅馬語族的語言裏,[ŋ]是用得着的,但只能用於[k]或[g]之前;例如"五"字,意語作"cinque,"讀如[tʃiŋkue];西班牙語作"cinco,"讀如[θiŋko];葡萄牙語亦作"cinco,"讀如[siŋku̥]。

英語中,用[ŋ]的時候很多:可以用在[k]與[g]之前,也可以用在字尾,也可以介用於兩個母音的中間,不過從沒有用於字首的;例如

"donkey" [dɔŋki] (驢), "finger" [fiŋgəɹ] (指), "singer" [siŋəɹ] (歌人), "sing" [siŋ] (唱)。德語中也是如此："danke" [daŋkə] (謝), "finger" [fiŋər] (指)。別種日耳曼語族的語言裏,情狀也是一樣。

法國人要學像[ŋ]音,往往覺得很困難。要是依着[ambɑ], [anda], [aŋga], [abma], [adna], [agŋa]一類的方法多多練習,不久也就可以練會;因為我們已經有的是[b], [d], [g], 和由[b]與[d]轉成的鼻音[m]與[n],現在只須連類推去,再推出一個由[g]轉成的鼻音[ŋ]便了。又在說"une longue main"為[yn lɔ̃ŋ mɛ̃]時,亦可仔細體味而有所領悟。

196. 小舌鼻音[ɴ],構造法與[q][ɢ]兩音同。Eskimo Grœnlandais語中有此音;例如[anoɴe](風)。

再往後,就是聲門。聲門閉了,肺裏的空氣就不能往外,當然就沒有空氣竄到鼻孔裏去,所以鼻音也就無從構造了。

邊音

197. 邊音的構造法,通常都是把氣道的中

央部分關閉，而使空氣從兩旁出；但是，也往往有人把氣道的中央和一旁都關閉了，而使空氣只從一旁出。這兩個的音構造法雖然不同，聽起來都並不覺得十分兩樣。

邊音也和鼻音一樣，通常都是有聲的；無聲邊音只在特別狀況之下用得着。

要在嘴脣上構造出一個邊音來，事實上是很容易的；只是，就我所知道的語言說，這種的音是從來沒有用到過的。

198. 舌頭邊音[l]的構造法，在英德法三種語言中，各與其本國語中的[t]與[d]的構造法相符。若以英語[l]與法語[l]相比，則不同之處異常顯明，尤其是在位置於字尾的時候。英語[l]的共鳴音(卽副音)，比法語[l]的共鳴音低得許多；所以只須把兩音略略一比，就可以見到它的不同處，——較之英語[t]與法語[t]間的不同處，更爲顯露。在必要時，我們把法語[l]寫作[l⊢]，英語[l]寫作[l⊣]。葡萄牙語中的[l]，其構造法不與本國語中的[t]與[d]相符，却與英語[l]很相像，也應寫作[l⊣]。荷蘭語及德國各

種土語裏的[ɫ]，也都很像英語[ɫ]，甚而至於還要更低一點。

法語中處於字尾而又在子音之後的[l]，往往從有聲轉為無聲：如果前面所接的是個無聲子音，它就變為完全無聲；如果前面所接的是個有聲子音，它的聲也要減削到相當的程度，使它不能做得切主，例如"peuple"[pœpl̥](民衆)，"table"[tabl̥](桌子)。英國人要學習這樣的音是很難的，因為英語中，在同樣情形之下的[l]，都用為切主："people"[piːpl̩]，"table"[teibl̩]。反過來說，法國人要學習這種的英國[l̩]，也有同樣的困難。有時候，[l]處於節首，後面接的是無聲子音，要是說話說得快，也可以變成了[l̥]。

"peuple" "table" 等字中的[l̥]，如果後面緊接的是個母音，它就可以保全它的聲；例如"la table est prête"[latabləprɛːt](桌面擺好了)。——如果後面緊接的是個子音，那就有兩種讀法：第一種讀法是插入[ə]音，保持[l]的聲；第二種讀法是索性將[l]省去；例如"le peuple français"[ləpœpləfrɑ̃sɛ](法國民衆)，"boucle d'areille"[bukl̥dɔrɛːj]或[bukdɔrɛːj](耳環)。如此說來，可見[l]只有在處於節尾的時候才能變為[l̥]。

199. 口蓋邊音[ʎ]，即法國南部語及瑞士法語中之所謂“濕l”(“l” mouillé)：他們把“œil”(目)，“briller”(發光)，“vieillard”(老者)等字，讀爲[œʎ]，[briʎe]，[vjɛʎaːr]。法國北部並沒有這個音：凡南部讀[ʎ]的，北部都讀[j]；Picardie 地方則讀爲[l]。有些人要學說這南方的“濕l，”也往往學得極不像，變做了[lj]；例如[œlj]，[brilje]，[vjɛljaːr]。這本是個很不容易學的音；要學它，應當一壁說[l]，一壁用勁把舌尖往下抵，同時又要維持舌根原有的位置，不能向前移。

別種羅馬語族的語言裏，也用到這[ʎ]音：意大利文中將它寫作“gl，”西班牙文中寫作“ll，”葡萄牙文中寫作“lh。”斯拉夫日耳曼兩語族的各種語言裏，也往往用到這個音，只是英德兩語中不曾用到。

200. 後口蓋邊音[ɫ]，是英德法三種語言中都用不到的。在葡萄牙語與波蘭語裏，尤其是在俄語裏，這個音很有用處，不過構造上有些大同小異；例如俄語“paɫka”(棒)。也有人用[l̴]代

替這個音，再加上後口蓋的縮斂，聽起來也大致相像。在古法語中，應當有過這樣的一個音；例如"chevals"一字("cheval"(馬)之古式多數)，當初必定讀爲[tʃəvals]，次轉爲[ʃəvaus]"chevaus，"再次轉爲今語的[ʃəvo]"chevaux。"

抖音

201. 抖音之構成，是由於一種有彈性的發音器官的抖動，因而使氣道在一個短時期之內，經過了很多次的很快的開合。當氣道開的時候，空氣是流通的；氣道合的時候，空氣就暫時停塞。所以，這種的音，可以認爲許多小爆發音連續而成之合體；不過，因爲氣道開合得很快，我們耳朵裏不容易聽得很清楚；所以語言中，都把這種合體音認作簡單的音；且因聽起來與邊音有些相像，就認它爲邊音的鄰音。

要用上下兩唇構造一個抖音，事實上是很容易的。不過，就我所知道的語言說，這種的音從來沒有過正則的用處，只在情感詞中可以用到；例如表示天氣冷或嫌惡，幾乎各處的人都用這樣的一個音；又 Bretagne 人語中，丹麥人停馬，也用這個音。

202. 舌頭抖音[r]的構造法,是將舌尖向上舉,使與上齒的後背或牙齦相接近,然後抖動。這就是法語中的"r,"卽一般人所說的"抖音r"("r" roulé);至於"喉音r"("r" grasseyé),後文另有說明。

發這一個音的方法,並不是大家一致的:也儘有許許多多的異同。最普通的一法,是將舌尖和牙齦相接近,抖動是極輕微的;在離巴黎不遠的鄉間,我們可以聽見這樣的一個音。

要學習[r]一音並不難,只須把[təda]與[gəda]說上無數次,說的時候,先用心將中間的[ə]音抽去,次將[d]音軟化,其結果,必能不知不覺的說成了[tra]與[gra]。(看§207)。

法語中的[r],也和[l]一樣,通常都是有聲的;但是,假使以[l]所處的無聲的地位換給[r]處了,[r]也就可以變做了無聲的;例如"quatre" [katr̥](四),"poudre" [pudr̥](粉),"reparais" [r̥parɛ](修理)。處於字尾的[r],比[l]更容易省掉;例如讀"quatre personnes"(四個人)爲[kat pɛrsɔn],

讀“notre table”(我們的桌子)爲[nɔttabl],甚而至於讀“notre ami”(我們的朋友)爲[nɔtami],這在自命爲讀音十分正確的人,也是天天在說的。又聯合字中的[r],也往往省去:例如“un quatre places”[œ̃katplas](一個四個位置的………),“un maître d'hotel”[œ̃mɛtdɔtɛl](一個茶房頭領)。

在法國西南部,凡處於字首,和處於子音之前與子音之後的[r],大都抖得很強;處於別種地位的,都變爲[ɾ]。(看§207)。

西班牙語中也是如此;例如“honra”[onra](尊榮),“correr”[korreɾ](走走),“perro”[perro](狗),“pero”[peɾo](但)。學西班牙語要能把這兩個“r”分別得清楚,也很不容易。

美洲的西班牙語中,凡[r]均變爲[ɹ],[ɾ]則仍其舊。

意語中的“r,”常與[r]相當,不過抖得強些;有許多法國人把它讀成了[ʀ],那就完全沒有意語的神味了。

德語中,也同法語中一樣,[r]一音的變化是

很多的,但也往往變成了[ɹ]或[ʀ]。

英語中,若就我們選爲標準語的一種方言說,則[r]一音,只可以用在母音之前,無論在字首也好,在字中也好;其餘的[r],就都變成了[ɹ];例如"red" [rɛd] (紅), "rare" [rɛːɹ] (稀有), "arm" [aɹm] (臂)。在英國南部和美國,[r]一音幾乎不大用,——不變爲[ɹ],卽變爲[ɾ]。

203. 要在口蓋或後口蓋上做出一個抖音來是很難的,雖然未必竟是不可能。可是,要做出一個小舌抖音來却很容易,只須把小舌對着舌根發抖就是:這個音可以用[ʀ]代表,卽法國一般人所稱爲"喉音r"者是。法國各地,尤其是在各大都會裏,往往用[ʀ]或[ʁ]的類似音替代[r]。巴黎所用的,抖動尤爲微弱,已與[ʁ]相去甚近,而與[ʀ]相去較遠(看§223);這是個極不容易摹倣的音,除非在兒童時代就不知不覺的學會。

說到有聲與無聲這一層,在法語中,[ʀ]與[r]是完全一樣的。

法語中的"r,"當初只有[r]一個讀法，後因時代變遷，在巴黎一處，讀法屢有改變；例如我們現在所用的"chaise"（椅子）一字，當初原是"chaire"（此字至今尚用，但只作"講座"解，不作普通的椅子解），出於拉丁語的"cathedra,"就其過程加以研究，可見必定有過一個時期，讀作[ʃeːz]；又十七世紀的喜劇家，也因當時人把"ɹ"讀成了一個別致的聲音，而故意學擬。當時的紀載，都把這學擬的聲音寫作"l"；究竟實際的聲音是[R]，還是[ɹ]，還是[r]，我們無從斷定。總而言之，[r]之變爲[R]，最初只是少數人的讀音不正；後來有許多人故意學效，結果乃使不正確的音，侵佔了正確的音的位置。現在[ʀ]已經時髦到了極頂：在各大都會裏，尤其是在巴黎城裏，[r]一個音，已經幾乎沒有人知道；用這一個音的，只有歌人，伶人，演說家等，取其瞭亮和美，又可節省喉力。

在離巴黎不遠的鄉間，以及全國各小城市裏，我們所聽到的幾乎完全是[r]；所以，我以爲[r]是大多數的法國人——尤其是男人——所用的音。

在各種土語裏，有沒有同時兼用[r]與[R]兩音的，我不大清楚；不過，我曾經聽見許多人說過[kuriːʀ]"courir"（疾走）[muriːʀ]"mourir"（死），[ɡeriːʀ]"guérir"（病愈）等字，似乎也很有規律。

在用[R]的地域裏，往往有人稱[ʁ]或其類似音為"喉音r"；但是，就我知所道的說，從沒有稱[r]為"喉音r"的。

204. 附帶說明——就語言的教育上說，這法語中的"r，"可以讀作[r]，也可以讀作[R]，只須聽任學生自已去選擇較為容易的一個學習，不必加以勉強。有許多教師——尤其是英美的教師——他們自已為着要學像"巴黎r"吃了許多苦，因而勉強學生們也跟他吃同樣的苦：這眞是無理取鬧，因為在所謂"巴黎r"上，實在犯不着吃許多苦；而况也儘有人吃了苦還是學不像，反弄得十分可笑。(我可以舉出幾個英國教師的姓名來：他們所讀的法國音，什麼都很好，獨有這"巴黎r"一樣不好)。我們所要注意的，並不在於這[r]與[R]的選擇上，而在於此兩音的抖動，均不宜太強；又無論用此音或用彼音，總應當清清楚楚的發出，不可因受前接音或後接音的影響，而使其性格變更；例如英國人和丹麥人往往把[marʃ] "marche" (進行)讀成了[mɑːʃ]，瑞典人往往把[kɔrn] "corne" (角)讀做了[koːɳ]，那就太差了。

205. 德語中的[r]，也有好多地方變成了[ʀ]，尤其是在大都會裏。因此我們學習德語，也可以在[r]與[ʀ]之間隨便選習一個。不過[r]有

一樣好處：它與德語中很習用的一個[x]音，比較不容易相混些。

德語中的[r]或[ʀ]，如果處於字尾或子音之前，往往可以變成了別的音，例如柏林人自稱爲[bɛɐliːnɐ]，不稱爲[bɛrliːnər](Berliner)。這件事，已屬於方言學的範圍，不能再歸在語音的教育裏討論。

英語中用得到[ʀ]的，只有Northumberland一處，即所謂"Northumber的喉音"(Northumbrian burr)者是。這是個不很普通的方音，在語言的教育上是不能用的。

據當地人的傳說，此音之起源最初是由於那有名的Capitain Harry Hotspur的讀音不正；後來他的部下一致模倣，結果就弄得通行全地了。

在葡萄牙語，荷蘭語，瑞典語，挪威語中，[ʀ]與[r]是並用的。又西班牙語，荷蘭語，阿剌伯語中，往往把[ʀ̥]——即無聲的[ʀ]——替代[x]或[ɣ]。

206. 半抖音——半抖音是抖音的變相：構造起來，是將有彈性的發音機關向着對方面輕輕

的打去，却並不把氣道完全關閉；而且，只打了一次就完，並不是頻頻抖動。其結果，好像構造了一個很軟滑的爆發音；在耳朵裏聽來，這是個處於爆發音與邊音與抖音的中間的一個音。

207. 法語中，處於兩母之間的[r]，有時也可以變成了舌頭半抖音[ɾ]；例如讀[arɛt]"arrête"（止）爲[aɾɛt]。在很疎懈的讀音裏，[ɾ]也往往可以做[d]或[n]的代用品：我聽見有人把"va donc!"（去罷）說成了[vaɾɔ̃]；又巴黎Porte-Maillot-Neuilly火車站上，司事們報告站名，往往說成了[pɔɾtmajəɾiː]。

假使我們要從[tədɛ gəda]練習到會說[trɛ gra]，中間必定要先經過[tɾɛ gɾa]一個階級（看§202）。

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及法國西南部語中，[ɾ]與[r]並用。（看§202。）

英國南部語中，凡[r]處於兩母之間，而前一母爲短音者，大都變爲[ɾ]；例如[vɛɾe]"very"（甚）；處於別種地位的[r]，則變爲[ɹ]（看§218）。美國人說的英語中，處於兩短母之間的[t]，也

往往可以變爲[ɾ]; 例如 "cottage" [kɑɾedʒ] (小屋)。

挪威語中, 有一個[ɾ]的變相音, 是把舌尖向上舉起了構造成功的。這音在挪威東部的流俗語中很習用, 而且有一個古怪的名目, 叫做 "厚 l" ("l" épais); 例如 [oːɾɑ] "Olaf" (人名); [ɛɾva] (河)。

別種語言中, 也偶然有把[ɾ]代替兩母中間的[d]的; 例如丹麥語中的 "kan du" [khaɾu] (你能麼?)。

有許多僻小的語言中, 有一個子音, 旅行家或寫爲 "r," 或寫爲 "d," 或寫爲 "l," 亦許都應當讀爲 [ɾ]; 例如紐西蘭 Maoris 族中的 "二" 字, 有 "rua," "dua," "lua" 三種寫法。

208. 小舌半抖音, 似乎是阿拉伯語中 "ghaïn" 一個字母的變讀之一; 其正讀爲[ʁ]。

摩擦音

209. 摩擦音的構造法, 是將氣道逼窄, 使空氣出口時不能自由, 因而成爲一種摩擦般的聲音。

210. 雙唇摩擦音[ɸ]與[ʋ]的構造法, 是將上

下兩唇斂合，而使氣道逼窄。發[F]音，同我們呼氣吹滅燈火的情狀一樣；不過在重要的語言中，這一個音並沒有很大的用處。至於有聲的[v]，却是荷蘭語"wat""wrocht"等字中的"w"：[vat]，[vroxt]。(也有許多荷蘭人不讀爲雙脣摩擦音而讀爲"唇齒爆發音，"標音起來，可以寫作[b⊣]。但耳朵裏所聽到的，幾乎是同樣的音：因爲以脣與齒相閉切，總不容易達到完全閉切的程度，所以造成的音，也不是眞正的爆發音。這樣的音也不妨寫作[v]；寫得詳細些便是[v⊣⊥]。) 德國中部人，往往把"v"讀作[v]；其餘諸部的人，也有時這樣讀(看§213)。葡萄牙語中，"b"在母音之後，通常都變作[v]；例如"acabar"[akavar]。法國西南部的人，也有這樣的習慣。

211. 此外還有兩組摩擦音，其氣道之逼窄，除雙唇斂合之外還有口腔的別部分，跟着它同時斂合。這種的音，名叫"複性子音"(consonnes composées)；其嘴唇的動作，較別部分的動作尤爲重要。

這兩組子音中的第一組，就是[ʍ][w]兩音；

其構造法,是將嘴唇斂圓,略向前伸,同時把舌根對着軟口蓋向上舉。這與構造母音[u]的方法相同,不過雙唇的斂合更加吃勁些便了。

但是法語中的[w],其子音性並不十分顯著;換句話說,就是構造的時候,雙唇並不十分吃勁:空氣與雙唇所生的摩擦,並不很強。法語中所用到的,通常都是有聲的[w];例如"oui"[wi](是),"ouate"[wat](綿絮)。若處於無聲子音之後,則可由有聲轉而爲部分無聲;例如"poids"[pwɑ](重量),"quoi"[kwa](什麼)。(譯者按,所謂部分無聲,是說前面與無聲子音相接的一部分是無聲,後面與母音相接的一部分是有聲,故音標中不用[ʍ]而用[w̥],意謂本係有聲,轉爲無聲,仍於無聲中帶有有聲的意味;若欲分外明確,則應標作[ʍw]。)

法國南部語中,[w]都變爲切輔性的[u],卽[ŭ]。

意語中,也多半用[ŭ]而不用[w];例如[ŭɔːmo]"uomo"(人),[kŭi]"qui"(此地)。西班牙語中也是如此。

德語中沒有[w]音。

英語中的[w],比法語中的[w]更富於子音性;而且,可以有聲,也可以無聲:有聲的如"witch" [witʃ](巫女),無聲的如"which" [ʍitʃ]。(在英國南部語中,尤其是在很自然的言談中,這兩個字的讀音沒有什麼區別:"witch"與"which"都讀爲[witʃ]。)處於無聲子音以後的[w],也可以像法語中一樣,變爲部分無聲;例如"queen" [kw̥iːn]。("which"一字,也往往可以讀成[hw̥itʃ]。)

212. 第二組複性子音,就是[ɥ]音,其構造法,是將上下兩唇歛圓,同時把舌頭的前部向上舉,有如構造[y]音一樣,不過舌頭的動作比較輕鬆些,嘴唇的動作比較吃勁些。

法語中的[ɥ]音,子音性並不很強。我們通常所用的,都是有聲的;例如"huile" [ɥil](油),"buis" [bɥi](黃楊樹)。若處於無聲子音之後,也可以變爲部分無聲;例如"puis" [pɥ̊i](後來)。

外國人要學說[ɥ]音,可以用[y]——或者用[ɸ],那就更好一點——當做起點,用力把嘴唇收

歟。如果是瑞典人，就不妨用他本國語中"hus"[hyːs]（房子）一字的母音做起點。至於英國人，却應當留心：不要把[w]當做了[ɥ]，不要把[lɥi]"lui"（他）讀成了[lwi]；要是眞讀不像[ɥ]，使讀成了[lyi]，把一個切音改成了兩個切音，却還不算大錯。

法語之外，如果再要找到[ɥ]音，就只能到僻小的語言裏去找；例如南非洲Transvaal的Thonga語中，謂"在前"爲[maɺɥeːn]。

213. 唇齒摩擦音[f]與[v]，是用上齒與下唇接觸了構造成功的；空氣就從接觸處的一條細縫中向外擠出，所以摩擦得很強。

法語中，[f]與[v]的用處是很多的；例如"fin"[fɛ̃]（精細），"vin"[vɛ̃]（酒），"neuf"[nœf]（新，陽），"neuve"[nœːv]（新，陰）。這兩個音對於一般的外國人都沒有什麼困難；只是德國人與北歐人，應當注意多用一點力，使摩擦強一點；荷蘭、西班牙人，和德國南部人，應當注意下唇與上齒之接觸，不要似接非接，而使[v]變成了[ʋ]。

英語與意語中的[f]與[v]，和法語中的大致相同。

德語中的[f]與[v]，說起來並沒有法語中的那樣吃勁。所以德文中，凡讀[f]的音，有時寫作"f,"也有時可以寫作"v;"凡讀[v]的音，通常都寫作"w;"例如"voll" [fol] (全)，"füllen" [fyiən] (裝滿)，"wohl" [voːl] (好)。德國的中部和南部，[v]音大多轉爲[v]；卽在北部，[k]，[ʃ]，[ts]等音以後的[v]，亦往往讀爲[v]；例如"zwei" [tsvai] (二)。

西班牙語中，也同法國 Béarn 與 Gascogne 兩種土語中一樣，[f]改用處是很少的，[v]是沒有的；不過位置於母音之後的[b]，都轉讀爲[v]。

[f]可與[p]合而爲[pf]，[v]可與[b]合而爲[bv]，看§279。

214. 舌頭摩擦音有好許多，因爲舌頭的部位略略有一點變化，聲音就跟着變化；但也有時候舌頭的部位已經變換了，而所構成的聲音，聽起來還仍舊很相像。

現在把這一類的子音，就其主要不同處，分作四組討論。

215. 第一組是[s]與[z]，其構造法，是將舌尖與下門牙相切，舌邊與上臼齒相切；舌面凹轉，其前端與上門牙及牙齦相對，使氣道十分狹窄；空氣出來的時候，應先經過這狹窄的氣道，次與下門牙相打擊，次從上下門牙之間擠出，故所成之音，特別尖銳刺耳。

這兩個音在法語中用處很多；例如"sel" [sɛl] (鹽)，"rosse" [rɔs] (庸人)，"zèle" [zɛl] (熱心)，"rose" [ro:z] (玫瑰花)。外國人學說這兩個音，普通都沒有什麼困難；只是西班牙人，北歐人，德國南部人，說起有聲的[z]來，略略有些勉強；而德國北部人，又往往把字首的[s]說成了[z]。又原來語言中沒有[ʃ]音的人冰洲人，馬達加司加人，連葡萄牙人也可以算在一起)，往往把[s]說成了[s˧]。

德語中[s]與[z]並用，但字首的"s"常讀為[z]；例如"so" [zo] (如此)；其處於字尾的，則常讀

爲[s],因爲德語中的字尾子音,無論是爆發音或摩擦音,都是沒有聲的。——德國南部語中,則不論字首字尾,均讀爲[s]。

意語中,[s]與[z]並用,與法語略同;例如"sei" [sɛi], "caso" [kaːzo]。

英語中也差不多;例如"seal" [siːl] (印), "zeal" [ziːl] (熱心), "loose" [luːs] (寬弛), "lose" [luːz] (失)。

荷蘭語中也差不多:不過字首的"s,"也和德國北部語中一樣,轉讀爲[z]。北歐語及葡萄牙語中,只有[s],沒有[z];而葡萄牙語中的[s],都應寫作[s˧]。

[s]可與[t]合而爲[ts],[z]可與[d]合而爲[dz],看§279。

216. 第二組是[ʃ][ʒ]二音,其構造法與[s][z]二音相似:舌邊向上捲起,與上臼齒相接;但舌尖並不向下而向上,因而舌面的前端,不與下齒相接,而與上齒齦相接,甚至於可與硬口蓋的前端相接。[s][z]兩音的舌面,是向上灣轉的;現在不但不向上灣,反而有些向下窪的意

味; 又 [ʃ] [ʒ] 兩音的氣道, 是狹而長的, 現在卻變做了短而闊。

這兩個音的構造法, 也因語言之不同而略有差異: 現在所說的, 只是最普通的一種構造法。

法語中用到這兩個音的, 有如 "champ" [ʃɑ̃] (田野), "chou" [ʃu] (白菜), "vache" [vaʃ] (牝牛), "Jean" [ʒɑ̃] (約翰), "joue" [ʒu] (頰), "cage" [ka:ʒ] (籠) 等字。法國人說這兩個音的時候, 嘴唇略略有一點斂圓。

德語中, [ʃ] 音是常用的; 例如 "schuh" (鞋)。德國人說這個音, 嘴唇的動作, 比法國人更為顯明。[ʒ] 音在德語中不大習用, 只偶然在 "借用字" (即向外國語中借用之字) 中用到; 例如 "genie" (天資) 讀為 [ʒe'ni:], 但也往往可以讀為 [ʃə'ni:]。有些方言裏, [e] [i] 後面所接的 [g] 音, 可以變為 [ʒ] 音; 例如 "gegen" [ge:ʒən] (向)。

英國人說 [ʃ] 音的時候, 嘴唇不斂圓而旁侈。這個音的用處很多, 例如 "ship" [ʃip] (船), "wish"

[wiʃ] (願) 等字。 [ʒ] 音以用於"合子" [dʒ] 中者爲多;單獨作爲子音用的,只有類於"pleasure" [plɛʒəɹ] (快樂) 一字的不多幾個字。

意語中沒有[z],只有[ʃ];例如"pesce" [peːʃe] (魚)。

西班牙語中沒有[ʃ],也沒有[ʒ]——葡萄牙語中兩音均有;例如"os braços" [uʒ brasuʃ] (臂,多數)。

[ʃ] 可與 [t] 合而爲 [tʃ], [ʒ] 可與 [d] 合而爲 [dʒ], 看 § 279。

217. 第三組是[θ][ð]二音,其構造法與前兩組不同 氣道的逼窄 完全是舌尖的事,與舌面沒有關係。舌尖或夾置於上下兩齒之間,或只與上齒相接切而不問下齒之接切與否;所得結果,聽上去仍舊是一樣的。這兩個音,與[ʃ] [v] 兩音很相像,而實際完全不同。法國學校裏,每以這兩個音爲學習英語中最難的音,而其實,要學得像並不很難:只須置舌尖於上下兩齒之間,一面照着發[s] [z] 兩音的樣,將空氣擠出口外。

法語中(除Savoie與Vaudois兩處的土語外),[θ][ð]兩音都用不着;意語與德語也是如此。英語中,這兩個音佔很重要的位置:凡文字中寫作"th"的,不讀爲[θ],卽讀爲[ð];例如"thin"[θin](薄),"then"[ðɛn](於是),"wreath"[ri:θ](花圈),"wreathe"[ri:ð](編製花圈)。

西班牙語中,有一個變相的[θ],其音與[s]相近。在文字中,通常都寫作"z;"如在母音之前,則寫作"c;"例如"razón"[ra'θon](理由),"cierto"[θiesto](的確)。美洲的西班牙語裏,這[θ]音都變爲[s]。——又西班牙語中的[d]音,如位置於母音之後,則切閉不完全,其音有類於[ð](亦猶[b][g]兩音,如處於母音之後,則切閉亦不完全,而使其音有類於[v][g]);例如"amodo"(愛)一字,幾乎可以讀作[amaðo],或讀作[amao]。(法國Béarn與Gascogne兩處的土語裏,也有這種情形。)

別種語言中,也有用到[θ][ð]的;如冰洲文中的"þ""ð,"今希臘文中的"θ""δ,"威爾斯文中

的"th""dd,"都應當讀成這兩個音。丹麥語中,也有一個[ð]音的變相音;例如"gade"[gɑːðə](街)。

218. 第四組是[ɹ]一音,其構造法,是將舌尖與上牙齦相接,舌面則任其自然,不像構造[ʃ][ʒ]兩音時的兩旁捲起,中間凹下。練習的時候,可以把[θ][ð]兩音當做起點,漸漸的把舌尖往後縮,縮到與牙齦相接切時就好。

這個音是法語中所沒有的;在英語中,却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們所認爲可以做得標準的一種英語中,凡是字尾和無聲子音前面的"r,"大多讀爲[ɹ];這[ɹ]通常都是有聲的,但若處於無聲子音之前,亦往往可以讀爲無聲;例如"rare"[rɛːɹ(稀有),"hard"[haɹ̬d(堅),"heart"[haɹ̥t](心)。又往往可以省去了這[ɹ]一音的本體,而使前面的一個母音受到[r]化;換句話說,就是發前面的一個母音的時候,同時把舌尖向上捲,與牙齦相向,使人聽到這母音時,也聽到了一點[r]的意味;例如[haɹ̬d]可以讀作[hɑ˞ːd],[haɹ̥t]可以讀作[hɑ˞ːt]'

英國南部語中，凡"r"處於字首的，處於子音之後的，處於兩母之間而其前一母爲長音的，都變爲[ɹ]；其處於字尾與子音之前的，則省略不讀；例如"red" [ɹɛd] (紅), "try" [tɹ̥ai] (試), "mary" [mɛəɹə] (人名), "rare" [ɹɛə] [稀有], "hard" [ha:d]。發這個[ɹ]的時候，摩擦很少。

美國人說的英語中，無論"r"在什麼位置上，都讀爲[ɹ]；卽使處於短母音之後，也還是如此；例如"merry" [mɛɹə] (愉快)。但處於字尾與子音之前的[ɹ]，都變爲"捲舌音" (son cacuminal)，卽發這[ɹ]的時候，舌尖並不與牙齦相接切，却向裏面捲，與硬口蓋相向。這捲舌[ɹ]可以標作[ɹ̣]。也有人省去了這[ɹ̣]的本體，而使前面一個母音受到捲舌化；例如"hard"一字，可以讀作[hɑ̣:d]。

德語中，[ɹ]沒有正則的用處；只在方言中，處於子音之前的"r,"也有變讀爲[ɹ]的。

瑞典語與挪威語中，凡處於[t], [d], [n] [l], [s]等舌頭子音之前的"r,"都變爲[ɹ̣]；這[ɹ̣]的

捲舌性，可以延及於後面的舌頭子音，或者是延及之後，[ɹ]自身又消失了；故“barn”(孩子)一字，可讀爲[baɹ̣n]，亦可讀爲[baːṇ]；“först”(第一)一字，可讀爲[fœɹṣṭ]，亦可讀爲[fœṣṭ]' 北歐人有了這習慣，所以說起法國話來，也把“corne”(角)，“force”(權力)，“perle”(珍珠)等字讀成了[kɔːṇ]，[fɔṣ]，[pɛḷ]。([ṣ]一音，與[ʃ]音極像。)

219. 舌音子音的變相音是很多的。例如南非洲Bantu語族裏的[s]與[z]是噏合了嘴唇，像吹哨子一樣吹出來的；標起音來，可以寫作[ɕ]與[ʑ]；例：Thonga語，[ɕɔŋgasi](世界)。又如Tcherkesse人有一組子音，發起來，嘴唇是開張的，上下齒是咬緊的，舌頭是平扁的，空氣從齒縫中擠出，聽上去有點像[ʃ]，又有點像[ɬ]；標起音來，無聲的可以寫作[Σ]，有聲的可以寫作[ɮ]。

220. 口蓋摩擦音[ç]與[j]的構造法，是將舌頭的中部向上舉起，使與硬口蓋相接切，與構造[c][ɟ][ɲ]三個音的狀況一樣；但氣道並沒有完全閉塞，空氣仍舊可以從隙縫中擠出。這

也就是構造母音[i]的方法,不過舌頭向口蓋擠逼得更緊便了。

法語中的[j]音,摩擦很少,與[i]音相差不多;例如"yeux"[jø](眼,多數),"yak"[jak](水牛之一種),"bien"[bjɛ̃](好),"œil"[œ:j](眼,單數),"bataille[bata:j](戰鬥)。這個音通常都是有聲的;在處於無聲子音的前面或後面的時候,也可以帶着些無聲的意味;例如"pied"[pje](脚),"feuilleton"[fœ̊jtɔ̃](報尾文藝欄)。——法國南部語裏,凡文字中寫作"ll"或"l,"而北部語中讀爲[j]音的,都變爲[ʎ]音(看§199);其餘的[j],則讀爲切輔性的[i]。

意大利語與西班牙語中的[j],如處於字首,則與法語中的[j]大體相同;例如"jeri"[jɛ:ri](昨天)(意大利語),"yerba"[jerba](草)(西班牙語)。處於別種地位的[j],則大多讀爲切輔性的[i]。

英語中的[j],子音性較爲明顯;例如"you"[ju:](你),"young"[jʌŋ](幼),"due"[dju](欠)。

"few" (少), "tune" (曲調) 等字中的[j], 多少有一點無聲化的意味: [fju], [ˈjuːn]。又 "hew" (吹), "human" (人間的) 等字, 普通都讀爲[hj̊uː], [hj̊uːmən]; 但也可以讀爲[çuː], [çuːmən]: [h]是消失了, [j]是完全變做了無聲的。

德語中的[j], 摩擦極強, 是個十分純粹的子音; 而且構造起來, 舌面與硬口蓋相接切的位置很前, 使人聽了很有些[ʒ]音的意味。但這是就一般而論, 其因方言之不同而發生的種種差異, 可就多至不可勝說; 例如南部語中的[j], 也往往可以變爲子音性的[i]。——[j]音在德文中, 通常都寫作 "j," 例如 "ja" [jɑ] (是), "jahr" [jɑːr] (年)。北部語中, "regen" (雨) 等字中的 "g," 亦可讀爲[j]: [reːjən], 在別處則讀爲[reːgən]。

德語中除有聲的[j]外, 還有一個無聲的[ç]; 例如 "ich," [iç] (我), "recht" [rɛçt] (正確)。凡 "i," "e," "ü," "ö" 的後面所接的 "ch," 並字尾 "-chen" 中的 "ch," 都應讀爲[ç]。別國人學習德語, 往往覺得這一個音很難; 其實並沒有什麼難處, 只須把有聲的[j]說做了無聲的就是。

221. 附帶說明——我們已經說過，[w][ɥ][j]三個子音和[u][y][i]三個母音很相像，尤其是在摩擦少的時候；而摩擦少，又是很常有的事。因此，我們往往把這三個子音另歸一類，叫做"中母"(semi-voyelles)。嚴格說來，中母並不限於這三個音：如英語中的[ɹ]，葡萄牙語與丹麥語中的[ð](即處於兩母之間的"d")，摩擦也很少，也儘可以歸入中母這一類。

語言中，這[w][ɥ][j]三音有時當作子音看，也有時當作母音看。這在法語的"聯誦"上，看容易看得清楚。例如"l'oiseau"[l wazo](鳥)與"le whist"[lə wist](紙牌戲之一種)中同用[w]音，"les yeux"[lez jø](眼)與"les jaks"[le jak](水中之一種)中同用[j]音，而前頭兩個都聯誦，後頭兩個都不聯誦。有時候，我們在這聯誦上很難於決定；例如"ouate"(棉絮)，說"la ouate"[la wat]好呢，還是說"l'ouate"[l'wat]？"hyène"(狼的一種)一字，還是說"la hyène"[la jɛn]好呢，還是說"l'hyène"[l jɛn]好？"iode"(碘)一字，還是說"du iode"[dujɔd]好呢，還是說"de l'iode"[də l jɔd]好？

222. 後口蓋摩擦音[x]與[ɣ]的構造法，與後口蓋爆發音[k]與[g]的構造法相當。英法意三種語言中，都用不着這兩個音。西班牙語

中,[x]的用處很大:在文字中,通常都寫作[j];有時也就寫作[x];而"e""i"以前的"g,"也應讀爲[x];例如"bajo"[baxo](低),"Xerez"[xereθ](地名),"Mejico"或"Mexico"[mexiko](墨西哥),"Texas"[texas](邦名)。又,處於兩母之間的[g],亦可轉讀爲[ɡ],與處於兩母之間的[b],與[d],得轉讀爲[v],與[ð]一樣;例如"luego"[luego](馬上)。(也有許多西班牙人,把所有的"g"都讀成了[ɡ]。這[ɡ]音與巴黎人的[R]音很相像。因此有一次,有一個西班牙人問我:巴黎人讀"gosier"(氣管)與"rosier"(薔薇科植物)兩字,有什麼分別沒有!)法國Béarn與Gascogne兩地的土語裏,也有同樣的情狀。

德語中[x]一音的用處很多,即"ach"[ʔax]情感詞之一),"buch"bu:x](書),"hoch"[ho:x](高)等字中的"ch;"德國人稱這種的"ch"爲"der ach-laut,"其讀爲[ç]音的"ch,"則稱爲"der ich-laut。"這兩個"ch"的音讀上的轉變,幾乎完全以前接或後接的鄰音爲標準;但也往往有例外,如"-chen"中的"ch"通常都讀爲[ç],而"Pfauchen"(小孔

雀)就讀爲[pfauçən],"pfauchen"(呼貓聲)則讀爲[pfauxən]。——瑞士德語中沒有[ç]音;所有的"ch"都讀爲[x]。

在我們所認爲可以做得標準的一種德語中,[ɡ]音是沒有的;但在北部語中,凡處於兩母之間的"g,"而前一母爲[a][ɔ][u]三音之一者,亦往往有人讀作[ɡ];例如"wagen"(車),可讀爲[vaːgən],亦可讀爲[vaːɡən]"bogen"(弓),可讀爲[boːgən],亦可讀爲[boːɡən]。

荷蘭語及俄語中,[x][ɡ]兩音都用得着;丹麥語中單用[ɡ]音;單用[x]音的,有法國Vosges山一帶的各種土語(例如Val d'Ajol地方人稱"六"爲[xɛi],稱"魚"爲[puxɔ̃]),蘇格蘭人說的英語,和塞爾語族中的各種語言(例如Bretagne人稱"你"爲"c'houi"[xwi])。

[x]一音,只須略略模做,就可以學像;或者是先構造一個[k],漸漸的把舌根上所用的勁減少,使完全的閉阻,變爲不完全,也就像了。

223. 小舌摩擦音[χ][ʁ]的構造法,與小舌

爆發音[q][G]及小舌抖音[ʀ][R]的構造法相當。就音質上說,它一方面是很像[ʀ][R],另一方面又很像[x][g];因此,凡是語言中有[的][R]或[x][g]的,往往就有人讀成了[ʀ][R]。例如巴黎的少年人,幾乎已經把[R]的抖音性完全取消了而讀成了[ʁ],——通常都是有聲的,在"poutre"(正樑)等字中,則轉爲無聲的[ʀ]。西班牙語中的"jota,"嚴格說來,應讀爲[x],但有時也可以讀成[ʀ]。德語中的"ch,"有些地方的人(例如瑞士人)不讀爲[x]而讀爲[ʀ]。便是在德國本境之內,也有些地方的人把"r""g""ch"混爲一談;因而"bach"(溪)與"Barr"(地名)都讀爲[baʀ],"wagen"(車)與"waaen"(貨物)都讀爲[vaːʀən]。荷蘭語中也是如此:"ch"與"g"可讀爲[ʀ]與[ʁ]。

丹麥語中以[ʁ]作正則的音讀用;例如"ro"[ʁo](平靜)。這[ʁ]如處於母音之後,則很弱;甚而至於可以消失了它自身,而只使前面的母音,受到了它的[ʁ]化。如處於[p][t][k]之後

則變為完全的無聲;例如"pris"[pʁiːs](獎),"tro"[tʁoː](瓿)。

阿拉伯語中,[χ]與[ʁ]都作正則的音讀用;例如"khalifa"[χalifa](副官),"maghreb"[maʁrɛb](西方)。有時候,[χ][ʁ]中可以帶一些抖音性,其結果就與[χ][R]很相近。又有時候,說[ʁ]一音,而氣道幾乎完全閉阻,那就和[G]音極近了。(看§§ 189, 208)

法語中所借用的阿拉伯字,其[χ]一音,每轉為[k];例如[χalifa]之為"Calife"。——[ʁ]則或轉為[g],或轉為[r];例如[ʁezal]之為"gazelle"(羚羊),[χaziva]之為"razzia"(敵地侵掠)。

224. 喉頭摩擦音[h]與[ʕ],是用聲帶構造成功的。發[h]音,是將左右兩條聲帶略略集攏(但沒有攏到發生顫動的地位),使空氣出來的時候,多少帶一點摩擦。發[ʕ]音,似乎聲門的前部,仍舊開張着,只略略合攏一點,使空氣出來的時候,帶有一點摩擦;聲門的後部,則已閉攏到能於發生顫動的地位,空氣從裏向外出,因顫動而成噪音。(譯者按:這只是揣測之詞,並無實驗

的根據，故文中用"似乎"二字。究竟[ʎ]是根本了生理上的何種條件構造成功的，這問題直到現在還無從解決；便是Daniel Jones的"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裏(§338)，也說得異常含糊。但語言中有[ʎ]之存在，却是事實。我們現在只能承認它的存在，而將原理上的推求，暫且擱起。)

凡不能發[h]一音的，可先用"低聲"(這是一般人所說的"低聲，"實際就是"耳語聲，"即北京人所謂"打嗜嗜聲")說一個[ɑ]音，接連下去說一個正則的[ɑ]音，其結果即爲[hɑ]。

法語中，據一般人的意思，以爲[h]一音是有正則的用處的；而按之實際，其眞能用到此音，合着文法家的話語的，却只有Normandie, Lorraine, Gascogne, Béarn等處；例如"hibou"[hibu](鴟梟)，"la halle"[la hal](菜市)，"une haute montagne"[yn hoːt mɔ̃ːtaɲ](一座高山)。這種[h]，普通都是無聲的；若處於兩母之間，則略略有聲，近於[ʎ]。但是，在Normandie等處之外，全國各處，尤其是在巴黎，就都不是這種情形了：所謂"氣音h"("h" aspiré)，實際只是一個符號，表示

"聯誦"之不可能;例如"le hameau"(小村莊)之讀爲[ləamo],"les hameaux"之讀爲[leamo]。但是,假使有兩個母音相接,而後一母音爲重讀者,則亦往往有人於兩母之間加一[h];便是巴黎人,也往往如此;例如"là-haut"[laho]。不過,這個[h]是出於不知不覺的,其作用只是爲免除兩母之相混,與文字中原有的"h,"並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文字中原來沒有"h"的地方,讀起來也可以加進[h]去;例如"fléau"(打麥器)之讀爲[fleho],"Européen"(歐洲人)之讀爲[œrɔpehɛ̃],"cent un"(一百〇一)之讀爲[sɑ̃hœ̃],"réel"(眞的)之讀爲[rehɛl]。在"aha""oho"等情感詞中,[h]是永遠存在的。

巴黎等處以"h"表示聯誦之不可能,並不是語言中自然的現象,却是語言的教育家製造出來的現象。所以小孩子和不大讀書的人,往往要破壞這一條規律;例如"un hérisson"(一個刺蝟)讀爲[œ̃n erisɔ̃],"les héros"(英雄)讀爲[lezero](與"les zéros"(零號)之讀爲[le zero]同),"c'est honteux"(可恥)讀爲[sɛtɔ̃tø]。

意語和castille的西班牙語中,都沒有[h]。但西班牙有幾種方言,也和法國Béarn與Gascogne兩處的方言一樣,凡字中的"h,"從拉丁語"f"變來的,都讀爲(h);例如"hijo"(子)讀爲[hixo](castille語讀爲[ixo])。

德語中[h]的用處很多;有好多字,都用[h]起首;例如"hand"[hɑnt](手)。德國人發[h]一音,用的勁比法國人大,而且普通都是無聲的。

英語中的[h],比德語中的略略弱一點。英國南部語中的[h],目下只還有一班讀書人在那裏努力保全;所以,觀其人之[h]已否脫落與是否誤用,可以知其人所受之教育如何。

法國vosges山一帶的土語裏,[ʌ]與[h]並用;例如Val d'Ajol地方稱"一座高山"爲[ɛn hoːt mɔʎɔ̃]。捷克語,Rutène語,阿拉伯語中,[h]是沒有的,[ʌ]却很普通。

225. 氣管支摩擦音[ʜ]與[ʢ]的構造,是由於肺中氣管支之收斂,因而呼出空氣的時候,可以發生摩擦。[ʜ]一音,很有點像鵝的"銳鳴

聲" (sifflement)。至於[ʕ], 則其噪音發出時, 就幾乎要強迫着聲帶一同顫動, 因此一向有許多人, 把它當做了"喉頭抖音。"(原注: 把這兩個音這樣分析, 有許多語音學者不贊成。譯者的意思, 也覺得這一說非常含糊, 不能據爲定論。)

阿拉伯語中有這兩個音; 例如[ħalluf](豬), [riːħ](風), [ruːħ](精神), [ʕain](眼)。希伯來語中也必定有過這樣的音; 例如[noːáħ], [ʕeːsāū](均聖經中人名)。腓尼基語亦然: 例如 Carthaginois annibal 將軍的名字, 在原文應讀爲[ħanniːbaʕal], 義爲"Baal(腓尼基人的上帝)所愛的人,"中間就包有[ħ][ʕ]兩個音。

226. 摩擦抖音——這是摩擦音與抖音的合體。我們知道抖音之構成, 是由於發音器官之抖動, 而使氣道不住的開合: 開的時候, 氣道的狀況是自由的; 但是, 假使並不是完全自由, 而仍舊異常狹窄, 使空氣流出口外, 仍舊帶着些摩擦,——這樣的音, 就不是純粹的抖音而是摩擦抖音了。

摩擦抖音只有一個捷克語中所用的"舌頭摩擦抖音"[ř]最著名;例如[tři](三),[tʃtiři](四)。波蘭語中亦有此音。

這個音很不容易學;便是捷克的小孩子,也要到很大的時候才能學像。

荷蘭語,西班牙語,瑞士德語中,似乎往往有人用一個"小舌摩擦抖音"替代[x]音;阿拉伯語中,則有人用以替代[ɤ]音。

母音。

母音之分類。

227. 我們已經說過(§34),母音是聲帶的顫動所構成的嗓音,再加上口腔的節制;換句話說,就是聲帶構成嗓音之後,流出口腔,口腔卽爲其共鳴器:要是共鳴器的式樣改變了,嗓音所受到的節制也就改變了,因而嗓音的音質,也就跟着改變了。同爲聲帶所構造的嗓音,而能成爲種種不同的母音者,其故在此。

我們也說過,發母音時,口是開張的,或者是

半開張的,總而言之,氣道是自由的。要是氣道閉塞,那就是爆發音的現象;要是並不完全閉塞,而已狹窄得成爲一道隙縫,那就是摩擦音的現象:要是因彈性器官之抖動而不住的開合,那就是抖音的現象;……要是母音也有這種的現象,那就不成其爲母音了。

因口腔的式樣有種種不同的變化而生種種不同的母音,所以研究口腔的式樣,是研究母音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是我們對着鏡子發幾個母音,我們立時可以看得出:每發一母音,嘴就變了一種式樣;例如發[ɑ]音,嘴就張開到了最大度;發[i]音,嘴是半開半閉的,嘴唇兩角向旁侈,好像微笑時一樣;發[u]音,嘴向外略伸,嘴唇兩角相向收斂,好像做一個悻悻不樂之態。(Molière 在 "Bourglois Gentihomme" 一劇裏,已經把各種母音的構造法加以形容;雖然他的態度是游戲的,他的觀察法,在語音學上却很有價值。)

在這上面,我們很容易歸結出一句話來:每有一個母音,就有一種特殊的口腔式樣。我們

要把母音分類，就可以把口腔的式樣做基本。但這口腔的式樣一句話，不能籠統看去，必須一層層的分析開來說，才能說的清楚。

第一，我們可以依據舌頭與口蓋相離的遠近，而定口腔開合的程度。從這種程度上，我們至少可以分母音爲四等：卽"合口母"(voyelle fermée)，"半合口母"(voyelle mifermée)，"半開口母"(voyelle miouverte)，"開口母"(voyelle ouverte)。

其次，舌頭可以向後縮，而將舌根向上彎與軟口蓋相向；也可以向前伸，而將舌背（卽舌頭的中央部分）向上彎，與硬口蓋相向。從這上面，我們可以把母音分爲兩大類，卽"前部母"(voyelles d'avant)與"後部母"(voyelles d'arrière)，或稱"口蓋母"(voylles palatales)與"後口蓋母"(voyelles vélaires)。（譯者按：研究母音時所用的"前""後"兩字，與研究子音時所用的不同：其所謂"前，"範圍以"前口蓋"卽"硬口蓋"的限；所謂"後，"亦以"後口蓋"爲限；不比講子音時，前可以到嘴脣，後可以到氣管支。又，構造"前部母，"用的是舌頭的"中部"而不是"前部。"這兩層，務宜特別注意以免紗鐐。）

最後,要看嘴唇的形式是怎樣:是"自然"的(neutre),還是"旁侈"的(écartée),還是"斂圓"的(arrondie)。

正則母音。

228. 就一般而論,嘴唇的形狀,是與舌頭的位置有關係的:凡發後部合口母,嘴唇都是斂圓的;發前部合口母,嘴唇都是旁侈的;發開口母,不論前部後部,嘴唇都是自然的。前文說過,開合之間可以分作四等;故嘴唇之由自然而入於斂圓或旁侈,亦有程度深淺之分。

凡合這種條件的母音,叫做"正則母音"(voyelles normales)。

i   u
e   o
ε   ɔ
a ɑ

這是一個表示正則母音的部位的圖:左邊[i][e][ε][a]四個音是前部母,右邊[u][o][ɔ][ɑ]四個音是後部母;各音位置的高低,即表示其舌頭的位置的高低:舌頭的位置愈高,則口愈

合;愈低,則口愈開。例如發[i]音,須將舌頭的中央部分,向着硬口蓋彎到最高度,故口極合;發[e]音,舌頭就降低了一點,所以口也張開了一點,以下可以類推。

229. 我們已經說過,各母音之構成,是由於嗓音受到了口腔的共鳴作用。譬如我們拿一個叫子,放在種種式樣不同的管子或匣子裏吹,耳中所聽到的音,也各各不同。

要比較各母音間的共鳴音之異同,最好是用"打噎噎"的方法;因爲用普通的聲音說話的時候,共鳴音與嗓音混和在一起而被掩蓋;到打噎噎的時候,就只有共鳴音而沒有嗓音了。我們用打噎噎的方法把這八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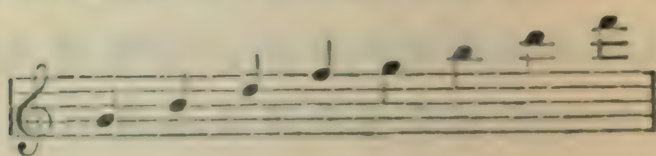
u—o—ɔ—ɑ—a—ɛ—e—i

挨次說去,我們很容易聽得出:起頭的音質是低的,到後來就愈變愈高。

當發[u]音的時候,舌頭向後縮,舌根向上彎,嘴向前尖,嘴唇收歛作橢圓形;照聲學上說,這樣的一個共鳴器所構成的音質是低的。發

[i]音的時候，舌頭向前伸，向上舉，口腔的容量極小，開口處又不是圓孔而是扁孔，所構成的音質，應當是高的。其餘介於這兩音之間的各音，可以類推。

230. 每一個母音的共鳴音的本身，包有一個基音和許多副音。基音的"絕對的高低，"對於任何母音的共鳴上都是不能固定的：它是隨人而異，與口腔的形式大小等都有關係的；——但"相對的高低"是固定的：各共鳴音間的比例，是不變的，或者說，大致是不變的。其比例如下：



u o ɔ ɑ a ɛ e i

可見後部母由合而開，高低間進了七度；前部母亦然，不過全體都升高了一"協"(octave)

我們即使不用音叉而只用 piano 或 flûte，也可以證明這樣的比例很正確：只須一面用嘻嘻音唱着各母音，一面用樂器上所發出的相符的音和它比較。

基音的相對的高低,叫做母音的"本調"(tonalité)。

231. 各母音中,其近於固定而在音質上較"本調"尤爲重要者,即基音與其各副音間的比例。研究這種的比例是非常煩雜的,本書只能略而不論。

(譯者按:關於母音的音質上的研究,雖然已經有許多學者費過了許多工夫,可是直到現在,還在爭持不已,不曾能有得一種很強固的學說。其爭持最烈之點,在於副音的高低,究竟是固定的還是跟着基音改變的。這兩說各有各的理由,也各有各的實驗上的依據;只是根本不同沒有調和融會的可能。觀本書21, 22, 34各節,似乎作者偏向於副音不固定說。(原書話語較略,譯文中爲求一般人之容易了解,略加補充,但本意完全未變。) 但到了現在的229, 230, 231三節中,又似乎轉到了固定說上,而中間又要參加一些不固定說的意味。這樣一來,反弄得兩面都說不過去。又229, 230兩節中,名詞也有用錯的,話句也有因籠統不清的緣故而說得不可解的,譯文中只能照直搬過來,無從校改;因爲這是個根本上就很麻煩的問題,若要條分縷析的證明它的錯誤而加以糾正,

簡直可以另寫一部專書。好在這是實驗語音學及純理語音學一方面的事，在我們這部講普通語音學的書裏，便把那些節不要的完全刪去了也不算什麼。)

非正則母音。

232. 發正則母音的時候，舌頭與嘴唇的動作，對於音質的高低上是一致的。發"非正則母音"(voyelles anormales)，這兩種動作對於音質上就處於相反的地位。例如發[y]音(法語"nu"[ny](裸)字中的母音，舌頭的位置像[i]音一樣，所構成的音質，應當是高的；嘴唇的形式像[u]一樣，所構成的音質，應當是低的。

這樣構造成功的母音，其本調當然處於不高不低之間；不過，舌頭比嘴唇更活動，所以它對於構造共鳴器上，佔到了較大的勢力；因而我們判別各音的本調，大部分仍以舌頭的動作爲標準。

(譯者案：此節亦是直譯原文不甚可靠。)

233. 最通用而又最足以表顯特性的幾個非正則母音，其構造法都是取前部某等正則母音

的舌頭的部位,配之後部同等正則母音的嘴唇的式樣;或者是,取後部某等正則母音的舌頭的部位,配之以前部同等正則母音的嘴唇的式樣。例如[y],舌頭的部位同於前部合口母[i],嘴唇的式樣同於後部合口母[u];[φ],舌頭的部位同於前部半合口母[e],嘴唇的式樣同於後部半合口母[o]。但是,這只限於合口,半合口,半開口,三等;開口一等,不論是前部是後部,嘴唇的式樣都是自然的,因而正則與非正則之分,也就無從說起了。

現在我們可以在原有八個正則母音之上,添加六個非正則母音,排列如下圖:

	前部母		後部母	
	正則	非正則	非正則	正則
合口	i	y	ɯ	u
半合口	e	φ	ɤ	o
半開口	ɛ	œ	ʌ	ɔ
開口	a			ɑ

中部母音。

234. 在前部母音與後部母音之間，還可以有一種中部母音(voyelles moyennes)；其構造法，是將舌背與舌根間的一部分，向着硬口蓋與軟口蓋的交界處彎起；這種母音的音質，都在不高不低之間，而且通常都不大清楚。

譬如就合口一等而論，我們可以構造出[ï][ü]兩個音。[ï]音的嘴唇是自然的，或者是旁侈的；[ü]音的嘴唇是歛圓的。[ï]是[i]與[ɯ]的中間音，[ü]是[u]與[y]的中間音。

這樣，我們可以在已有各母音之上，再加七個母音，排列如下圖:—

前部母		中部母		後部母	
i	y	ï	ü	ɯ	u
e	ø	ë	ö	ɤ	o
ɛ	œ	ɛ̈	ɔ̈	ʌ	ɔ
		ä			
		ɑ	a		

緊母與寬母。

235. 發母音時，因發音機關中筋肉的寬弛

與緊張，也可以使音質上發生變化，因而有"緊母"與"寬母" (voyelles tendues et relâchées) 的分別。(這究竟由於那一部分的筋肉的張弛，現在還沒有能研究得明白。亦許是聲帶。) 例如法語"site" (風景) 與英語"sit" (坐) 兩字中的"i," 中間顯然有寬緊之不同：法語中的是緊的，英語中的是寬的。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借用法文中的銳號"´"與鈍號"`"表示它們的分別：法語 [sít]，英語 [sìt]。

無論那一個母音，都可以讀得緊，也可以讀得寬；寬緊之間，也還可以分出許多的等級。

母音分論。

236. 現在要把前文所說的母音，逐個討論：要說明各種重要語言中所用的各母音，與我們所定的各母音的標準，色彩上有無異同。表示這色彩的異同的記號有六個：[˖]，表示舌頭更向前伸；[˗]，表示舌頭更向後縮：[˔]，表示口更合；[˕]，表示口更開；[˒]，表示嘴唇斂圓的程度增加；[˓]，表示嘴唇斂圓的程度減少。這所謂"更"與"加""減，"都是對於已定的母音的標準而言。

237. [u]——法語中的[u]音，可以長讀，也可以短讀；例如"route" [rút] (路)，"rouge" [rú:ʒ] (紅)。法語中的母音都是緊張的，這[u]音也當然不能兩樣；但也有些例外，後文另行說明。法國人讀這個音，略略偏向前面一點：[u⊢]，尤其是在讀作長音的時候。

意大利語與西班牙語中的[u]，完全與標準的[u]音相合。

德語中也是如此；只是在讀作長音時，都是緊張的；讀作短音時，都是寬弛的；例如"nur" [nú:r] (只)，"dumm" [dùm] (蠢)。但開類弱切音中的[u]，却是短而緊的；例如"du kommst" [dú kòmst] (你來)——德語中長音緊讀，短音寬讀，並不限於[u]音，幾乎所有的母音都是如此。

但在德國南部語中，長短音之間沒有寬緊的分別。

英語中與德語中相似：[ú]是長的，[ù]是短的；例如"fool]" [fú:l] (愚人)，"full" [fùl] (滿)。但在[ɹ]之前，則[ù]亦長讀；例如"poor" [pù:ɹ] (窮苦)。

英國南部語中，[ú:]轉爲[ùw]，[ù:ɹ]轉爲[ùə]。——蘇格蘭人所說的英語中，[ù:ɹ]讀爲[ú:r]。

荷蘭語中亦有[u]音(文字中寫作"œ");丹麥語,氷洲語,以及塞爾斯拉夫兩語族中的各種語言,也都有這一個音。瑞典語與腦威語裏,沒有[u]而有介於[u]與[o]的中間的一個音:舌頭的位置同[o]一樣,而嘴唇的式樣則同[u]一樣;標音起來,可以寫作[ʊ];例如"ko"[kʊ](母牛)。——腦威語中還有一個"短u,"例如"kung"(王)字中的"u,"其構造法很不容易斷定,亦許是[ɔ̈]音的一種變相。

238. [o]——這是法語中"peau"[po](皮),"aune"[oːn](古尺度名)等字中的母音。意語中亦有此音;例如"bótte"[botte],"come"[koːme]。

德語中有長的[ó]與短的[ò];例如"sohn"[zóːn](兒子),"sonne"[zònə](太陽)。但"sonne"一字,也往往讀成了[zɔnə],把[ɔ]替代了[ò]。——文字中寫作"eu的一個合母,讀法有[oi][oy][øy]各種;其最習用的一種讀法,是將起首一部分讀作[ò]。

英語中,緊而長的[óː],只在蘇格蘭人的口

音中還保存着他們讀"rose"(玫瑰花)為[róːz],同法國人的讀法一樣。其餘各處,[oː]都轉為合母:北部音中轉為[óur],南部音中轉為[ʌ́u·],甚至於轉為[[ɛ́u]。因此緣故,英國人要學說法語中的[ó],簡直是難到了極頂,尤其是字尾的短[o];他們把我們的"chaud"[ʃo](熱)字讀做了[ʃou]。但法國人要學說他們的合母,却並不很難。

239. [ɔ]——法語中的[ɔ]音是不大純粹的:舌頭的位置,多少總偏向前面一點:[ɔ˫];例如"comme"[kɔm](有如),"tort"[tɔːr](錯誤)。長讀的[ɔ],往往比短讀的[ɔ]口更開一點,舌頭的位置更偏向前一點,尤其是在處於[r]之前的時候。——在法國南部,[o]音或[ɔ]音,普通都轉變為[o]與[ɔ]間的一個介音,即[oˆ]或[ɔ˔];西班牙語中,也有這樣的一個音。

德語中,[ɔ]音不作正用,但有時可以把[o]音轉讀為[ɔ]。

英語中,有一個[ɔ]的變相音,口極開,與[ɑ]

相近;標音起來,可以寫作[ɑ˞]或[ɑ˃];但爲簡便起見,不如特造一個新符號:[ɒ]。此音長而緊讀,有如"law"[lɒ́ː](法律);短而寬讀,有如"dot"[dɒ̀t](點)。——[ɒ]音有一個變相音:[ɒ˔],爲合母[ɒ˔i]中的主音;"boy"(童)中的"oy"應讀爲這一個合母。

瑞典語與脳威語中的[ɔ],圓唇的程度很高,應寫作(ɔ˃],聽上去,好像是[ɔ]與[o]中間的一個音。

240. [ɑ]與[a]——爲說明上的便利起見,我們把這兩個母音放在一起討論。在法語中,有這兩個音的很好的例:"pas"[pɑ](步),"pâte"[pɑːt](漿);"patte"[pat](鳥獸的脚),"part"[paːr](部分)。假使我們對着鏡子發[ɑ][a]兩音,我們可以看得出:舌頭都不很向上彎,幾乎都是平的;不過發第一音時,舌頭向後縮;發第二音時,舌頭向前伸。

法國南部,幾乎無論什麼地方,都只有一個"a,"其地位應處於[ɑ]與[a]之間:長短間的分

別,也不十分明顯;"pâte"和"patte,"都讀作[pa˗t],或[pa˗t]。

意大利語及西班牙語中,情形也差不多是這樣;不過意語中的"a,"略近於[ɑ],班語中的"a"略近於[a]。

德語中的"a,"變相很多。就我們所認為可以做得標準的一種德語說,却只有一個"a,"其價值為[ɑ˧],換句話說,就是處於[ɑ][a]之間,而與[ɑ]較為接近的一個音;例如"ich kann"[iç kan](我能),"der kahn" [dər kaːn](小船)。——[ɑi][ɑu]兩合母,均以此音為主音;例如"bein" [bɑin](足),"baum" [bɑum](樹)。

英語中,有一個長讀的[ɑ˔˫],例如"father" [fɑːðəɹ](父);和一個短讀的[a],例如"man"[man](人)。第一個音和法國的[ɑ]很不同;英國人聽見了法國的[ɑ],往往以為是個[ɒ];所以我們說"pas" [pɑ](步,法語),他們可以聽做了"paw"[pɒː](獸足,英語)。——第二個音,在蘇格蘭人的口音中,幾乎與法國的[a]完全相同;在英倫北部,則略

略偏向前面一點:[a⊢];在英倫南部與美洲,則於[a]音中帶有[e]音的偏向,因此也有人特造了一個符號代表它:[æ]。——另有一個[a]音的變相音,與[ɛ̃]相近(亦許可以寫作[a⊣⊥]),爲[ai][au]兩合母中的主音;例如"time"[taim](時),"house"[haus](屋)。

美國人說的英語中,於長[ɑ]之外,還有一個短[ɑ];凡英人讀爲短[ɒ]者,美人均讀爲短[ɑ]。

荷蘭語中有一短[ɑ],一長[a];瑞典語中適與相反:[ɑ⊣]長讀,[a⊣]短讀。腦威語中只有一個[ɑ⊣];丹麥語中有[a],如與"r"相接,則變爲[ɑ⊢]。

241. [ɛ]——這就是法語""lait"[lɛ](牛乳),"jette"[ʒɛt](投擲),"tête"[tɛːt](頭)等字中的母音(讀作長音時,口較讀作短音時略開,尤其是在處於[r]之前的時候)。意語中亦有此音;例如"cioè"[tʃɔ'ɛ](就是),"piede"[pjɛːde](脚)。

德語中,有短[ɛ],也有長[ɛ],開口的程度,比法語中的[ɛ]差一點;甚而至於可以轉成[è]音,

尤其是在讀作短音的時候。這一個音的用法,因方音之不同而大有差異;就最普通的說,凡文字中寫作"e"的,均短讀;寫作"ä"的,長讀短讀均可;例如"denn"[dɛn](於是),"gähnen"[gɛ:nən](打呵欠)。

英語中有短讀的[ɛ],例如"men"[mɛn](人),"send"[sɛnd](送);其長讀者,只能用於[r]或[ɹ]之前;例如"Mary"[mɛ:re](人名),"there"[ðɛ:ɹ](彼處),"careful"[kɛ:ɹfl](用心)。

英國南部語中,短[ɛ]都轉讀爲[è];長[ɛ]則變爲合母,例如"there"之讀爲[ðɛə]。美洲的英語中,短[ɛ]亦轉讀爲[è]。

242. [e]——這是法語"nez"[ne](鼻),"pied"[pje](足),"élevé"[elve(高舉)等字中的母音。在"gémir"[ʒe:mi:r](嘆息),"maison"[me:zɔ̃](屋)等字中的[e:],實際只是中長音,並不是全長音;全長的[e:],只見於方言土語之中(例如讀"mère"(母)爲[me:r],與"mer"(海)之[mɛ:r]異),到了巴黎語及通用的法語裏,就都變成了短讀的[ɛ]。

意語中亦有此音；例如"questo" [kŭesto]（這個）。

西班牙語中有一個[e⊥]，是[e]與[ɛ]中間的一個音（譯者按：[e⊥]疑當作[eᴛ]）；此音頗有變化：例如處於"r"之前，則口較開；故"ver" [ber]（看）與"ve" [be]兩字中的[e]，價值不同。

德語中，就正則的音讀而論，只有一個長[e]；短[e]都變成了[è]或[ɛ⊥]。試以"beet" [beːt]（床）與"bett" [bɛt]（床）相比；"sehne" [zeːnə]（筋）與"senne" [sɛnə]（牛羣）相比。

英語中的[e]，也和[o]一樣（看§238）；這就是說，緊而長的[e]，只在蘇格蘭人的音讀中還保存着；例如"maid" [meːd]（少女），"bake" [beːk]（焙），"there" [ðeːr]（彼處）。英倫的音讀中，[eː]在[r]之前則變爲[ɛː]，在別處則變爲合母[éɩ⊥]；這合母[éɩ⊥]在英倫南部，又變成了[èi⊥]，甚而至於變成了[ɛə̂]。因此，英國人要學說法語中的[e]音非常困難；便是"nez"（鼻）"été"（鼻）等小字，在他們也很不容易讀得好。要制勝這一種困難，

應當把[a—ε—e—i]與[i—e—ε—a]往返的誦讀；一面對着鏡子看：在讀[e]音的時候，舌頭的位置，是否恰恰在[i]音與[ε]音的中間。這種練習做過了，接着就可以學說"pied"(足)，"panier"(籃)，"pitié"(惻隱)等字，因爲這許多字裏的[e]音，比較容易學像一點。(要練習[o]音，也可以取類似的方法。)

243. [i]——這是法語"fini"[fini](完了)，"pire"[pi:r](更劣)等字中的母音。意語與西班牙語中，也都有這一個音。

德語中的[i]，情狀與[u]完全一樣：讀爲長音時，或處於開類弱切音中而讀爲中長音時，都是緊音；讀爲短音時，則爲寬音；例如"die bienne"[dí bí:nə](蜜蜂)，"ich bin"[ìç bìn](我是)。

英語中也是如此；例如"seat"[sí:t](座位)，"sit"[sìt)(坐)。但在[ɹ]之前，寬[ɩ]可讀爲長音；例如"deer"[dì:ɹ)(鹿)。

英國南部語中，[ì:]轉爲[ij]，[ì:ɹ]則轉爲[iə]。蘇格蘭人說的英語中，[ì:ɹ]轉爲[í:r]。

244. [y]——這是法語"nu"[ny](裸體),"pur"[py:r](純粹)等字中的母音。德語中亦有此音,長讀爲緊音,短讀爲寬音;例如"hüte"[hy̌:tə](帽,多數),"hütte"[小舍]。北歐語中亦有此音;但在瑞典語中,則分歧而爲兩個變相音:其一,嘴唇的式樣,由圓的變而爲部份的不圓,例如"kyrka"[cçyrka](教堂),"flyga"[fly:ga](飛),如果要記載得精密,應當寫作[y<]。——其二,舌頭的位置略近於[e],嘴唇的式樣則與[y]同,我們特製一個符號表示它:[ʏ];例如"hus"[hʏ:s](房子)。

英語意語西班牙語中,都沒有[y],也沒有其餘的兩個前部非正則母音(即[ø]與[œ])。這幾國的人學說法語,[y]音都說得很壞;尤其是英國人,照例要把"une rue"[yn ry](一條街)說成了[jun ru:]。要校正這種的缺點並不難:只須先用勁說一個"u,"把嘴唇向前伸,好好的斂圓着;於是,一面堅持着這嘴唇的式樣(必要時,可以用手指帮帮忙),一面把舌頭從[u]的位置改爲[i]的位置,其結果即是[y]。—這樣練習之後,

再把[i-y][i-y]連續的說：這時候，自己可以感覺得到：舌頭的位置不變，只有嘴唇的式樣變。接着再把[u-y][u-y]連續的說，其結果恰恰相反：嘴唇的式樣不變，只有舌頭的位置變。用這種的方法，可以把[y]音練習得很正確；餘外的兩個前部非正則母音，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練習。

(附帶說明) 嚴格說來，發[i][y]兩音時，舌頭的位置並不完全一樣。德法兩語中的[y] (亦許別種語言裏的[y]也是如此)，舌位比[i]音低一點，而與[e]音相近；不過這裏面的區別很微弱，實際上儘可以不問。

245. [ø] ——這是法語"peu" [pø] (少)，"meute" [mø:t] (羣犬) 等字中的母音。德語中亦有此音：長而緊的有如"schön" [ʃø:n] (美)，短而寬的有如"können" [kønən] (能於)。英意班三語中都沒有這個音。英國人要想學說得像，比學說[o][e]兩音更難；但是，假使他能於學像了[e][o]兩音及[y]音，再要學這[ø]音就很容易了。

246. [œ] ——這是法語"peuple" [pœpl] (人民)，

"peur" [pœːr] (恐怖) 等字中的母音。德國方言中,也有用它替代寬短的[ø]音的;例如讀 "können" 為[kœnən]。英意班三語中,都沒有這個音。

法國南部語中,通常都把[ø] [œ] 兩音說成了[ø]與[œ]中間的一個音。

247. [ɯ]——這是個很不習用的後部非正則母音:舌頭的位置與[u]同,嘴唇的式樣與[i]同。Arménie語中有此音。俄語中所謂"jery," 有種種讀法,此音即是一種;例如 "syn" [sɯn] (兒子)。

248. [ʌ]——舌頭的位置同於[ɔ],只是嘴唇不圓。聽上去,與[a]音很相近。

這是英語中極普通的一個音,即 "but" [bʌt] (但), "club" [klʌb] (俱樂部), "summer" [sʌməɹ] (夏) 等字中的母音;這是個短而寬的音,而且舌頭的位置,略略向前偏一點;寫得詳細些,應當是[ʌ˖]。沒有受過耳聽訓練的法國人聽這個音,似乎和[œ]音很相像;所以往往有許多法國人,把 "but" 讀成了[bœt],把 "club" 讀成了[klœb];英

國人聽見了這種的音,心上總覺非常難受;與其把[ʌ]錯成了[œ],還不如錯成了[a]好一點。

249. [ɛ]——這一個中部母音,無論就舌頭的位置而論或就嘴唇的式樣而論,都的的確確處於[ə]與[ɛ]兩音的中間。英語"nurse"[nɛ̈ɹs](看護婦),"church"[tʃɛ̈ɹtʃ]禮拜堂等字中的母音,就大體說,就是這一音。標音時,為簡便起見,也可以寫作[ʌ],因為[ɛ̈]與"but"等字中的[ʌ⊢]很相像;而且,[ɛ̈]的位置必在[ɹ]之前,[ʌ⊢]的位置卻從不在[ɹ]之前,兩者不至於有相混的機會。

250. [ï]——這是在俄語中與[ɯ]交錯並用的一個音。威爾斯北部語中亦有此音;例如"duw"[dïŭ](上帝)。

251. [ü]——這是個中部圓唇音,是[u]與[y]中間的一個音。瑙威語中有此音:例如"hus"[hüs](屋)。

(附帶說明)古法語中一定有過這樣的一個音,因為從拉丁語"lūna"(月)中的[u]音(意斑爾語中還保存着),變而為現代法語"lune"中的[y]音,中間必定要經過這一個階級。

鼻化母音。

252. 以上所講的母音，都是喉頭的嗓音，加以口腔的共鳴音而構造成功的。要是我們讀一個字，例如法語中的"rente"(賣)，我們立時可以覺得：空氣不但從口中出來，而且同時還從鼻孔中出來：因此，這一種母音之構成，不僅於嗓音之上受到了口腔的共鳴，而且還受到了鼻腔的共鳴。要是我們在發這樣的音的時候，把手指輕輕的按在鼻孔邊上，我們可以感覺得到很明顯的顫動，要是把鼻尖揑住，使空氣不能從鼻孔中出來，音質就馬上改變了。若不發這一類的音而發普通的母音，則輕按鼻尖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顫動；重揑鼻尖時，音質也並不改變。

這一種的母音，通常叫做"鼻母音"(voyelles nasales)；說得正確些，應當是"鼻化母音" voyelles nasalée。(我們可以把通常的母音叫作"口母音"(voyelles orales)，以與鼻化母音相對。)

發口母音的時候，軟口蓋維持着平常的狀況，將鼻腔閉住，使空氣只能從口裏出來；發鼻

化母音的時候,軟口蓋往下降,使空氣不但可以從口裏出來;而且還可以分出一部分,從鼻孔裏出來。所以,鼻化母音是口鼻並用的一種音:它不像口母音之只用口而不用鼻,也不像子音中的鼻音,只用鼻而不用口。

每一個口母音,都可以有一個相對的鼻化母音;這就是說,無論發那一個口母音,只須一面保持着原來的構造法(舌頭的位置與嘴唇的形式),一面把軟口蓋降低,使空氣分出一部份從鼻孔中出去,結果就是鼻化母音了。因此,我們對於鼻化母音,並不一個個的特造音標,只就相符的口母音上,加一個名叫"tilde"的符號:[~],以表示鼻化;例如[õ]爲[o]的鼻化音。

253. 據我想,鼻化母音是無論那一種語言中都用得着的。例如人家問我們問什麼話,我們急着要回答,往往先用一個音質不大明顯的鼻化母音去切斷他的話頭:這樣的一個音,亦許可以寫作[ə̃ː]。又在普通的語言中,凡與鼻音相接的母音,也多少可以受到一些鼻化。

不過這種的鼻化母音，音質都不大明顯，而且在語言中，也不能算得有什麼正用。求其在語言中有正用，而音質又很明顯，使我們能於斷定，某一鼻化母音，是由於某一口母音之鼻化而成，——這就並不是一般的語言所共有現象，只是少數語言所特有的現象；我們的法語，就是有這種特象的。

254. 法語中有四個鼻化母音：[ɔ̃], [ɑ̃], [ɛ̃], [œ̃]，寫得正確些，應當是[ɔ̃⊥], [ɑ̃⊥], [ɛ̃⊥], [œ̃⊤]；例如"bon" [bɔ̃] (好), "banc" [bɑ̃] (長凳), "bain" [bɛ̃] (浴), "brun" [brœ̃] (棕色的)。有許多人，把[ɔ̃]讀成了[õ]，尤其是一班少年人.

法國人發鼻化母音的時候，軟口蓋降得極低，所以鼻化得很強。而且，這鼻化是始終一致的，並不是部分的，也不是先強後弱或先弱後強的。

這是就法國北部的普通語言說；在南部語中，往往不用純粹的鼻化母音，而用鼻化得很弱的母音與鼻音相結合。在爆發音之前，這種現象尤爲習見：例如"lampe" [làmpə] (燈), "tante" [tãntə (伯母), "longue" [lòngə (長)。

巴黎的[ɑ̃]音,往往與[ɔ̃]音相混。故"bon"(好)與"banc"(凳),均可讀為[bɔ̃]。

255. 外國人學習法語,要學像這種的鼻化母音當然是很難的。要破除這困難,應當按着理論,一步步的練習。第一,先說[a:m:],[e:n:],[o:ŋ:]等音;說的時候,把手指輕按在鼻尖上:這樣,你可以覺得在說[a:][e:][o:]等音時,鼻尖上並沒有顫動;說[m:][n:][ŋ:]等音時,却是有顫動的。於是你就可以明白:口音與鼻音的分別,在於鼻尖上之有無顫動。這一層明白了,你就可以張開了口說一個音;若能說到鼻尖上也可以感覺得到顫動,那就是個鼻化母音了。

至於鼻化母音音質之是否正確,却很容易試驗:譬如說一個[ɑ̃]音,若然取消了鼻化,而仍舊能回復到[ɑ]音,則鼻化的[ɑ̃]音一定不錯。英國人學說[ɑ̃][ɔ̃]兩音,應當好好的辨別:不要說成了[ɑ̃]與[ɔ̃]中間的一個音(即鼻化的[ɒ]音[ɒ̃]),不要把"les cheveux blancs"(白髮)與"les cheveaux blonds"(金髮)說得含混不分,像少數讀音不正的巴黎人一樣。

256. 法國東部的土語中,還有些特別的鼻化母音,是普通法語中所用不到的;例如 Plombières 地方及其附近,謂"un sapin"(一株松樹)爲[ĩ sɛpĩ],謂"lundi"(禮拜一)爲[lỹdi]。要學像這些鼻化母音並不難;因爲你旣然知道[ɑ]與[ɑ̃]間,[ɛ]與[ɛ̃]間的關係,你只須多說幾次[ɑːɑ̃],[ɛːɛ̃],然後連類而推,就可以推出[iːĩ],[yːỹ]來。

葡萄牙語中也有許多鼻化母音,不過鼻化的程度,比法語中的淺一點;例如"fin"[fĩ](精細)。鼻化母音與爆發音的中間,也可以插入一個鼻音,像法國南部語中一樣;例如"campo"[kɐ̃mpu̯](野)。

波蘭語中,美洲英語中,德國南部土語中,以及塞爾語族的幾種語言中,也都有鼻化母音。

弱母音。

257. 語言中,有一種別致的母音,是專用在弱切音中的。這種母音雖然不止一個,但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發音時,筋肉總是寬弛的;舌頭的位置,總是偏向於中部的。

無論在那一種語言裏，弱切音中的母音，說起來總要少用一點勁。這少用勁的結果，是把應該說得清楚的母音說含糊了。譬如本來要說某一音，必須把舌頭放到了某一位置，才能構造得成功；現在因為舌頭貪着懶，並不向某一位置搬去，而只停留在休止的位置上；或者是：只有意無意的略略離開了休止的位置，卻始終沒有搬到某一位置上，——這樣構成的母音，叫做“自然母音”(voyelle neutre)。通常是每一種語言有一個自然母音；而此一語言之自然母音，未必即同於彼一語言之自然母音；所以，說到自然母音，必須標明是某一種語言裏的自然母音，以免彼此糾纏。但標起音來，不妨把所有的自然母音都寫作[ə]，以求簡便。

258. 法語中，正則重音不很顯明，所以弱切音中的母音，也不大容易含糊化。若仔細推求，則“poteau”(柱)“comment”(如何)兩字中的第一母音是[ɔ̀˥˧]，“sécher”(乾)“regner”(御宇)兩字中的第一母音是[è˥˧]，“mardi”(禮拜二)一字中的

第一母音是[à˧],舌頭的位置,都偏向於中部,都可以說是受到了相當的含糊化。不過,就大體說,這還只是聲音的色彩上略略有一些異同,並不是聲音的根本上起了變化。

259. 但是,法語中也有一個自然母音,卽是最古的弱切音中的母音;這一個音,通常叫作"啞 e"("e" muet),或叫作"陰性 e"("e" féminin),卽"crever"(破壞)"refrain"(疊唱)兩字第一切音中的"e"。這是[ø]與[œ]中間的一個音,不過舌頭的位置偏後一點,發音時,筋肉是寬弛的。如果要嚴格標音,應當寫作[œ˔˧];簡便些,就寫作[ə]。

這一個音的特別點,在於它對於字義上,是沒有絲毫關係的。決然沒有什麼字,因爲有了[ə]音就改變了意義,或者是,因爲短少了[ə]音就改變了意義。它的唯一職務,是在子音結合得很複雜的時候,用來分割節落。所以在同一個字裏面,有時可以用着它,有時可以不用它,於意義上完全受不到什麼影響;例如"venez"

[vəne] (來，"vous venez" [vu vne] (你來); "genou" [ʒənu] (膝), "son genou" [sɔ̃ ʒnu] (他的膝), "leur genou" [lœr ʒənu] (他們的膝)。有時候，節尾或兩字之間，也可以插進一個[ə]去，在文字中，卻並沒有"e"字；例如"un arc" [œn arkə] (一個弧), "un ours blanc" [œ̃n ursə blɑ̃] (一隻白熊)。

在談話中，或將[ə]音保存，或將[ə]音省割，那就完全由於個人的習慣，和說話的快慢，不能訂定什麼規則。不過，就通常的慢說語而論，凡省去了[ə]音之後，而不使一個節落的開首或結尾，有兩個子音碰在一起；或者是，不使一個節落的中間，有三個子音音碰在一起，——那就儘管省去便了；例如"le petit garçon" [lə pti garsɔ̃] (那個小孩子), "quel petit garçon" [kɛl pəti garsɔ̃] (那一個小孩子)。

260. 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中的母音的含糊化，並不顯明。葡萄牙語中是很顯明的；可是情形太復雜了，本書只得略而不論。

261. 德語中也有一個弱母音，其構造法並

不很含糊是個寬弛的[ë]，多少偏向後方一點。不過，要是處於[r]之前，它就和[ɛ]相近；處於開切音中，又與[e]音相近；又舌頭的位置，在南部語中，要比在北部語中偏向前方一點。

爲簡便起見，我們把這一個音寫作[ə]：凡文字中弱切音中的"e，"都可以讀爲[ə]；例如"gabe"[gaːbə]（賜與物），"der adler"[dər ʔaːdlər]（鷹）。德語中的[ə]，並不像法語中的一樣沒用處，因爲有許多字的意義，要靠着這[ə]音的有無分別出來；例如"mann"[man]（人，主格），"manne"[manə]（人，予格）。不過，這也是個很容易脫省的音；例如"bleiben"（留）字，可讀爲[blaibən]，亦可讀爲[blaibn]。

荷蘭語及北歐語中的[ə]，與德語中的幾乎完全符合。

德國南部語中，自然母音和[ə]音很相近；瑞典土語中，則和[i]音很相近。

262. 英語中的弱母音有好許多。弱的[uː]音處於字尾時，就變成了[ù⊦]或[ü⊣]；例如"value"

價值)一字讀爲[valju⊢],與[valjŭ]極近。同樣,弱的[o:]音處於字尾時,就變成了[ȯ⊢]或[ö];例如"fellow"(伙伴)一字讀爲[fɛlo⊢],在英倫南部,則讀爲[felöü]或[felo]。

[ei]與[i:]弱讀時,則相混而爲一中間音:[ė⊥];例如"pity"(惻隱)讀[pite],"Sunday"(禮拜日)讀[sʌnde],"believe"(相信)讀[beli:v]。這一個音,在一般的英國人聽來,以爲和英語中短讀的[i]相同;在法國人,則以爲和法語中的[e]相同,所以英語中的"baby"[beibe],法語中借用了就變成了"bébé"[be:be]。其實,這一個音並不是[i],也不是[e]。——它在閉切音中,舌頭的位置向後偏一點;嚴格標起音來,應當是[ė⊥⊣];例如"fishes"[fiʃez](魚),"fitness"[fitnes](適宜)。

英語中也像法語中一樣,有一個很弱的自然母音:幾乎無論什麼母音,要是處於很弱的地位,就可以變成這個自然母音。這是個寬讀的[ɛ̈];爲簡便起見,也可以寫作[ə];可是比較起來,英語中的[ə]要開些。德法語中的[ə]要合

些。例："sofa" [soufə] (軟榻), "together" [təgɛðəɹ] (在一起) "a man" [ə man] (一個人)。

凡弱讀字中的母音，往往可以變成[ə]；例如"and" (與) 應讀爲[and], "he and I" (彼與我) 則讀爲[hiː ənd ai]; "of" (的) 應讀爲[ɔv], "what of that" (那裏面的什麼) 則讀爲[hwɔt əv ðat]。這也是英語中的一種特別處。

[ə]音當然是很容易脫省的；例如"hot and cold" (熱與冷) 可讀爲[hɔt n kould]。不過它對於字義上，並不像法語中的[ə]一樣沒有關係；例如"long" [lɔŋ] (長) 與"along" [əlɔŋ] (沿), "hungry" [hʌŋgre] (餓) 與"Hungary" [hʌŋgəre] (匈牙利)，其分別處就完全在一個[ə]音上。

母音與子音。

263. 我們已經說過，有許多母音和子音，中間是有互相連結的關係的；例如[i]之與[j]，文字中都寫作"i": "ni" [ni] (亦不), "bien" [bjɛ̃] (好)。這[i]與[j]間的分別是如此：發[i]音，無論口腔收斂得如何窄，空氣出來的時候，還仍舊是自由

的，我們聽上去，還仍舊只有噪音而沒有明顯的摩擦；發 [j] 音，口收斂得更窄，使空氣出來時不能自由，因而我們聽到很明顯的摩擦。[u] 與 [w] 間，[y] 與 [ɥ] 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所以，說一句普泛的話，母音與有聲子音間的分別，只是程度上的分別：要是噪音的勢力佔得大一點，那就是母音；要是摩擦的勢力佔得大一點，那就是子音。

因此，現在的語音學者，都依據德國 Viëtor 教授的方法，把母音子音列入一表，以便對照。本書亦採用其法，將前文所講過的重要母音及子音，合作一總表如次。

264. 至於每一種語言中所有的母音及子音，當然要比總表中所載的簡單得許多。現在把法英德三種語言中所有的音素，分列爲三表，使學習這三種語言的人，可以一目了然。不過表中所記，只是各音素的大概情形；至於比較不甚重要的色彩上的差別，却無從一一細注。

		肺管支音	喉頭音	小舌音	後口蓋音	口蓋音	舌音	唇音
子音	爆發音		ʔ	q ɢ	k g	c ɟ	t d	p b
	鼻音			ɴ	ŋ	ɲ	n	m
	邊音				ɫ	ʎ	l	
	抖音			ʀ R			r	
	摩擦音	ʜ ʢ	h ɦ	ʁ ʁ	(ʍ w) x ɡ	(ɥ) ç j	ɹ θð ʃʒ sz	fv ꜰv ʍ w ɥ
母音	合口音				ɯ ɯ ü ʊ	ï y i Y I		(u ü y) (ʊ Y)
	半合口音				o ɤ ö ɵ	ë ø e		(o ö ø)
	半開口音				ɔ ʌ ɔ̈	ɛ̈ œ ɛ		(ɔ ɔ̈ œ)
	開口音				ɒ ɐ ɑ	æ a		(ɒ)

母音子音合表

		咽頭音	後口蓋音	口蓋音	舌音	脣音
子音	爆發音		k g		t d	p b
	鼻音			ɲ	n	m
	邊音				l	
	抖音				r	
	摩擦音	h	(w)	(ɥ) j	ʃʒ sz	fv wɥ
母音	合口音		u o	y i φ e		(u) (y)
	半合口音		õ ɔ	ə œ ɛ		(o) (φ)
	半開口音			œ̃ ɛ̃		(ɔ) (œ)
	開口音		ɑ̃ ɑ	a		

法語音素表

		喉頭音	後口蓋音	口蓋音	舌音	唇音
子音	爆發音		k g		t d	p b
	鼻音		ŋ		n	m
	邊音				l	
	抖音				r	
	摩擦音	h	(w)	j	ɹ θ ð	fv w
母音	合口音		u	i		(u)
	半合口音		o	e		(o)
	半開口音		ʌ ə	ɛ		
	開口音		ɒ ɑ a			(ɒ)

英語音素表

		喉頭音	後口蓋音	口蓋音	舌音	唇音
子音	爆發音	ʔ	k g		t d	p b
	鼻音		ŋ		n	m
	邊音				l	
	抖音				r	
	摩擦音	h	x	ç j	ʃʒ sz	fv v
母音	合口音		u	y i		(u) (y)
	半合口音		o ɵ	ϕ ɵ		(o) (ϕ)
	半開口音			ε		
	開口音			ɑ		

德語音素表。

附屬音。

265. 我們用這“附屬音”(sons accessoires)一個名詞，把所有語言中沒有正用的聲音，包括在一起。

反音。

266. “反音”(sons inverses)卽是吸入音，因爲通常的聲音都是呼出音。通常的呼出音，無論是怎樣的一個音，都可以改用吸入法而使成反音，不過吸入的時候，聲帶很不容易顫動，所以反音大都是無聲的，不是有聲的。標音時，在通普音標之後作一[*]號，卽爲反音。

情感詞中往往用到反音；例如[f*]，表示痛疼；[l̥*]，表示喜悅。法語中的“oui”(是)，在遲疑的時候，可以變成了[ẘ*ɪ̊*]；英語中的“yes”(是)，在同一情狀之下，也可以變成[ç*e̥*s]，不過末了的[s]仍舊是呼出音；德語中的“ja”(是)也是如此：[ç*ɑ̥*]。

接吻的聲音是[p*f*]或[p*ʍ*]，附帶着一種嘴唇所構造成功的樂音。

碰擊音。

267. 反音之外,還有一種"碰擊音"(claquements),在情感詞中,也有時可以用得着;其構造法,是一面吸氣,一面以嘴唇與嘴唇互相碰,或以舌頭與口蓋相碰擊。因爲碰擊音只是反音的一個分支,所以標音起來,仍舊可以借用[*]號。

碰擊音與普通反音的分別,在於吸氣的深淺:要是吸氣深,能夠經過喉頭,達到氣管,那就是普通的反音;要是吸氣淺,只從口腔的此一部,達到了彼一部,那就是碰擊音。因此,發碰擊音時,聲帶是自由的:它仍舊可以構成噪音,與碰擊音,同時並發。

[t*]是個很普通的表示不耐煩的聲音。[c*]是驅馬的時候所用的聲音。

非洲 Hottentots 與 Kafres 兩種人的語言裏,碰擊音可以有很重要的用處;例如"Cetewayo" [t*ɛtjua:jo](人名)。Zulu 人種有[t*][c*][k*]三個碰擊音,似乎是從 Hottentots 語裏借去的;Sesuto 語裏的碰擊音,可又是從 Zulu 語裏轉過借去

的。據傳教師 Dieterlen 說, Boshiman 語裏的碰擊音,共有七個之多。

卷舌碰擊音[ʗ*],是個很奇怪的聲音:它是有聲的;而且,只須把發音機關略略節制一下,就可以使它的聲調的高低改變,好像是個樂音一樣,音質却並不改變。

喳喳音。

268. "喳喳音" sons chuchés) 卽耳語音;在一般的語言裏,非耳語的時候用不着。不過有幾種語言,平常也有用到的時候 前文 (§ 172) 說過,法語中的肯定語,其末一切音必低落而爲喳喳音。葡萄牙語中,凡字尾母音之非重讀者,亦都轉爲喳喳音;例如"Canto" (唱歌) 之讀爲[kãntu̥],---[̥] 就是喳喳音的符號。

有些美洲土人的語言裏,把喳喳音當做了正用;馬達加斯加人的語言裏也是如此;例如[a'umbi̥] (母牛),[betsi̥mi̥'sa:rakḁ] (人種名);歐洲語中的"耶穌" (Christ) 一字,在他們說起來,也變做了[ki̥'raisi̥trḁ]。

吹音

269. 嗡唇而吹，也可以吹出一種樂音來，名目就叫做"吹音"(sifflement)。這種聲音，語言中有時候也可以用得着，所以應當視爲附屬音之一。

要把吹音"鼻化，"也是很容易的，不過聽起來沒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也可以一面用嘴唇吹着，一面用聲帶發出噪音；因此很有人能夠自吹自和，合成一種"雙音的曲調"(duo)，或者是以吹音爲正調，以噪音爲"配調"(accompagnement)。

聲音的結合

過渡音

270. 我們說甲音與乙音結合，只是就甲乙兩音最不同之點而言。其實，聲音結合起來，大都不是直接的；在甲乙兩音之間，必定還有個中間音；這中間音就叫做"過渡音"(sons transitoires)。譬如我們說一個[ba] [b]是閉口的，[a]是開口

的;從[b]的閉轉而爲[a]的開,中間必定經過一個半開的時候;這半開的時候所構成的音,應當是[v]音。要是我們說話說的很快,這[v]音是聽不出來的;要是慢慢的說,把嘴慢慢的張開,我們就可以聽見一個很弱的[v]音,——實在[b]與[a]間所有的,不僅是一個[v]音,是許多相連不斷,漸次變化的中間音,不過聽起來,[v]音最明顯便了。又如[ɲ]音後面無論接上什麼個母音去,中間總有一個極明顯的過渡音:沒有受到耳聽訓練的人,每每把它當做一個眞正的[j]音。

又字尾子音後,尤其是字尾爆發音之後,口中呼出的氣,並不就立時中止,總要稍稍延長一下;這稍稍延長一下的氣,應當用[ʰ]表示它;所以[ak]一個切音,嚴格說來,後面還有一個[ʰ]。

這種過渡音,在需要時(但是,這種的需要是很少的)也可以照常標出,而加括弧以別之;如[b (v) a],[ɲ (j) a][ak (h)]。

271. 音首,音幹,音尾.——一個完全的聲音,可以分析作三部分:第一是"音首"("l'arrivée," 直譯應作"音的來到"),即發音的預備姿勢;第二是"音幹"("la tenue," 直譯應作"音的持續"),即發音的正式姿勢;第三是"音尾"("la détente," 直譯應作"音的寬放"),即發音完畢時的姿勢。譬如爆發音[p],嘴脣由開而合的時候是音首;嘴脣合着的時候是音幹;合過之後重新張開,是音尾。——"疊音"中(看§150),音首與音尾之間強度減損,故可認爲音幹不存在,而以前一音爲音首後一音爲音尾。

音首與音尾實際也只是過渡音,因爲這是構成音幹所必須有的兩個現象。所以標音時,通常都置之不問;例如[pat],並不必標作[(^{h})pat(^{h})].雖然事實上是如此。

272. 結合法之不同.——但是,有時候必須把過渡音研究清楚,以見各種語言中音素與音素結合上之異同。譬如[ba]這一個切音,[b]與[a]都是有音的,所異者只在於口之開合;所以就

一般而論,發這樣的一個切音是後有什麼大變化的(印度語中的"帶氣的b, d, g,"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pɑ]這一個切音就兩樣了:其中不但有開合的分別,而且還有聲氣的分別:要是過渡音是像[p]一樣沒有聲的,其結果應爲[p(ʰ)ɑ];要是過渡音是像[ɑ]一樣有聲的,其結果應爲[p(ɹ)ɑ]。法語中的[p][t][k],後面接上母音時,其情狀應屬於後一類:意大利語與西班牙語中,也是如此。日耳曼語族中的結合法,就屬於前一類;所以一般人稱日耳曼語族中的爆發音爲"帶氣的"(aspirées)。帶氣也有強弱之分:英語中是弱的,德國北部語及腦威語中是強的,最強的是丹麥語。

有許多教語言的人,用一種實驗的方法,把這帶氣與不帶氣的分別指示給學生們看。他們擦着了一枝火柴,對着它發一個德國的[pɑ]音,火柴就熄了;若發一個法國的[pɑ]音,却可以不熄。這個方法雖然很有趣,却並不確確,因爲我自己對着火柴發一個[pɑ],音火柴也熄了。要知道我們法國人發爆發音時的爆發力,並不比德國人弱,不過噪音出來得早一點罷了。

帶氣的爆發音，在必要時可以標作[p'][t'][k']；例如法語中的"cou" [ku] (頸)，德語中的"kuh" [k'u] (母牛)。

因結合法不同，所以語音的色彩，也就跟着不同。我們學習外國語，必須把這種色彩也說像才好。要是我們說德語中的"können" (能於)字，而用了一個不帶氣的[k]，德國人聽去，就好像是個"gönnen" (願)字。要是丹麥人說法語中的"tard" (遲)字，而用了一個帶氣極強的[t]，我們聽去，就好像是個"tsar" (俄皇)字。

273. 字首有聲子音的音首，也可以分爲有聲無聲兩種，卽[bɑ]可讀爲[(ʙ)bɑ]，或讀爲[(ᵇ)bɑ]；前一種讀法，是[b]還沒有構造成功，嗓音就出來了；後一種讀法，是直到[b]構造完成之後，嗓音才出來的。前一種是法語中的讀法，後一種是英語——尤其是德語——中的讀法。因此，法國人說的"bonne" (好)，"donne" (給)，"goût" (滋味)等字，在德國人聽去，似乎應當讀做[mbən]，[ndən]，[ŋgu]才對；反之，德國人說的"buch" (書)，

"dach" (屋頂), "gut" (好) 等字, 在法國人聽去, 也似乎應當讀做 [pu:x], [tax], [ku:t] 才對。

274. 字尾有聲子音的音尾, 也可以分爲有聲無聲兩種, 卽 [ab] 可讀爲 [ab(ɴ)] 或 [ab(ʰ)]。前一種是法語中的讀法, 後一種是英語中的讀法 (德語中沒有有聲爆發音或有聲摩擦音做字尾的); 例如法語中的 "raide" [rɛd(ɴ)] (堅峻), 英語中的 "red" [rɛd(ʰ)]。因此, 英國人說 "dog" (狗) 字而用了個無聲的音尾, 我們聽了似乎說的是 "dock" (船塢) 字; 法國人說英語的 "big" (大) 字而用了有聲的音尾, 英國人聽了似乎說的是 "bigger" (更大) 字。

字尾子音的音尾, 有時可以完全缺去; 這就是說, 喉頭所發的氣, 到構成了音幹就停止供給; 音尾一部分, 只有發音機關的動作而沒有氣。遠東語言中有這種現象; 必要時, 可以借用 [˚] 號表示它; 例如緬甸語中的 [mjank̊] (北)。

275. 兩個同部位所構成的音聯接在一起, 中間的過渡音可以減損到極少, 甚而至於完全沒

有。譬如在 "hanneton" [hantɔ̃] (金龜子) 這一個字裏, [n] 的軟口蓋是下降的, [t] 的軟口蓋是上升的; 由 [n] 轉爲 [t], 只在於軟口蓋之由下降轉爲上升, 別處可以完全不動; 所以所可視爲過渡音者, 只是軟口蓋由下降轉爲上升的那一刹那。在 "des tenailles" [detnɑːj] (鐵鉗) 中, 情形也是如此; 不過軟口蓋由上升轉爲下降, 方向相反罷了。

"atteler" [atle] (駕車) 一字中 [t] 與 [l] 間的過渡音, 就是 [t] 音的邊旁爆發; 這種爆發幾乎與 "bâcler" [bɑːkle] (栓門) 一字中的爆發完全相同, 所以 [tl] 與 [kl] 很相像, 有時不免要聽錯。至於 [ts] 與 [tʃ] 中的 [s] 與 [ʃ], 那就簡直可以當作爆發音 [t] 的音尾了。

276. 兩個部位不同的音聯接在一起, 若然要把這兩個音都說得清楚, 中間就不得不有一個過渡音; 例如 "acteur" (伶人) 之爲 [ak(ʰ)tœːr], "Bagdad" (地名) 之爲 [bag(ə)dad]。

但是, 這只是可能的事, 並不是必要的事: 我

們也儘可以把兩個部位不同的音緊接在一起。例如要把“une petite”(一個小女孩)讀做[ynptit],只須先把口閉起,構成一個[p];接着把舌尖放到了[t]的位置上,同時以非爆發的方法放開嘴唇;到[t]音構造完成了,然後再爆發。法語中,這種樣的結合法是很少見的;通常我們並不說[ynptit],却是規規矩矩的說[ynpətit],或者索性簡省,說成了[ymtit]或[yntit]。英德語中,這緊接法却是很普通的;所以英語“actor”[aktər](伶人)中的[kt],實際只有一個音首[k],和一個音尾[t];我們聽上去,很有些像[attœːr]。

277. 這裏要說到一種情狀很特別的子音,名目叫做“合子”(consonnes affriquées),也有人稱爲“半閉音”(semiocclusives)。這就是意語“zio”(叔伯),“zitto”(不響),“ciò”(這箇),“giù”(底下);德語“zehn”(十),英語“chair”(椅子),“gem”(寶石)等字中的字首子音。在我們聽去,這些音都是一個爆發音和一個摩擦音結合成功的;所以分析之後,可以寫做[ts],[dz],[tʃ],[dʒ]。而語言中用

到這些音的人，却往往不以我們的意見爲然：他們不承認這些音是合音，却認做了簡單的子音。

我們法國人的耳朵，當然未必能聽得十分正確。可是，若然把西班牙語中的"ocho"(眼睛)，"acha"(是!)，或意語中的"agio"(舒服)，"orologio"(鐘)等字收到了留音片中，然後用相反的方向開出來聽，我們所聽見的；却分明是[oʃɯ]，[aʃta]，[oʒda] [oʒdɔːloro]。

不過，這樣的試驗，並不足以證明這些音和法語"tsar"(俄皇)，"Dzoungarie"(地名)，"patchouli"(香木之一種)，"djinn"(阿拉伯人的"仙人")等字中的"ts,""dz,""tch,""dj"相同。而且Vosges一帶的土語裏，[ɛ dze](他說)與[ĩ dʒe](一個樫雀)中的兩個[dʒ]是完全不同的：前一個是[d]+[ʒ]，是兩個子音的聯接；後一個是[dʒ]，是兩個子音結合成功了一個。這聯接與結合間的分別，是不得不研究的。

若然我們說：這[tʃ]中的[t]與[ʃ]，與通常的

[t] 與 [ʃ] 不同,——這也未必就對;因為英語中的 [tʃ],又與西班牙語中的 [tʃ] 不同,而就這結合一點上說,却應歸入同類。

278. 仔細研究之後,我們得到了下面結語:

第一,合子中的爆發音與摩擦音,其構造法與各該語言中原有的爆發音與摩擦音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兩音之間沒有過渡音:在構成爆發音之後,並不照常爆發,却卽以摩擦音之隙縫為爆發;——所以,爆發音就做了摩擦音的音首,摩擦音就做了爆發音的音尾。

第二,除疊音外,爆發音與摩擦音的時間都很短:兩個音合起來,只有一個通常的摩擦音一樣長。

第三,除疊音外,兩音結合之後,在拼音時就同簡單的音一樣,不能拆開前一音,歸入前一切音,而以後一音歸入後一切音。試以英語中的 "at sheepstone" [ət 'ʃiːpstoun] (在 Sheepstone 地方) 與 "a cheap stone" [ə 'tʃiːp 'stoun] (一塊廉價的石頭) 相比,就可以知道前一例中是 [t] 與 [ʃ] 的聯合,後一例中是 [tʃ] 的合體。

就語言學上說，合子可以當作一個簡單的子音看。就語音學上說，却總當把它認爲兩音的合體。標音時，如有需要，可以在兩音之下，聯以括弧：[‿]，例如[t͡ʃ]，[t͡s]，平時却儘可以省得。

（附注）合子的疊音，是將爆發音一部分延長，一半歸入前一切音，一半歸入後一切音；其全體重疊者，如英語之"which church" [hwɪtʃ tʃʌɹtʃ]，德語之"das nets ziehn" [das nɛts tsiːn]，却是很少見的。

279. 下面是一般語言中所用到的幾個合子：—

[pf] 與 [bv].——[pf] 是德語中所常用的；例如"pferd"（馬），"pfund"（磅），"apfel"（蘋果）；德國北部語中，字首的"pf"都省讀爲[f]，故"pfund"（磅）與"fund"（尋找）均讀爲[fùnt]。——[bv]却不大習見；就我所知道的說，只南非洲Transvaal的Thonga語中有這樣的一個音；例如[ku bvumba]（猜謎）。這種語言裏沒有[v]而有[bv]，也是一件怪事。

[ts] 與 [dz].——法國各處的土語中往往有這

兩個音；例如 Vaudois 的 Chateau d'Œx 地方，呼"Champ"（野）爲 [tsã]，呼"jeune homme"（少年人）爲 [dzu:no]。

意大利語中，這兩個是很重要的音（文字中都寫作"z"）；例如"zio" [tsio]（伯叔），"zitto" [dzitto]（不響；其中爆發音一部分，往往重疊；例如"prezzo" [prettso]（價錢），"mezzo" [mɛddzo]（半中）。Lombardie 方言裏，爆發音一部分省去，只用摩擦音一部分：[zitto]，[prɛsso]。

德語中有 [ts] 音（文字中寫作"z"）；例如"zeit" [tsait]（時）。——斯拉夫語族各語言中也常有此音。

[tʃ] 與 [dʒ].——法國土語中有此二音；例如 Vosges 的 Val d'Ajol 地方，讀"porter"（拿）爲 [putʃa]，讀"garder"（守）爲 [wadʒa]。——意大利語中亦有此二音；例如"ciò" [tʃɔ]（這箇），"già" [dʒa]（已經），"caccio" [kattʃo]（打獵），"maggio" [maddʒo]（五月）。羅馬及 Toscane 方言中，都把爆發音一部分省去。

西班牙語中有[tʃ],不過位置略略後一點;例如"mucho" [mutʃo] ( )。

英語中,[tʃ]與[dʒ]都很普通;例如"church" [tʃʌɹtʃ] (禮拜堂), "judge" [dʒʌdʒ] (裁判官)。——斯拉夫語族各種語言中也常有[tʃ]音。

[cç]與[ɟj].——與[c][ɟ]兩音相差極微;例如瑞典語中的"kära" [cçɛːra] (親愛), göra" [ɟjœra] (做)。

[kx].——"德語瑞士"的土語中有此音;例如[k xatš] (貓), 即德語"die katze"的音轉。

280. (附言)——我們只須略略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過渡音在語音史上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例如英語中的[t],德語中作"z" [ts]: "tide," "zeit" (潮); "ten," "zehn" (十),——這是什麼緣故呢? 在當初,德語中所有的也是個"t;" 不過這個"t"帶氣很強,有如在丹麥語中一樣;因此聽上去,不大像"t"而像[ts]; 到後來,就當眞有人說[ts]而不說"t"了。英語"pound"與德語"pfund"兩字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丹麥語中的帶氣很強的[p] [t] [k],亦許將來也要變做了[pf] [ts] [kx]。)

德語中字尾的"b" "d" "g," 現在已經讀成了[p] [t] [k]。

英語中的"dog,"在我們聽去已經很像"dock,"到將來,不免也變得和德語中一樣;現在正是過渡時代。

法語中的"Champ"(野),是從拉丁語"campum"一字轉來的,在中古時代讀爲[t∫ɑ̃mp];在[p]音未曾脫省之前,一定有過一個無音尾時期。

又拉丁語"actum"(作用)"ruptum"(破裂)之變爲意語之"atto""rotto,"中間也必定有過一個時期,[kt]的[k]與[t]間,[pt]的[p]與[t]間,是沒有過渡音的;因其沒有過渡音,所以聽上去很像[tt],終而至於說成了[tt]。

同化

281. 兩個音聯接在一起,彼此間總不免有一點"同化"(assimilation);換一句話說,就是甲音性格中所含有的東西,借了一部分給乙音,使兩音轉移之間,發音機關的部位,不至於有突然的變化。例如[ku],[ko],[ka],[ke],[ki]五個切音,雖然都是用[k]開首的,而各[k]的部位卻並不一致:要是後面所接的母音是偏於後部的,它就偏向後一點;要是偏於前部的,它也就偏向前一點;便是嘴唇的式樣,也被後面所接的母音同化了而顯有不同。

就一般而論，無論何音，多少總要受到些鄰音的同化。不過，大部分的同化，都是出於自然的，而且也是各種語言中所共有的現象。這種的現象，我們不妨置之不論；所要注意的，乃是各種語言中獨特的同化法。

282. 先說聲與氣的同化。兩個子音聯接在一起，若然一個有聲的，一個是是無聲的，結果往往可以使兩個都變做了有聲的，或者是兩個都變做了無聲的。例如法語中"médecin"(醫生)這一個字，在南部還讀做[medəsɛ̃]，在巴黎却因脫省[ə]音之故；不讀為[mɛdsɛ̃]而讀為[mɛtsɛ̃]。

法語中的同化，大都是後音影響前音，所謂"逆同化"(assimilation régressive)，於前述一例之外，試再看"anecdote"(逸事)之讀為[anɛgdɔt]("c"受"d"之同化而讀為[g])，"observer"(觀察)之讀為[ɔpsɛrve]("b"受"s"之同化而讀為[p])，可見這種逆同化是很有規則的。不過，[j][w][ɥ]三個半母，却並不能影響於前面的無聲子音而使有聲化，反是它自己受了前面的無聲子音的無聲

化; 例如 "pied" [pj̊e] (脚), "poids" [pẘa] (重量), "tuile" [tɥ̊il] (瓦)。流音也不能發生什麽同化作用; 在處節首或節尾的時候, 却可以受到前接或後接無聲子音的影響而變爲無聲; 例如 "r'paraître" [r̥parɛːtr] (再出現), "peuple" [pœpl̥] (人民), "rhytme" [ritm̥] (音節)。

兩字相接, 如果緊接得和一個字一樣, 則相接處亦可照常發生同化作同; 例如 "garde champêtre" [gartʃɑ̃ːpɛːtr̥] (田野守衛人); "chemin de fer" [ʃəmɛ̃tfɛːr]。若然並不緊接得和一個字一樣, 則雖然同化, 也只是部分的, 不是全體的; 例如 "je viens de parler" [ʒə vjɛ̃ d̥ parle] (我剛說) 與 "je viens te parler" [ʒə vjɛ̃ t parle] 顯然不同; 又 "une tasse de thé" [yn tas̬ də te] (一杯茶) 裏的 [tas̬], 也不能逕讀爲 [taz]。——總而言之, 這隔字同化, 因說話的人的個性之不同, 和說話時的情況之不同, 程度上可以分做好多等級, 標音時, 這種隔字同化, 通常都不大注意。

283. 英語中的同化, 大都是前一音影響後

一音，所謂"順同化" (assimilation progressive)；例如"cat" (貓) 的多數是"cats" [kats]，"dog" (狗) 的多數是"dogs" [dɒgz]；又法語中"Observer" 讀爲 [ɔpsɛrve]，英語中"observe" 讀爲 [əbzʌɹv]，一逆一順，非常明瞭。不過英語中的同化比法語中少，所以也儘有無聲子音與有聲子音接用的時候；例如"absolute" [absəluːt] (絕對)。半母 [j] [w] 兩音，却與法語中的半母一樣，可受前接無聲子音的影響而變爲無聲；例如"pure" [pj̊uːɹ] (純潔) "queen" [kẘiːn] (皇后)。[hj̊] 與 [hẘ]，有時可以變爲 [ç] 與 [ʍ]；例如"hue" (色) 可讀爲 [hj̊uː] 或 [çu]，"when" (何時) 可讀爲 [hwɛn] 或 [ʍɛn]。——隔字同化可以不必注意。

德語中的同化也是順的；但在說話說得快的時候，並不十分顯明。法國人說德國話，只須不把法話中的逆同化搬過去，其餘就儘可聽其自然，不必注意；例如"schweigen" (靜) 可讀爲 [ʃv̊aigən] 或 [ʃv̊aigən]，却不能讀爲 [ʒvaigən]；"wo bist du" (你在何處) 可讀爲 [voː bis d̥uː]，却不能讀爲 [voː bizd duː]。

284. 語言中原有的過強的同化,在學習外國語時,也應當注意,不要把它搬了過去。例如法國 Normandie, Beauce, Artois 等處,凡 [k] [g] 兩音處於 [e [i] [y] [j] 等音之前者,都變做了 [c] [ɟ]; 所以 "qui" (誰) 讀爲 [ci], "curé" (本堂教士) 讀爲 [cy:re], "guêpe" (馬蜂) 讀爲 [ɟe:p],——這在我們法國人已經覺得很不好聽,要是搬到了英語或德語中去,那就更要不得了。

俄國人也是如此;而且他們把處於同一情形之下的 [t] [d] [l] [n], 幾乎讀成了 [c] [ɟ] [ʎ] [ɲ]; 所以他們把法語的 "tirer" (抽), "lire" (讀), "animal" (動物) 讀做了 [ci:re], [ʎi:r], [aɲimaɫ]。

美國人和法國南部人把後面接鼻音的母音;都讀做了鼻化母音;所以他們把法語中的 "homme" (人), "même" (同), "une" (一個), "bonne" (好), "cane" (雌鴨) 讀成了 [õm], [mɛ̃:m], [ỹn], [bõn], [kãn]。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和法國西南部人一樣,讀母音後面的有聲的爆發音,氣道並不完

全閉塞;結果是[b] [d] [g] 變成了[v] [ð] [g]:他們把法語的"abeille"(蜜蜂),"redeau"(幔),"égal"(相等)讀成了[avεːj], [riðo], [egal]。

凡此等等,都應努力校正。不過這一類的錯誤,是舉不勝舉的;學習語言的人,只有隨時隨地細心體會的一法。

標音譜。

285. 今取書中所講論到的歐洲各種重要語言,用音標譜出一二,以見其音讀上之異同。但標音不宜過於瑣細;凡各音性格根本不同之處,自然可以從音標上直接看出;其比較不甚重要的色彩上的異同,應參看書中所講,音譜中概從省略。有須特別注意處,則另行註出。

286. 先取同樣的一段文字,譯成種種不同的語言,各依"通常慢說體,"用音標譜出。其中法語與英語,因方言之不同,各分爲三種;西班牙語則分爲二種。

法國北部語。

lə sɔlεːj diː

ʒə m apεl sɔlεːj. ʒə sɥi trε brijɑ̃. ʒə m lεːv a l εst,

e kɑ̃ ʒə m lɛːv, i fə ʒuːr. ʒə rgardə par ta fnɛːtr avɛk mɔ̃n œːj brijɑ̃ kɔm l ɔːr, e ʒ tə di kɑ̃t il ɛ tɑ̃ d tə lve; e ʒ tə di, 'parɛsφ, lɛv twa; ʒə n brij pa pur kə ty rɛst o li a dɔrmiːr, me ʒə briːj pur kə ty t lɛːv e k ty travaːj, kə ty liːz e k ty t prɔmɛn.'

ʒə sɥiz œ̃ grɑ̃ vwajaʒœːr. ʒə vwajaːʒ dɑ̃ tu l sjɛl: ʒə n m arɛt ʒamɛ, e ʒə n syi ʒamɛ fatige. ʒ e yn kurɔn syr la tɛːt, yn kurɔn də rɛjɔ̃ brijɑ̃, e ʒ ɑ̃ːvwa me rɛjɔ̃ partu. ʒə briːj syr lez arbrə, syr le meːzɔ̃, syr l o; e tut a lɛːr relɥiːzɑ̃ e ʒœli kɑ̃ ʒ briːj dəsy.

ʒə t dɔn la lymjɛːr, e ʒ tə dɔn la ʃalœːr, kar ʒə reʃof tu. ʒə fe myːriːr lə frɥi, e ʒ fe myːriːr lə ble. si ʒə n brijɛ pa syr le ʃɑ̃ e le ʒardɛ̃, rjɛ̃ n purɛ pusə.

法國南部語。

lə solɛʎ di:

ʒə m apɛlə solɛʎ. ʒə syi trɛ briʎɑ̃. ʒə mə lɛv a l ɛst, e kɑ̃ ʒə mə lɛv, i fɛ ʒur. ʒə regardə par ta fənɛtr avɛc mon œʎ briʎɑ̃ komə l or, e ʒə tə di kɑ̃nt il ɛ tɑ̃n də tə

love; e ʒə te di, 'parɛsø, lɛve twa; ʒə ne briʎə pa pur kə ty rɛst o li a dormir, mɛ ʒə briʎə pur kə ty tə lɛv e kə ty travaʎə, kə ty liz e kə ty tə promɛnə.'

ʒə syiz œ̃ŋ grɑ̃ vuajaʒœr. ʒə vuajaʒə dɑ̃n tu lə siɛl; ʒə nə m arɛtə ʒamɛ, e ʒə nə syi ʒamɛ fatige. ʒ e ynə kuronə sy la tɛt, ynə kuronə də rɛjɔ̃m briʎɑ̃, e ʒə ɑ̃vua mɛ rɛjɔ̃m partu. ʒə briʎə sy lez arbrə, sy le mezɔ̃, sy l o, e tut a lɛr rəlyizɑ̃ e ʒoli kɑ̃ ʒə briʎə dəsy.

ʒə tə donə la lymiɛr, e ʒə tə donə la ʃalœr, kar ʒə reʃofə tu. ʒə fɛ myrir le fryi, e ʒə fɛ myrir lə ble. si ʒə nə briʎɛ pa sy le fɑ̃ e le ʒardɛ̃, riɛn nə purɛ kruatrə.

瑞士法語。

lə solɛʎ di:

ʒə m apɛl solɛʎ. ʒə sɥi trɛ briʎɑ̃. ʒə mə lɛv a l ɛst, ɛ kɑ̃ ʒə m lɛv, il fɛ ʒuːr. ʒə rəgardə par ta fnɛːtr avɛ mɔ̃n œʎ briʎɑ̃ kəm l ɔːr, ɛ ʒ tə di kɑ̃t il ɛ tɑ̃ də tə lve; ɛ ʒ tə di, 'parɛsɸ, lɛv twa; ʒə n briʎə pa pu k ty rɛstez o li a dɔrmiːr, me ʒə briʎ pu k ty t lɛːv ɛ k ty travaʎ, kə ty liːz ɛ k ty t promɛn.'

ʒə sɥiz œ̃ grã vwajaʒœːr. ʒə vwajaːʒ dã tu lə sjɛl; ʒə n m arɛt ʒame, e ʒə n sɥi ʒamɛ fatige. ʒ e yn kurɔn sy la teːt, yn kurɔn də rɛjɔ̃ briʎã, e ʒ ãvwa me rɛjɔ̃ partu. ʒə briʎ sy lez ɑrbr, sy le meːzɔ̃, sy l o; e tut a lɛːr rəlɥiːzã e ʒɔli kã ʒə briʎə dəsy.

ʒə tə dɔn la lymiɛːr, e ʒ tə dɔn la ʃalœːr, kɑr ʒə reʃoːf tu. ʒə fɛ myriːr le frɥi, ɛ ʒ fɛ myriːr lə ble. si ʒ nɛ briʎɛ pɑ syr lə ʃãz ɛ le ʒɑrdɛ̃, rjɛ̃ n pure krwaːtr.

Castilles的西班牙語。

el sol diθe:

mi nombre es sol: briʎo mutʃo. salgo por el oriente, i kuando salgo es de 'dia. miro adentro de tu bentana kon estos oxos fulxentes i dorados, i te abiso k es ora de lebantarte, kiθiendo: 'le'bantate, pereθoso; no te alumbro para ke t es'tes en la kama, si'no para ke te le bantes, trabaxes, leas j andes por a'i.'

soi uŋ graŋ kaminante; kamino por todo el θielo; no me paro nuŋka ni me kanso. teŋgo en kabeθa una korona, korona de rajos luminosos, j espareθo por todas

partes mis fulgores; ilumino los 'arboles, las bibiendas, las 'aguas, i todo pareθe luθiente j ermoso kuando jo resplandeθko.

te doi luθ i ka'lor, pues todo lo kaliento. ago madurar los frutos i los granos. si no fuese por mis resplandores, nada madura'ria en los kampos ni en los wertos.

(除特別標明的重音外，凡重要的字裏的重音，均在末尾第二切音。——除['dia]與[a'i]外，凡兩母相接，均變爲合母。)

美洲的西班牙語。

el sol dise:

mi nombre es sol; brijo mutʃo. salgo por el oriente, i kuando salgo eh de 'dia. miro adentro de tu bentana kon ehtos oxoh fulxentes i dorados, i te abiso k es ora de lebantarte, disiendo, 'lebantate, peresoso; no te alumbro para ke t ehtes en la kama, sino para ke te lebantes, trabaçes, leas j andes por a'i.'

soi uŋ gɾaŋ kaminante; kamino por todo el sielo; no me paɾo nuŋka ni me kanso. teŋgo en la kabesa una koɾona, koɾona de ɹajos luminosos, j ehpaɹso por todah paɹteh mih fulgoɾes; ilumino los aɾboles, lah bibiendas, las awas, i todo paɾese lusiente j eɹmoso kuando jo ɹehpladehko.

te doi lus i kaloɾ, puh todo lo kaliento. ago maduɾaɾ loh frutos i loh gɾanos. si no fuese por mih ɹehplandoɾes, nada maduɾa'ɾia en loh kampoh ni en loh weɹtos.

葡萄牙語。

u sol diʃ:

u meu nom ɛ sol; briʎu mũĩntu. naʃsu nu oɾi'ẽnt, i kwɐ̃du nafsu ɛ 'diɐ. oʎu pɐɾɐ dẽntɾu dɐ tuɐ ʒɐnɛlɐ kõ eʃtez oʎuʃ fuɫʒẽntez i do'ɾaduʃ, i ɐ'vizute de kwɐ̃nkw ɛ oɾɐ de iɾ'geɾeʃ; i digu: 'ɛɾgəte, pregisozu; nɐ̃ũ ɛ pɐɾɐ iʃ'taɾeʒ nɐ kɐmɐ ke ti ɐlu'miu, mɐʃ sĩ pɐɾɐ t iɾ'geɾez i tɾɐbɐʎaɾeʃ, leɾez i ẽndaɾeʃ puɾ i foɾɐ.

eu so gɾɐ̃nde kɐmi'ɲɐiɾu, kɐmiɲu puɾ tod uː sɛu; nɐ̃ũ paɾu nuŋkɐ nɐ̃ĩ me kɐ̃ʃu. tɐɲu nɐ kɐbesɐ umɐ kɾoɐ,

kroe do'raju3 lumi' nozuʃ, i iʃparzu pur toda part u3 meuʃ fulgoroʃ; ɐlu'miu ɐz 'arvuroʃ, ɐz ɐbitɐ 'ʃɐ̃uʃ, ɐz 'agwaʃ, i tudu perɛso luzɐ̃nt i furmozu kwɐ̃ndw eu roʃplɐ̃ndeu.

dote luz i dote kɐ'lor, poiʃ tudu ekɛsu. ɐmɐdu'res uʃ 'frutuz i uʃ pɐ̃iʃ. se nɐ̃ũ 'fosɐ̃i u3 meu roʃplɐ̃n 'doroʃ. nadɐ viseʒavɐ nuf kɐ̃mpu3 nɐ̃i nuz 'ortuʃ.

（重音和合母，都和西班牙語一樣。——[ə] 是寬弛的 [ï]；如在 [ʃ] 與 [3] 之前，則幾與 [i+] 相等。——[ɐ] 是英語"sofa"一字中的"a"音，或者還可以更開一點。）

意大利語。

il soːle diːtʃe:

iːo mi kiaːmo soːle. soːno molto lutʃɛnte. mi altso al levante, e kkwando mi altso, fa ddʒorno. gwardo dentro dalla tua finɛstra kol mio 'ɔkkio splendɛnte e kkolor d ɔːro, e tti diːko kwand ɛ oːra d altsarti; e alloːra ti diːko: 'altsati, poltroːne; iːo non risplɛndo per'ke ttu rrɛsti in lɛtto a dormiːre, ma risplɛndo per farti altsaːre, e 'llɛddʒere e ppassedʒaːre.

soːno uŋ gran viaddʒatoːre; viaddʒo per tutto il tʃiɛːlo. nom mi fermo mai e nnon soːno mai staŋko. ɔ uːna koroːna iŋ kaːpo, uːna koroːna di raddʒi splendɛnti, e mando i miɛi raddʒi dappertutto. splɛndo suʎʎ 'alberi, sulle kaːse e sull 'akkua, e ttutto sembra 'luːtʃido e bbɛllo kuando vi splɛndo soːpra.

ti dɔ lluːtʃe, e tti dɔ kkaloːre, per'ke rriskaldo ɔɲɲi kɔːsa. fattʃo maturaːre le frutta, fattʃo maturaːre il graːno. se nnom dovessi ri'splɛndere sui kampi e sui dʒardiːni, noŋ kreʃʃerɛbbe piu nnulla.

(重音和合母,都與西班牙語相同。——凡強切音之不處於節尾者,其母音均為長音或中長音。)

英國北部語。

ðə sʌn sɛz:

mai neim iz sʌn. ai m vɛre brait. ai raiz in ðə iːst, ən hwɛn ai raiz, it s dei. ai luk in ət joɹ windo wið mai brait, gouldn ai, ən tɛl ju hwɛn it s taim tə gɛt ʌp; ənd ai sei, slʌgəɹd, gɛt ʌp; ai dount ʃain foɹ ju tə lai in bɛd

en sli:p, bet ai ʃain fəɹ ju te gɛt ʌp en wʌ:k en ri:d, en wɒ:k əbaut.

ai m ə greit travləɹ; ai travl ɒ:l ouvəɹ ðə skai; ai nɛvɛɹ stɒp, ənk ai m nɛvəɹ taiɹd. ai hav ə kraun ɒn mai hɛd, ə kraun əv brait rəiz, ənd ai sɛnd aut mai rəiz ɛvrehwɛɹ. ai ʃain ɒn ðə tri:z, en ðə hauzez, en ðə wɒ:təɹ; ənd ɛvreθiŋ luks spɑɹkliŋ ən bju:tefl hwɛn ai ʃain ɒn it.

ai giv ju lait; ənd ai giv ju hi:t, fəɹ ai meik ɛvreθiŋ wɒɹm. ai meik ðə fru:t raipn, ənd ai meik ðə kɒɹn raipn. if ai did nt ʃain ɒn ðə fi:ldz en gɑɹdnz, nʌθiŋ wəd grou.

英國南部語。

ðə sʌn sɛz:

mai neim z sʌn. ai m vɛɹə brait. ai ɹaiz in ðə ijst; ən wɛn ai ɹaiz, it s dei. ai luk in ət jo windou wið mai bɹait, gouldn ai, ən tɛl ju wɛn it s taim tə gɛt ʌp: ənd ai sei, slʌgəd, gɛt ʌp; ai dount ʃain fə ju tə lai in bɛd ən slijp, bʌt ai ʃain fə ju tə gɛt ʌp ən wʌ:k, ən ɹijd ən wɒ:k əbaut.

ai m ə gɹeit trævlə; ai tɹævl ɒːl ouvə ðə skai: ai nɛvə stop, ənd ai m nɛvə taiəd. ai hæv ə kɹaun ɒn mai hɛd, ə kraun əv bɹait ɹeiz, ənd ai sɛnd aut mai ɹeiz ɛvɹewɛə. ai ʃain ɒn ðə tɹijz, ən ðə hauzəz, ən ðə wɒːtə; ənd ɛvɹeθiŋ luks spaːkliŋ ən bjuwtəfl wɛn ai ʃain ɒn it.

ai giv ju lait; ənd ai giv ju hijt, fəɹ ai meik ɛvɹeθiŋ wɒːm. ai meik ðə fɹuwt raipn, ənd ai meik ðə kɒːn ɹaipn. if ai dit nt ʃain ɒn ðə fijldz ən gaːdnz, nʌθiŋ əd gɹou.

美國的英語。

ðə sʌ̃n sɛz:

mai nẽĩm iz sʌ̃n. ai m vɛɹə bɹait. ai ɹaiz in ðə iːst. ən hwɛ̃n ai ɹaiz, it s dei. ai luk in ət joɹ wĩndo wið mai bɹait, gouldn ai, ən tɛl ju hwɛ̃n it s tãĩm tə gɛt ʌp; ənd ai sei, ʻslʌgəɹd, gɛt ʌp; ai dõũnt ʃãĩn fəɹ ju tə lai in bəd ən sliːp, bət ai ʃãĩn fəɹ ju tə gɛt ʌp ən wʌɹk, ən ɹiːd, ən wɒːk əbaut.

ai m ə gɹeit trævləɹ; ai tɹævl ɒːl ouvɹ ðə skai; ai nɛvr stap, ənd ai m nɛvɹ taiɹd. ai hæv ə kɹãũn ɑ̃n mai

hɛd, ə kɹāũn əv bɹait ɹeiz, ən ai sɛ̃nd aut mai ɹeiz ɛvɹehwɛɹ. ai ʃāĩn ān ðə triːz, ən ðə hauzez, ən ðə wɒːrəɹ; ənd ɛvɹeθiŋ luks spɑɹkliŋ ən bjuːtəfl hwɛ̃n ai ʃāĩn ān it.

ai giv ju lait; ən ai giv ju hiːt. fəɹ ai meik ɛvɹeθiŋ wɒɹm. ai meik ðə fɹuːt ɹaipn, ənd ai meik ðə kɒɹn ɹaipn. if ai didnt ʃāĩn ān ðə fiːldz ən gɑɹdnz, nʌθiŋ wəd gɹou.

德語。

di zonə zaːkt:

ˀiç haisə di zonə. ˀiç bin gants glɛntsənt. iç geːə im ˀostən ˀauf. ˀunt vɛn ˀiç ˀaufgeːə, virt ɛs taːk. ˀiç gukə in dain fɛnstər mit mainəm klaːrən, goldənən ˀaugə hi'nain, ˀunt ˀiç zaːgə diːr, vɛn ˀɛs tsait ˀisi ˀauftsufteːn; ˀunt ˀiç zaːgə: ʃteː ˀauf, faulpɛlts; ˀiç ʃainə niçt, damit du ˀim bɛtə blaipst, zondərn ˀiç ʃainə, damit du ˀaufʃteːst ˀunt ˀarbaitəst ˀunt liːst ˀunt hərumgeːst.

ˀiç maxə groːsə raizən; ˀiç raizə ˀyːbər dən gantsən himəl. ˀiç ʃteːə niːʃtil, ˀunt ˀiç bin niː myːdə. ˀiç haːbə

ʔaine kroːne ʔauf dəm kopfə, ʔaine kroːne fon glɛnt sendən ʃtraːlən, ʔunt ʔiç ʃike maine ʃtraːlən ʔyːbərʔal hin. ʔiç ʃaine ʔauf di boime, ʔauf di hoizər ʔunt ʔauf das vasər, ʔunt ʔales ziːt hɛl ʔunt frointliç ʔaus, vɛn iç darauf ʃaine.

ʔiç geːbe diːr liçt, ʔunt ʔiç geːbe diːr vɛrme, dɛn ʔiç ʔərvɛrme ʔales. ʔiç maxe das ʔoːpst ʔunt das korn raif. vɛn ʔiç niçt auf di fɛldər ʔunt di gɛrtən ʃiːne, vyrde niçts vaksən.

荷蘭語。

də zʊn zɛxt:

mɛɪn nam ɪs zʊn. ɪk bɛn zer hɛldər. ɪk kʊm ɪn t oːtən ʊp: ɛn als ɪk ʊpkʊm, ɪs ət dax. ɪk kɛik ˈɪn bɛi yu ram mɛt mɛin hɛldər, gouden ox, ɛn vərˈtɛl y, vaˈner ət tɛit ɪs ʊm ˈʊp tə stan; ɛn ɪk zɛx: lœyart, sta ˈʊp; ɪk sxɛin nit vor jɔu, ʊm ɪn bɛt tə lɪgən ɛn tə slapən, mar ɪk sxɛin vɔr jɔu, ʊm ˈʊp tə stan ɛn tə vɛrkən ɛn tə lezən ɛn rʊnt tə lopən.

ɪk bɛn ən grot rɛizəgər; ɪk rɛis dən gəhelən hemel rʊnt, ɪk hɔut noit stɪl ɛn ɪk bɛn noit mu. ɪk hɛp ən kron ʊp mɛin hoft, ən kron van hɛldərə stralən, ɛn ɪk zɛnt mɛin stralən œyt, 'overal hɛn. ɪk sxɛin ʊp də bomən, ʊp də hœyzən, ʊp ət vatər; ɛn aləs zit ər glɪnstərənt ɛn moi œyt, als ɪk ər ʊp sxɛin.

ɪk gef y lɪxt, ɛn ɪk gef y varmtə; vant ɪk mak aləs varm. ɪk du də vrœxtən rɛipən, ɛn ɪk du ət korən rɛipən. als ɪk nit sxen ʊp də akərs ɛn tœynən, dan zɔu ər nits gruiən.

(重音與合母,都和英語一樣。——[v] [z] [g] 三音,往往從有聲變爲無聲,尤其是在位置於無聲子音之後的時候,故[ɪk gef]幾與[ɪk xef]相同。——[i] [e] [a] [o] [u] 比 [ɪ] [ɛ] [ɑ] [ɔ] [ʊ] 長。——[e] [o] 二音,往往可以讀爲[ei] [ou]。——[r] 可以照原音標讀,也可以讀爲[R]。——無聲子音之下接有聲子音或接母音者,每變爲有聲,故[ɪk bɛn]幾與[ɪg bɛn]相同。——[n]處於弱切音的末尾時,往往省略不讀。)

丹麥語。

'so?ln 'si:ʁ:

jai heðʁ 'so?l. jai ʁ 'maiəð 'kl̥a?ʁ.

jai sdɔʁ ɔb i 'ɸst, ɔ nɔʁ jai sdɔʁ 'ɔp εʁ de 'da?. ... seʁ 'en? a dit 'vendu mεð mit 'kl̥a:ʁə 'gyl?nə 'ɔiə ɔ si:ʁ 'thel dai, nɔʁ de εʁ 'thi?ð ɔ sdɔ 'ɔp; ɔ jai 'si:ʁ: 'syu'sɔu?ʁ! sdɔ 'ɔp; jai sgen?ʁ 'egə fɔʁ ɔ du sga legə i 'sεŋ?n ɔ 'sɔuə, mεn jai 'sgen?ʁ fɔʁ ɔ du sga sdɔ 'ɔb ɔ 'ɑʁbaiðə ɔ 'lε:sə ɔ gɔ ɔm'kʁ̥eŋ?.

jai 'ʁɑi?sʁ 'maiəð, jai ʁɑi?sʁ 'he:lə 'hemln 'ʁon?t. jai 'sdansʁ 'aldʁi, ɔ jai ʁ 'aldʁi 'tʁæt. jai lɑʁ n 'kʁ̥o:nə pɔ 'ho:ðð, en 'kʁo:nə a 'kl̥a:ʁə 'sdʁɔ:lʁ, ɔ jai sεnʁ minə 'sdʁɔ:lʁ ale vainə 'hεn. jai 'sgen?ʁ pɔ 'tʁ̥ε?ʁnə, pɔ 'hu:sənə, pɔ van?əð, ɔ 'al?t səʁ 'sdʁɔ:lənə ɔ 'smoxt u?d, nɔʁ jai sgen?ʁ 'pɔ de.

jai giʁ dai 'ly?s, jai giʁ dai 'vɑʁmə, fɔ jai vɑʁmʁ 'al?t; jai 'moðnʁ 'fʁoxdn ɔ jai 'moðnʁ 'kho?ʁnəð. nɔʁ jai 'egə 'sgeəðə pɔ 'mɑʁ̥gʁnə ɔ 'ha:vʁnə, kunə 'endəð 'vɔgsə.

([v] [ð] [ġ] 在字尾者，均轉爲無聲。—[b] [d] [g] 讀如 [b̥] [d̥] [g̊]。—[δ] [ε] [e] 讀如 [δˑ] [εˑ] [eˑ]。)

瑙威語。

ᵛsʊːln ᵛsiːər:

jεi ᵛheːtər ˈsʊːl. jεi ər ᵛmeːgət ˈklɑːr. jεi stɔːr ˈɔp i ˈøst, ɔ nɔr jə stɔːr ˈɔp, ær də ˈdɑːg. jεi ˈseːr in ɑ ᵛvinduə dit me mit ᵛklɑːrə, ᵛjyldnə ᵛøiə, ɔ ᵛsiːər dεi ˈtil, nɔr de ær ˈtiːd ɔ stɔ ˈɔp; ɔ jə ᵛsiːər: stɔ ˈɔp, din ˈsyːvsɔːvər! jεi ˈʃinnər ᵛikkə, fɔrɑt dü skɑl ᵛliggə ɔ ᵛsɔːvə; men jə ˈʃinnər, fɔrɑt dü skɑl stɔ ˈɔp ɔ ᵛɑrbεidə ɔ ᵛleːsə ɔ gɔ ʊmˈkriŋ.

jεi ᵛrεisər ᵛmeːgət, jεi ᵛrεisər ᵛheːlə ᵛhimlən rünt. jεi ᵛstɑnsər ᵛɑldri, ɔ jεi ər ᵛɑldri ˈtret. jεi hɑːr ən ᵛkrʊːnə pɔ ᵛhʊːdə, ən ᵛkrʊːnə ɑ ᵛklɑːrə ᵛstrɔːlər, ɔ jə ᵛsennər minə ᵛstrɔːlər til ᵛɑllə ᵛkɑntər. jεi ˈʃinnər pɔ ˈtræːɹnə, pɔ ᵛhüːsənə, pɔ ˈvɑnnə, ɔ ˈɑlt seːr ᵛstrɔːlnə ɔ ˈvɑkkəɹt üːt, nɔr ˈjεi ˈʃinnər pɔ də.

jεi jiːr dεi ˈlys, jεi jiːr dεi ᵛvɑrmə, fɔr jεi ᵛvɑrmər

'altiŋ; jɛi ᵛmʊːdnər 'früktn̩ ɔ jə ᵛmʊːdnər 'kʊːrnə; vis 'jɛi ikə ᵛʃintə, künə ᵛiŋŋəntiŋ ᵛvɔksə.

([p] [t] [k] [e] 與德語中同。——[b] [d] [g] 在字尾者均爲部分無聲。——[r] 在 [t] [d] [l] [n] [s] 之前,均讀如 [ɹ]。——[ɔ] 讀如 [ɔ ɔ]。——[ᵛ] 指後面所接的一個切音應強讀,全字應用複合聲調讀。)

瑞典語。

'sʊːlən 'sɛiər:

ja heːtər 'sʊːl. ja ɛr ᵛmyklə 'klaːr. ja gɔːr 'ɔp i 'φstər, ɔ nær ja gɔːr 'ɔp, ɛ də daːg. ja titar 'in i dit 'fφnstər mɛ mit ᵛklaːra jylna ᵛφːga, ɔ ja 'sɛiər dɛi nær dɛ ɛ 'tiːd at stiːga 'ɔp; ɔ ja 'sɛiər: stiːg ɔp, ᵛʃʏ'sɔːvarəl ja 'ʃiːnər 'intə fœr at dʏ ska 'ligga i 'sɛŋŋən ɔ 'sɔːva, ʏːtan ja 'ʃiːnər fœr at dʏ ska stiːga 'ɔp ɔ ᵛarbeːta ɔ ᵛleːsa ɔ ᵛrœːra 'pɔ dɛi.

ja 'reːser 'mykkə, ja 'reːser heːla 'himlən rönt. ja ᵛstannar ᵛaldriː ɔ ja ɛ ᵛaldriː trœt. ja har əŋ ᵛkrʊːna pɔ hövət, əŋ ᵛkrʊːna av 'klaːra ᵛstrɔːlar, ɔ ja 'ʃikkar

mina ˈstrɔːiar ɔt ˈalla hɔd. ja ˈʃiːnər pɔ ˈtrɛːna, pɔ ˈhyːsən, pɔ ˈvatnə, ɔ ˈalt seːr ˈtrɔːlandə ɔ ˈvakkərt ˈyːt, nær ja ˈʃiːnər pɔ dɛ.

ja ˈjeːr dɛi ˈjyːs, ja ˈjeːr dɛi ˈværmə, fœr ja ˈværmər ˈaltiŋ. ja jeːr fröktn ɔ ˈsedən ˈmuɡna. ɔm ˈjig intə vilə ˈʃiːna pɔ ˈfɛltən ɔ ˈtrɛːgɔrdana, köndə iŋəntiŋ vɛksa.

(與瑙威語同。)

冰洲語。

ˈsouːlɪn ˈsɛjɪr:

ˈjɛg heɪːtɪ ˈsouːl. jɛg ɛːr ˈmjœg ˈsɟaɪːr.

jɛg cɛːm ˈʏp i ˈɸʏsdrɪ, ɔg ˈθɛːgar jɛg cɛːm ˈʏp, ˈljouːmar daːgʏr. jɛg liːt ˈɪn i ɟɛgnʏm ˈglʏgan çaʊ ðjɛr mɛð miːnʊ ˈsɟaɪːra ˈgʏdlna ˈɸʏga ɔ sɛjɪ θjɛr ˈtɪːl θɛːgar ˈmaʊːl ɛr ˈkɔːmɪð tɪːl að ˈfaːr aʊ ˈfaɪːtʏr. ˈfarð aʊ faɪːtʏr, ˈlɛːtɪŋɟɪn θɪnl ˈsɛjɪ jɛg. jɛg ɛːr ˈɛc að ˈsɟiːna ˈtɪl θɛs að ˈθu sgʏːlɪr lɪɟa i ˈrumɪnʏ ɔ sɔːva, hɛldʏr ˈsɟiːn jɛg tɪːl ˈθɛs a ˈθu sgʏːlɪr ˈfaːr aʊ ˈfaɪːtʏr ɔg ˈvɪna ɔ ˈlɛːsa ɔg vɛːra aʊ fɛdlɪ.

jɛg fɛrðast 'mɪːeɪð; jɛg fɛːr 'hrɪŋɟɪn ɪ krɪŋg ʏm 'adlan 'hɪmɪnɪn. jɛg nɛːm 'aldrei 'sdlaːðar ɔg jɛg vɛrð 'aldreɪ θreɪt. jɛg 'hɛːr aʊ 'hœl ðɪnʏ 'kœːroʊnʏ, sɛːm ɛr 'ɟœrð av 'sɟaɪːrʏm 'ɟeɪslʏm, ɔg jɛg 'sɛndɪ 'ɟeɪsla miːna i 'adlar 'aʊtɪr. jɛg 'sɟiːn aʊ 'trjɛːn, aʊ 'huːsɪn, aʊ 'vatnɪð, ɔg 'alt liːtʏr 'ljoʊːmandɪ ɔg 'faːgʏrt 'uːt θɛːgar jɛg 'sɟiːn aʊ θað.

jɛg 'ɟɛːf θjɛːr 'bɪrtʏ, jɛg 'ɟɛːf θjɛr 'hɪːta, θvi jɛg 'hɪːta alt. 'jɛg laɪːt 'aʊvɛxsdɪna ɔ 'kɔdnɪð naʊ 'θrɔsga. ɛːv 'jɛg ecɪ 'sɟɪːnɪ, 'ɟaɪːtɪ 'ɛcɛrt 'vaxsɪð.

(字尾的有聲子音,及[s]後面的[b][d][ɟ][g][dl][dn],均轉為無聲。——[t][d][l][n]均為介齒音。)

俄語。

sontsɯ gɯva'ṙit: ṁi'ṅa za'vut 'sontsɯm. 'ja ṡvi'ṫʃu 'oṫʃiṅ 'jarka. fsta'ju nɯ va'stoki, i ka'da fsta'ju, nɯstu 'pait 'ḋeṅ. 'ja sma'tṙu k ṫi'ḃe v ak'no ma'im bli'ṡtaʃṫʃim kak 'zołɯtɯɪ 'okɯm i gɯva'ṙu ṫi'ḃe, ka'da pa'ra fsta'vaṫ. 'ja gɯva'ṙu: fsta'vaĭ ḷin'ṫaĭ, 'ja ṡvi'ṫʃu ṅi dḷi ta'vo,

ʃtɯbɯ'tɯ va'l̇aisɯ f kra'vati a dli ta'vo ʃtɯbɯ'tɯ fsta'vaɫ, ra'botɯɫ, t͜ʃɪ'taɫ, gu'l̇aɫ.

'ja 'mnogɯ 'stranstvɯʏ pɯ fṡɪ'mu'ṅebu i ṅika'da ṅi usta'navėivʏṡ i ṅika'da ṅi usta'ju. nɯ gɯɫa'v̇e u ṁi'ṅa ka'rona iz ṡl̇aʃiʃix ɫu't͜ʃeĭ, ka'torɯi 'ja pɯsɯ'ɫaʏ pa fṡɯdu. 'ja aṡv̇i'ʃt͜ʃaʏ di'ṙev̇ja, da'ma, 'vodu i 'fṡɔ ʃta 'ja aṡv̇iʃt͜ʃaʏ, bl̇i'ṡṫit i 'kaʒɯt͜sɯ kra'ṡivɯm.

ja da'ju ṫi'ḃe 'ṡv̇et, na'ja da'ju ṫi'ḃe i ṫip'ɫo, 'tak kɯk 'fṡo sɯgṙi'vaʏ bɫɯɪgɯda'ṙa 'mṅe 'zṙeʏt 'xl̇ep i pɫa'dɯ. ṅi'ʃto ṅi mag'ɫo bɯ ra'ṡti, 'jeṡli bɯ 'ja ṅi ṡv̇i'tiɫu nɯ pa'la i sa'dɯ.

(強切音都很明顯,其所含母音,比弱切音中的母音長;弱切音中的母音,都是很短,很寬弛,很含糊。但弱切音如處於重讀切音之前,或處於氣呼的節落之末,而又屬於開類者,則較普通的弱切音略略強一點;其所含母音,亦較爲清楚。

在強切音中,[ɑ]讀如[ɑ⊢],[o]讀如[ɔ⊥],[ɯ]讀如[ɯ⊢]。在 ǐ 蓋化的音的前面,[ɑ]與[ɯ]均較

前，[e]與[i]均較合。在爆發音與非口蓋化的鼻音的前面，[ɪ]音較開。

在弱切音中，[ɑ]=[ʌ]，[ɯ]=[ə]，[u]=[ʊ]，[i]=[ɪ]；[ʏ]音只通常語之弱切音中有之：凡口蓋化音後面所接的[ju]或[u]，均變爲此音。)

287. 以下諸譜，示各種語體之不同。

法語

通常快說話

sɑ̃ːdrijɔ̃.

j avɛ yn fwa yn pətit fiːj dɔ̃ la mɑ̃mɑ̃ etɛ mort e dɔ̃ l papa s etɛ rmarje. la fam kə l papa avɛt epuːze etɛ pɑ ʒɑ̃tij dytu, e ɛl avɛ dɸ fiːj kj etɛ trɛ meʃɑ̃ːt. ɛlz etɛ lɛd tut le dɸ, e ɛz etɛ trɛ ʒaluːz də lœr tit sœːr, kj etɛ ʒœli kɔm œ̃n amuːr. oːsi la pov fiːj a bjɛ̃to ete malœrɸːz kɔm yn pjɛːr.

ɔ̃ lɥi fəzɛ fɛːr tu l travaːj. pɑ̃nɑ̃ k se vilɛn sœːr etɛ ɑ̃kɔr kuʃə l matɛ̃, u pɑ̃nɑ̃ k ɛ s promnɛ u k ɛl liːzɛ de liːvr amyzɑ̃, la ptit fiːj balɛjɛ le ʃɑ̃ːbr, frɔtɛ le parkɛ,

alymɛ l fø, eplyʃɛ le legym, rekyːrɛ le kasrɔl. ɛ n mɑ̃ːʒɛ pa a tabl avɛk lez oːtr: o lœr dɔnɛ tut sɔrt də bɔn ʃoːz, e kɑ̃t ɛlz avɛ fini ɔ̃ lɥi lɛːsɛ le rɛst le sœːr avɛ də bɔ̃ li dɑ̃z yn bɛl ʃɑ̃ːb bjɛ̃ ʃoːfe, me la ptit n avɛ k yn paːjas dɑ̃ l grənje; ɑ̃n ivɛːr il i føzɛ kɛkfwa si frwa k ɛ vnɛ s kuʃe dɑ̃ la kɥizin o kwɛ̃ d la ʃmine, prɛ d la sɑ̃ːdrə ʃoːd; sa fə k ɔ̃ ll aplɛ sɑ̃ːdrijɔ̃.

通常慢說語

l ɑ̃sɛɲ dy ʃapəlje.

kɑ̃ ʒ etɛ ʒœn, il ɛt ariːve k œ̃ d mez ami, ki vulɛ s etabliːr ʃapəlje, a kɔ̃ːsylte plyzjœr pɛrsɔn syr la kɛstjɔ̃ d savwaːr kɛl ɑ̃ːsɛɲ i fodrɛ mɛtrə syr sa butik. il a prɔpoːze d la fɔrmyle ɛ̃ːsi: "ʒɑ̃ dypɥi, ʃapəlje, fɛ e vɑ̃ de ʃapo o kɔ̃ːtɑ̃;" avɛk, bjɛ̃n ɑ̃ːtɑ̃ːdy, l efiʒi d œ̃ bo ʃapo.

lə prəmjɛr ami dɔ̃t il a dmɑ̃ːde l avi a fɛ rmark kə l mo ʃapəlje etɛ tutafɛ sypɛrfly. s etɛt evidɑ̃, e dypɥi s ɛt ɛ̃ːprɛːse də l rɛje.

lə zgɔ̃ a ɔpsɛrve k s etɛ bjɛ̃n inytil də mɑ̃ːsjɔne kə ʒɑ̃ vɑ̃ːdɛ se ʃapo o kɔ̃ːtɑ̃. "d abityd, at i di, ɔ̃ n aʃɛt pa

œ̃n ɔbʒɛ kɔm sɑlɥi la a kredi. dajœːr, si ɔ̃ tə dmɑ̃ːdɛ d lə fɛːr, ty n srɛ ptɛt pɑ fɑːʃe də ll akɔrde." sa a pary ʒyst, ɔ̃n a bife se dφ mo; i n ɛ ply rɛste kə "ʒɑ̃ dypɥi fɛ e vɑ̃ de ʃapo."

œ̃ trwɑːzjɛm ami a ɑ̃kɔːr fɛ abrɛːʒe, ɑ̃ diːzɑ̃, "sφ ki ɔ̃ bezwɛ̃ d œ̃ ʃapo s ɛ̃ːkjɛt pφ d savwaːr par ki il a ete fɛ."

œ̃ katriɛm, ɑ̃ liːzɑ̃ s ki rɛstɛ, s ɛt ekrie, "asa vwajɔ̃, le ʒɑ̃ saːv bjɛ̃ k ty n vφ pɑ le lœr dɔne pur rjɛ, te ʃapo!"

œ̃ fɛ̃ d kɔ̃ːt, i n ɛ ply rɛste kə l nɔ̃ dy marʃɑ̃ e l efiʒi dy ʃapo.

細心的誦讀

ɑ̃n afrik.

nuz etjɔ̃ dφz ami sɥiːvi də ɥi spahi e də katrə ʃamo avɛk lœr ʃamelje. nu n parljɔ̃ ply, akɑːble də ʃalœːr, də fatig, e desɛʃe də swaf kɔm se dezɛːr ardɑ̃.

sudɛ̃ œ d sez ɔm pusa yn sɔrtə də kri; tuːs s arɛtɛːr; e nu dmœːram immɔbil, syrpri par œn inɛksplikablə fenɔmɛːn kony de vwajaʒœːr ɑ̃ se kɔ̃ːtrə pɛrdy.

kɛlkəpa:r, prɛ d nu, dɑ̃z yn dirɛksjɔ̃ ɛ̃determine, œ̃ tɑ̃:bu:r batɛ, lə misterjφ tɑ̃:bu:r də dyn; il batɛ distɛ̃ktəmɑ̃, tɑ̃:to ply vibrɑ̃, tɑ̃:to afɛbli, arɛtɑ, pɥi rəprənɑ̃ sɔ̃ ru:lmɑ̃ fɑ̃:tastik.

lez arab, epuvɑ:te, sə rgardɛ; e l œ̃ d φ di, ɑ̃ sa lɑ̃:g, "la mɔ:r ɛ syr nu." e vwala k tutaku, mɔ̃ kɔ̃paɲɔ̃—mɔ̃n ami, prɛskə mɔ̃ frɛ:r—tɔ̃:ba d ʃəval, la tɛ:t ɑ̃n avɑ̃, fudrwajə par yn ɛ̃sɔlɑ:sjɔ̃.

e pɑ̃dɑ̃ dφz œ:r, pɑ̃dɑ̃ kə ʒ esɛjɛz ɑ̃ vɛ̃ də l sɔ:ve, tuʒu:r sə tɑ̃bu:r ɛ̃sɛ:zisablə m ɑ̃plisɛ l ɔrɛ:j də sɔ̃ brɥi mɔnɔtɔn, ɛ̃tɛrmitɑ̃ e ɛ̃kɔ̃:preɑ̃sibl; e ʒə sɑ̃:tɛ sə glise dɑ̃ mez o:z la pœ:r, la vrɛ pœ:r, la hidφ:z pœ:r, ɑ̃ fas də sə kadɑ:vr ɛ:me, dɑ̃ sə tru ɛ̃:sɑ̃:dje par lə solɛ:j ɑ̃:trə katrə mɔ̃ d sɑ:blə, tɑ̃di k l eko ɛ̃:kɔny nu ʒətɛ, a dφ sɑ̃ ljφ də tu vila:ʒ frɑ̃:sɛ, lə batmɑ̃ rapid dy tɑ̃:bu:r.

G. de Maupassant.

莊嚴的誦讀

kɔmɑ̃ djφ fɔrʒ yn ɑ:m.

dɑ̃ la ful, səkrɛtmɑ̃,

djø parfwa prãt yn ɑːm nœːv,
k il vœt amne lɑ̃ːtmɑ̃
ʒysk a lɥi d eprœːv ɑ̃n eprœːv.

il la fɛ poːvrə, sɑ̃ sutjɛ̃,
dɑ̃ lə rɑ̃z ɔpskyːr rətny,
ʃɛrʃɑ̃ lə vrɛ, vulɑ̃ lə bjɛ,
pyːr tuʒuːr e məkɔny.

il fɛ plie su lə dulœːr
lə fɛːblə kɔːr ki ll ɑ̃ːprizɔn;
il la nurit avɛk də plœːr
kə nyl oːtr ɑːm nə supsɔn.

il lɥi sysit ʃak ʒuːr,
pur l epruːve, yn oːtrə pɛn,
il la fɛ sufriːr par l amuːr
par l ɛ̃ʒystis e par la hɛːn.

il la frap d œ̃ ku sɛrtɛ̃
dɑ̃ fakœ̃ dez ɛːtrə k ɛl ɛːm

e fɛ də sɔ̃ kryɛl destɛ̃

œ̃ melɑ̃:'kɔlik prɔblɛ:m.

ʒamɛ sa rigœ:r ne s ɑ̃:dɔ:r;

l ɑ:m atɑ̃ la pɛ; il la trubl;

ɛl lyt; il frap ply fɔ:r;

ɛl sə reziɲ, il rədubl.

a la ryd lwɑ dy trava:j

il la kɔ̃dɑ:n, ɛ̃:si frape;

il la dyrsi kɔm l ema:j

il la trɑ̃:p kɔm yn epe.

ʒy:ʒ ɛ̃:flɛksibl, il vø savwa:r

si ʒysk o bu, malgre l ɔra:ʒ,

ɛl akɔ̃:pli:ra sɔ̃ dəvwa:r

sɑ̃ demɑ̃:ti:r sə lɔ̃ kura:ʒ.

e s il la vwa, o dɛrnje ʒu:r,

sɑ̃ kə sa fɛrməte reklɑ:m,

il lɥi surit avɛk amuːr;

sɛt ɛ̃ːsi kə djø fɔrʒ yn ɑːm.

Eugène Manuel.

英語

通常快說語

ən ould wumən wəz swiːpiŋ əɹ haus wʌn mɔɹniŋ, n ʃi faund ə litl kruked sikspəns. "hwət ʃl ai duː, sɛd ʃi, wi ðis litl sikspəns? ai l gou tə mɑɹket, n bai ə litl pig, n kʌm houm tənait tə kuk mai apl-dʌmpliŋz."

sou ʃi wɛnt tə mɑɹket, n bɔːt ə litl pigewige. az ʃi wəz kʌmiŋ houm, ʃi keim tu ə stail; ðə pig wudnt gou ouvəɹ ðə stail. ʃi sɛd, "pig, pig, gou ouvəɹ ð stail, r ai ʃɑːnt gɛt houm tənait, tə kuk mai ɑpldʌmpliŋz, ou!"——bət ð pig wudnt.

通常慢說語

ðə gout

ðə gout iz vɛre mʌtʃ laik ðə ʃiːp; bət gouts hav biɹdz, hwail ʃiːp hav nʌn. ðə hɛːr əv ðə gout iz kɔɹs ən lɔŋ; hwail ðə wul əv ðə ʃiːp ız sɔft ən wɔɹm. ðə hɔɹnz əv

ðə gout ɑː nɔt laik ðouz əv ðə ʃiːp. ə jʌŋ gout iz kɔːld ə kid, bət ə jʌŋ ʃiːp s kɔːld ə læm.

ðə milk əv ðə gout iz vɛre gud; it s ɔːfn givn tə litl tʃildrən, ən tə sik piːpl. tʃiːz iz sʌmtaimz meid frəm gouts milk.

glʌvz ɑː meid frəm ðə skinz əv kidz; ən buks ɑː baund wið ðə skinz əv gouts.

gouts ɑː faund in moust pɑːts əv ðə wɜːld. ðəɹ ɑː waild əz wɛl əz teim gouts.

細心的誦讀

wɔles.

wɔles, laik ɔːl skɔtsmən əv hai spirit, həd lukt wið greit indigneiʃən əpɔn ðə juːzəɹpeiʃən əv ðə kraum bai ɛdwəɹd, ənd əpɔn ði insələnsez hwitʃ ði iŋgliʃ souldʒəɹz kəmited ɔn hiz kʌntremən. it iz sɛd ðət hwɛn hi wəz vɛre jʌŋ, hi wɛnt fiʃiŋ fəɹ spɔɹt in ðə rivəɹ əv ɑɹvin, niːɹ ɛːɹ. hi əd kɔːt ə gud mɛne traut, hwitʃ wəɹ kared bai ə bɔi, hu ətɛnded im wið ə fiʃiŋbɑːsket, az iz juʒuəl wið æŋgləɹz. tuː ɔɹ θriː iŋgliʃ souldʒəɹz, hu belɔŋd tə ðə

garisən əv ɛːɹ, keim ʌp tə wɔles, ənd insisted, wið ðɛɹ juʒuəl insələnz, ɔn teikiŋ ðə fiʃ frəm ðə bɔi. wɔles wəz kəntɛnt tu ɡiau ðəm ə paɹt əv ðə traut, bət hi refjuːzd tə paɹt wið ðə houl baːsketful. ðə souldʒəɹz insisted, ənd frəm wʌɹdz keim tə blouz. wɔles had nou bɛtəɹ wɛpən ðən ðə bʌt ɛnd əv iz fiʃiŋrɔd; bət hi strʌk ðə foɹmoust əʌ ði iŋgliʃmən sou haɹd ʌndəɹ ði iːɹ wið it, ðət iː kild im ɔn ðə spɔt; ən ɡɛtiŋ pəzsʃən əv ðə slein manz soɹd, hiː foːt wið sou mʌtʃ fjuːre ðət hi put ði ʌðəɹz tə flait, ən broːt houm hiz fiʃ seif ənd saund.

Scott.

莊嚴的誦讀

mʌɹse.

ðə kwolite əv mʌɹse iz nɔt streind; it drɔpeθ az ðə dʒɛntl ɹein frəm hɛvn əpon ðə pleis beniːθ; it iz twais blɛst; it blɛseθ him ðət givz ənd him ðət teiks. t iz maitiest in ðə maitiest; it bekʌmz ðə θɹouned monaɹk bɛtər ðan hiz kraun: hiz sɛptəɹ ʃouz ðə foɹs əv tɛmprəl

pauəɹ, ði atribju:t tu ɔ: ənd madʒəstə, hwɛrin dʌθ sit ðə drɛd ənd fi:ɹ əv kiŋz; bət mʌɹsə iz əbʌv ðis sɛptəɹd swei; it iz ĕnθrouned in ðə hɑɹts əv kiŋz, it iz ən atribju:t tu gɔd himsɛlf; ənd ʌɹθlə pauəɹ dʌθ ðɛn ʃou laikɛst gɔdz hwɛn mʌɹsə si:zənz dʒʌstis.

Shakespeare.

德 語

通常快說語

der hunt mit əm flaiʃ.

ʔən hunt tru:k ən ʃtyk flaiʃ im maul ʔunt ʃvam damit durç ənən bax. da: za: ər im kla:rn vasr zain bilt. ʔər maintə, di:s zai ən ʔandrər hunt, ʔunt volt i:m gəʃvint s flaiʃ ne:mn. vi: ər a:br dana:x ʃnaptə, fi:l i:m zain ʔaignəs aus əm maul unt giŋ im vasr ʔuntr. nu:n hatə ʔər ga:r niçts.

通常慢說語

der klu:gə ʃta:r.

ʔain durstigər ʃta:r voltə ʔaus ʔainər vasərflaʃə triŋkən, kontə ʔa:bər das vasər in dərzɛlbən mit zainəm

ʃnaːbəl niçt ʔɛrraiçən. ʔɛr hakto ʔin das glaːs, ʔaːbər es vaːr tsuː dik, ʔunt ɛr fərmoxtə niçt, ʔəs tsu tsərbrɛçən. ʔɛr ʃtɛmtə ziç geːgən di flaʃə, ʔum zi ʔumtsuvɛrfɛn, aːbər daːtsu vaːr ɛr tsuː ʃvax. ʔɛntliç kaːm ər ʔauf ʔainən glykliçən ʔainfal. ʔɛr laːs ʃtainçən tsuzaːmən ʔunt varf ziː ʔin di flaʃə, vodurç das vasər balt zo hoːx ʃtiːk, das ɛr es ʔɛrraiçən ʔunt zainən durst løʃən kontə.

細心的誦讀

tɛls toːt.

grYːn virt diː ʔalpə veːrdən,
ʃtyrtsət diː laviːn ʔainmaːl;
tsu bɛrgə tsiːn diː heːrdən,
fuːr ʔeːrst deːr ʃneː tsuː taːl.
ʔoiç ʃtɛlt, ʔiːr ʔalpənzøːnə,
mit jeːdəm noiən jaːr
dɛs ʔaizəs brux fom føːnə
deːn kampf deːr fraihait daːr.

da: ʃtyrtst de:r vildə ʃɛ:ən
hɛrfo:r ʔaus zainər ʃluxt,
ʔunt fɛls ʔunt tanə brɛ:ən
fo:r zainər jɛ:ən fluxt.
ʔe:r hat de:n ʃte:k bəgra:bən
de:r ʔop de:r ʃtoibə hiŋ,
hat vɛkgəʃpy:lt de:n kna:bən
de:r ʔauf de:m ʃte:gə giŋ.

ʔunt ʔe:bən ʃrit ʔain ʔandrər
tsur brykə, da: zi: bra:x;
niçt ʃtutst de:r graizə vandrər,
virft ziç de:m kna:bən na:x;
fast ʔi:n mit ʔa:dlərʃnɛlə,
trɛ:kt ʔi:n tsum ziçərn ʔort:
das kint ʔɛntʃpriŋt de:r vɛlə,
de:n ʔaltən raist zi fort.

dox ʔals nu:n ʔausgəʃto:sən
di: flu:t de:n to:tən laip,

daː ʃteːn ʔum ʔiːn, ʔɛrgosən
ʔin jamər, man ʔunt vaip.
ʔals kraxt ʔin ʒainəm grundə
dɛs roːtʃtoks fɛlsgəʃtɛl
ʔɛrʃalt s ʔaus ʔainəm mundə,
"deːr tɛl ʔist toːt, deːr tɛl!"

—Uhland.

比較語音學概要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保爾巴西

譯述者　劉　復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OUTLINES OF COMPARATIVE PHONETICS

By

PAUL PASSY

Translated by

LIU FO

1st ed., Feb., 1930

Price: $1.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A六五三四

商務印書館出版

語音學書

英語發音學

學藝叢書

魏肇基著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分音素、音勢、音調三大篇。音素篇詳述各音發生之原理及其與生理物理之關係；音勢篇論單語中各音之強弱及其因語調關係而生之變化；音調篇論連語中聲調之高低及其因意義關係而生之變化。從來外國論發音之書，大都偏於音素一方面，本書則音勢音調，兼收並重，而舉例圖解，尤極詳盡。

英語語音學綱要……周由廑編　一冊　定價六角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克賚基氏英文注音綴字規範……福司德著　道賢模譯　三冊　定價各八角

L. Fawcett: The Craigie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Manual

英文實用發音小補……福司德著　一冊　定價四角

L. Fawcett: Practical Pronunciation Helps

語音學的導師

研究英語讀音者 不可不備

美國福司德教授發音

英語留聲機片

全組六張　定價十二元　零售每張二元五角

胡憲生　福司德合編

英語留聲機片課本

Manual for English Records

布面一冊　定價一元

本館為學習英語者及研究英語語音學者便利自修起見，發行英語留聲機片一種，由美國語音學家福司德教授 (Lawrence Fau-cett) 發音，勝利 (Victor) 唱機公司承製，品質精良，聲音清晰，全組六張，其中五張共收英語二十課，每課分生字及讀文兩項；一張專收母音 (vowel) 與子音 (consonant)，並指示其讀法，另編課本一冊，課文中遇有艱生字義均加漢譯，成語習語，俱為詮釋，附載讀音練習及翻譯問題甚多，凡購全組者贈送課本一冊，學者對照研習，可以無師自通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語國音字典

國際音標 國語正音字典

一元五角

趙元任正音 趙廷鉞張雲驥編校 方毅校訂 本書就依照用最常之一萬字依「國音字典」之注音編輯正音加入聲及五聲用趙元任博士所定之國際音標及羅馬字拼音而與一三一三系統為對照附檢表及分音校字以便檢查欲知準確之國音及國音音素在國際音標上所居之地位需以此書為標準

校正國音字典

四角

全書一萬三千餘字每字附注國音北音併附古的聲母韻母四聲等以示古今實音的異同全書依新訂增修國音字典中最準確最適用之本子例音中詳釋注音字母的讀法和聲母韻母分合的沿革極其詳盡

校正國音學生字彙……方毅 馬瀛編 布面六角 紙面三角

四角號碼國音學生字彙……王雲五發明 三角

國音標準白話詞典……方賓觀編 九角

不音國音對照國語辭典……周銘三編 五角

破音字舉例……馬瀛編 四角

白話字詁……方毅編 二角

國音白話註 學生詞典

李秉復編 定價二元

本書取習見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概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末附度量衡表化學原質表歷代紀元表等尤便參考凡中學生及小學教員應人手一編